

未先
生得之
注在陸
不盡精
却為用
對房希
悅語地
少地

刻莊子通義引

宇宙無涯乾坤無朕貿焉群生相禪於

無窮不有淳古先覺察其主張網維之

物而示之人則最靈之賦參贊之能涵

醉夢而莫知其形之弗踐之可恥也莊子

樂天憫世之徒學繼老列嘗與魯哀

公論儒道公謂國無其方郭子玄稱

其文為百家之冠厥有指矣或乃以其



命辭跌宕設諭奇險遂謂其荒唐謬
悠與詩書平易中常者異而擯黜於
儒門不知其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即
其發微唱幽尚真恥跡之多方蓋道遠
優裕之後用易而藏其用肆其才而游於
藝于以寓其順世開迷之心者也然則詩
書固經世之準而三子則立命之方立
命達於人人經世存乎一遇安得守此而

棄彼乎是故求文辭於先秦之前莊子
而已求道德於三代之季莊子而已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欲見天地之心者必不
忽莊子好古畜德者必不訝莊子是
用通其義而托諸梓新與若人者共
答莊子之賜

皇明嘉靖庚申蜡日靖江朱得之書



讀莊評

君師之道尋跡而不率性則賊已有跡可尋
則賊人莊子之學由靜而入極虛而安蓋
祖巢由而宗老列嘉堯舜掖孔顏悲龍逢
比干夷齊而孩管晏者凡其不滿先聖者
皆以天機未忘所務有跡時也故三十三
篇皆以掃跡爲義

莊子享用只是自然其靈昭之地真見天地

之性人爲貴者觀其契躍鱗之樂於濠梁

朱老莊
水菴
而評之著其自

憐腐鼠之嚇於霄漢其所蘊可知矣

莊子意本尚無此數萬言有也何所從來乎
曰言其無言知其無知乃爲其無爲也蓋
無者天之體希天者非虛不能無非靜不
能虛故靜則用功之始而無則本體之全
其曰聖人之心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又
曰陰陽和靜皆言用功非成功也

老莊論性以虛無爲持蓋就人生而靜以上
說故謂仁義爲有情有跡不足以盡性

隨意出詞絕無結構莊文也如曰其生也有
涯知天之所爲之類在他人則不如此開
口外篇雜篇疑或有聞於莊子者之所記
猶二戴之禮非出一手明目者自能識也
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
弑君孔子請討魯國之儒一人莊子身當
其時而胠篋篇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
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
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末篇稱鄒魯之士當

在長卿已後者所爲也大抵此籍多敷演老子之言以發揮其精神者

莊子只是有垂訓之心故其爲言時有播弄處欲人愛其文之馳騁而誦之因以漸見其所指耳其自謂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倘又曰其書雖瓌璋連玕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詼詭可觀也此

乃後人表揚愛信之意

先輩嘗言莊子之書不易讀又曰不可不讀謂造詣未同則不能通其意無莊之造詣虛生浪死也

此句是入道

莊子亦周末文勝之習今觀其書止是詞章之列自與五經辭氣不同然其指點道體天人異同處却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故從事於心性者有取焉

此評甚公

第其未

引史盜跖

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

盜跖

曾史

三

坤

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
斷斷乎非莊子之言矣

列莊之書初讀之知其愛生既而覺其不苟
生不苟死余非不知其爲今時所屏慢特
惜此老一段精神惻怛悌懷後世鮮察之
耳陳同父謂世間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
此書林堯叟謂此書自當獨行於世余惟
心性之學孔孟以前天下猶同風而人之
所造或不同則以欲速見小眩之也然而

深造自得者未嘗絕響秦漢以後功利配
毒舉世顛瞑馬班韓柳之風相爲馳煽藻

道

繪雕刻日深日繁可以山積海藏矣有志
之士鼎沸其心思困憊其精力竟不得古
德之末階余悲康成之徒而思反朴還淳
也間嘗閱之而有覺其與孔孟相發者又
自疑其一人之見也縱觀古註互有得失
亦未免於一人之見蓋學未齊莊意自不
能盡契言有盡而意無窮焉知莊子之意

門意見
見天地
篇第五
卷

果若是乎否也是以據所見而爲之通亦
所以見莊子非枯寂之學後世猶有知其
一二者其本文詞旨明白前賢訓無遺義
者不復贅說惟事理可以意會不必分解
乃爲衆說狂馳不得不辨者故復費辭而
不諱如門無鬼論舜武章丘鍾之類是也
或謂二氏之書不當以儒者之學爲訓竊惟
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初無三教之異猶
夫方言異而意不殊鍼砭異而還元同也

苟不得於大同則父子夫婦亦有不同者
孰知自私用知之爲蔽而潰裂夫道哉
褚氏伯秀義海纂微作於勝國時因避地遺
于滇南其自敘可考也余同門友錢塘王
雲谷潼游覽四方歷三十年窮鄉絕島莫
不探陟嘉靖初至彼見之手錄以歸乙卯
疾將革以授余曰煩兄圖廣其傳毋使褚
氏之心終泯也今刻從其情得失不易
字信褚氏信雲谷也

修詞立其誠學問之全功也褚氏以前諸解
多主立誠今通義略兼修詞者蓋欲習詞
章者知反於性道理心性者知謹於詞氣
庶乎先哲啓後之心而後世愛而傳之之
物也

讀莊評終

莊子通義目錄

內篇

卷之一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

順化逍遙
推變逍遙

堯讓天下與許由

无已逍遙

肩吾問于連叔

无功逍遙
无名逍遙

惠子大瓠

適物逍遙

惠子大樹

无爲逍遙

褚氏義海纂微其籍自
擬篇目自爲後序今刻
既附其籍因亦附註其
目於篇目之下并存其
序於後間有脫簡重出
俱仍其舊

齊物論第二

齊我

齊智

齊是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齊道

齊治

齧缺問乎王倪

齊同異

瞿鵲子問長梧

齊因

罔兩問景

齊化

卷之二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

養性分

得生理

公文軒見右師

遺形累

遠樊籠

老聃死秦失吊

釋縣解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

化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

命使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

師傳

匠石之齊

不材惡名

南伯子綦遊商丘

神不矜死
材致不祥

支離疏

疏德養身

孔子適楚

有用致患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

鑑道

申徒嘉與子產同師

游內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務全

魯哀公問仲尼

德平

闔跂支離無脤

德忘

惠子謂莊子

无情

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

真人行

南伯子葵問女偶

不遜化得道妙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才道相須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死生友相忘友

顏回問仲尼孟孫才

无情死

意而子見許由

游道域

顏回曰回益矣

坐忘

子輿與子桑友

推極委命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于王倪

不言之教

肩吾見狂接輿

无爲之治

天根遊于殷陽

聖人死名

陽子居見老聃

聖人无常心

鄭神巫曰季咸

無爲名尸

寄托

南海之帝爲儵

開兌

外篇

卷之四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

養正性命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

智慧生偽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

絕聖棄智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

處无爲之事

崔瞿問於老聃

聖人虛心
清淨民正

黃帝立爲天子

无爲民化

雲將東遊過扶搖

持勝任道

世俗之人

持後處先
道无不爲

卷之五

○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

夫子曰道覆載萬物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

黃帝遊乎赤水

堯之師曰許由

堯觀乎華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

泰初有無

夫子問於老聃

將問藐見季徹

子貢南遊於楚

諄芒將東之大壑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

門無鬼

上如標枝
二句出門
无鬼段

厲之人夜半生子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積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老子曰夫道

桓公讀書於堂上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商太宰問仁于莊子

北門成問於黃帝

孔子西遊於衛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孔子見老聃歸

孔子謂老聃曰

卷之六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

守純素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

恬智相養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

夔憐絃

孔子遊於匡

公孫龍問魏牟

莊子釣於濮水

惠子相梁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

循本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

至樂无爲

莊子妻死

遺情累

支離叔與滑介叔

化空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兩謬

顏淵東之齊

名實

列子行食於道

化機

雜篇

卷第七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

達生

子列子問關尹

專炁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

一志

顏淵問仲尼

矜重

田開之見周威公

善牧

桓公田於澤

戒微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

趣異

孔子觀於吕梁

習成性

梓慶削木爲鐻

擇材不爭

釋疑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過巧

工倕旋而蓋規矩

忘伎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

審授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

顯晦在道

市南宜僚見魯侯

文皮爲災
虛已免害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

因循成化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

无能遠禍

孔子問子桑戶

天屬相收

莊子衣大布

德隱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

太達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

失照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

自賢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

真寤

溫伯雪子適齊

冥會

顏淵問于仲尼

密移

孔子見老聃新沐

才德自然

莊子見魯哀公

踐言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

內得外豐

宋元君將畫圖

藝精忘形

文王觀于臧

詢衆任賢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

有心未妙

肩吾問于孫叔敖

道克不動

楚王與凡君坐

治身保存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冲默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神解

齧缺問道乎被衣

常道

舜問乎丞

不可得

孔子問于老聃

中極

東郭子問于莊子

道无不在
无有一際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

得道秋豪
淵之又淵

光曜問乎無有

光景都亡

大馬之捶鈎

守一替俗

冉求問於仲尼

不先物

顏淵問乎仲尼

令境

卷之八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

去智
禮偽

自定
虛无

移是
德性

徐無鬼第二十四

拙偽
忘形同天

智籠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遷善

徐無鬼見武侯

修誠

黃帝將見太隗

放心

知士無思慮之變

樂宥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

謬妄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

亡質

管仲有病

公舉

吳王浮于江

戒驕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

齧名

仲尼之楚

貴默

子綦有八子

相形

齧缺遇許由

外賢自晦

偷安棄數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于楚

抑進

魏瑩與田侯牟約

止鬪

孔子之楚舍于蟻丘

遠佞

長梧封人問子牢

治形

栢矩學于老聃

涉塵

蘧伯玉行年六十

循物

仲尼問于太史

素定

少知問于大公調

究理

卷之九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无必

莊周家貧故

急難

任公子爲大鈎

趣去

儒以詩禮發冢

迹弊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

矜驚

宋元君夜半而夢

智困

惠子謂莊子

无用之用
流遁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中道 內通 遠真
蕩性 忘全

莊子謂惠子

時化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係祿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

叙學

衆罔兩問於景

獨化

陽子居南之沛

去驕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

治內

子列子窮

處身

楚昭王失國

自得

原憲居魯

高蹈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

尊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惡患

舜以天下讓其友

知輕重
遵法度

完身
遠非義
守節
養志

盜跖第二十九

行修

趣高
樂道

卷之十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

神武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輜帷之林

貴真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

出異

鄭人緩也

自伐

莊子曰知道易

忘妙

宋人有曹商者

无益

魯哀公問于顏闔

乖理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敝淺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

濫進
察行

或聘于莊子

觀迹
竊葆

必達
樂生

莊子將死

真德

規葬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

通義此篇乃此籍之序文故讚
莊之繼老出群而學術之純駁
品藻昭然予玄
編次失其倫爾

莊子篇中多有韻語有韻相隔遠而不知者有兩句而韻歌有叶韻者不可不察也
老子亦通是韻語

宋蔡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錄同書

此篇之南冥者乃特指一處而言非泛言南冥也

莊子卷第一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篇目是尖之辭句

雲谷王潼錄校刊

逍遙遊第一

大觀而不見世順天而不存我此逍遙之遊之旨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大風之義
鳥鳥自北
息載而
成風如風
能載鳥
則風歇時
鳥當如紙
式之隨矣
所謂搏扶
搖也搏自
北而南

浩然齋
談詔寫
陳汝刻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飛風勢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其飛亦猶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何也
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諫蜩與鷖○一作鳩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漸歸人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亦猶小知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壽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

此乃...
乃者...
凡此...
月也...
之方...
於六...
正字...
御上...
手去...
百五...
九多...
大勝...
味有

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長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宋陳子真不知何如不笑矢效一良者以為高耶以為卑耶 記此杜二事者象

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猶用
天惟無體而大至人無己乃所以爲大也
名望世間人多欲於功名也

朱通義 野馬塵埃指鵬在太虛中，人之仰視者若無可見，惟濛濛然不過野馬塵埃之微。

浩然齋

陳

陳次

三考
清而為
又安為
為已

外之
是名
之
標榜
之密
有未
救之
重而
之

德位未配
位先無
為者志而
形不免有
無有為三
列子於致
福家之

是誠然
無中而然
其行未久
有待而行
下章許由
及姑射神
人皆無名
無功無德
也

生

地御六氣即易傳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篇末至人無已三句諸解皆未的確推莊子通籍之意不無差等蓋以爲無名者尚有功無功者尚有已德至於無已則功名何存聖有可名神則忘形至則無知蓋曰至人無已無待者也神人無功御風泠然有待者也聖人無名譽不加勸非不加沮者也

義海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恒氣所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和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鯢潛鵬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平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隘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押闔爲能掠取聲利爲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爲遠大

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適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鯢鵬以強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冥迷忘真逐僞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物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虛適所以相

吹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
得所以爲逍遙遊也故以冠經之首其間怒
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於條
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
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
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
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
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
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
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爲氣所使勇動疾
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
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
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
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呬外物篇草木怒
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
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
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瞽瞍累
遙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

糾纏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
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
免爲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湯之問棘句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
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
上文靈樁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
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
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
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
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
欲實鯢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
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
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
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
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爲結
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
非立言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
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

爲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鯢鵬
之論不在重釋知效一官行比一鄉等語言
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爲適耳宋榮
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
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爲
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
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爲至也
故斷之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
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遊首章大意
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
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測
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
凡厥有生已私易植貴乎忘已驕矜易萌次
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
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
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
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而明
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

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所以及
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名
所以勵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
在於有我信能忘已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
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
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
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
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遙所
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
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
 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庖 鹿 庖
 通義 夫子立而天下治。猶言聖人作而萬物
 覩歸功於由也。此言由既出世。天下化其道。
 天下自治。非我之功。而我猶冒爲天下主。深
 自愧也。堯稱許由無爲之指也。由之答堯意。
 含有爲也。老子曰。曷嘗有治天下者哉。語意
 亦若此。由以爲受之是爲名也。不爲實也。名
 者外來之物。非我所固有者。將焉用之。鷦鷯
 偃鼠在廣大之中。取於自足。亦何所用於廣

通義 夫子立而天下治猶言聖人作而萬物
覩歸功於由也此言由既出世天下化其道
天下自治非我之功而我猶冒爲天下主深
自愧也堯稱許由無爲之措也由之答堯意
含有爲也老子曰曷嘗有治天下者哉語意
亦若此由以爲受之是爲名也不爲實也名
者外來之物非我所固有者將焉用之鷦鷯
偃鼠在廣大之中取於自足亦何所用於廣

大卽此安分自足之風天下所以感之而治不待於有爲之迹也末二句以庖自比以尸祝比堯言治天下如祀神黍稷非馨明德惟歆庖人雖棄其事而尸祝之誠足以格神足以庇庖矣又何屑屑於庖人之所務哉樽俎應庖事蓋歸功於堯也

義海 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
有以見聖人尊貴道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
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
地之間何後世之梟薄邪堯以燭灌比功其
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鵠鼠喻量
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哉惟有神堯在位
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
天下也深謂四海鱗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
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旣已治吾將曷與哉非
讓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
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
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

道之卷舒時之泰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
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幡然受禪不失
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則可以韜
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
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
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
堯者至矣雖授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
何以天下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
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
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
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
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
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
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
爲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
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
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

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
聖揖遜之迹觀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
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
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其神凝
使物不疵
癘而年
穀熟
吾以是
狂而不
信也
連叔曰
然瞽者
無

得是 禮二方

南
上
方

惟為

水可安
与云共

天下有限公司
廿五號
中國銀行

細看文仲
此是沒屬目
天下出是病
神而物無
祇痛年若
熟者以起
人而後文
身何孝候
廿廿四日

以與乎文章之觀。聳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物。以爲

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南者而克以天下為事者也。用天下者也。往見罕。曾。往表其系。程。宋。人。盧。

省反烏了然喪其天下焉忘見援輿之言非妄

庭路徑庭院也言其動靜長短之不同也狂

而不信以接輿爲狂而疑其妄言也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蓋神存而過化則因物

賦物各得所太和充塞於宇宙間故臻此也猶時汝與孔子時其亡蛾子時述之時同

言就汝所可及而語汝也孰肯以物爲事比
前以天下爲事意進一層與孟子論伊尹大

小皆不動心。同義四子。即是許齧王被後篇可證。不必強爲他說汾水之陽一句意屬下。

文言堯既見四子之後雖居位而忘位處富貴而忘其富貴也庸齋口義謂心無見識猶

聾瞽然至德之人周遊物表而世自治豈若世人弊弊然用知力求平治哉水不瀾火

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宋人章甫云云
謂其所言廣大世入淺見不足以語此堯治

浩然齋

商磚
商混同
水天交塞
水天交塞
水天交塞
水天交塞
水天交塞
水天交塞
水天交塞
水天交塞

浩然齋

通義卷二

陳汝

天下古今第一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矣乎

義海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與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祕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爲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茲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

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者以爲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瞽者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夫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庸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惟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之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

迹觀其內外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
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
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疏
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
本迹也言堯返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
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
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
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
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
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
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
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
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爲事者也連
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
澤焚不熱河涸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
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
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皆

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
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托
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
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
者也吳儔註自迹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
平海內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豁然
四達遠在遼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
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
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
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
意無不貫矣我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
四大藐姑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
迹若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
之中故累盡而逍遙也已上四解諸子之論
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
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庸齋實爲理勝范
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
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

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窺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爲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遠求窅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昭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呿然大也。

半飽

淺而大也

重

音

然大也

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擊碎

惠攻莊解

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句便引證

裂

打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

扶經

反

泝

泝

泝

爲事

客聞之

請買其方

百金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

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免於泝泝。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之憂。慮之也。

慮之也

浩然齋

南齊書

三

陳汝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通義此言抱道者無適而不逍遙。雖若無用於世。亦不賈禍於身。惟不賈禍。風動而俗成。其爲用也大矣。彼役役塵勞者。茫然於禍福之機。胥溺而不悔。至於福之爲禍者。又孰覺之哉。此旨於養生者爲易見。若主於修德。當察無用之旨。若謂意甘於無用。而后能見物之情。意安於無用。而后能免物之累。是尚有廣莫云者。言何有則已無矣。而何有亦無之言。廣則遠矣。大矣。而廣亦莫之見。不可形似。

也。殆無跡無涯之稱乎。惠子兩問。猶肩吾之不信。莊子之答。則進於連叔者。惠子戲莊子。大言之無用。非譏也。莊子喻以物之在世。器識大小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知其爲大矣。而復戲其無用。功利之毒。有以蠱其心也。卽莊子過惠子之墓。而興思。則其交誼非淺淺者。愚故謂之戲。而非譏也。

惠子又以大樗擁種。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辟。螳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爲而入無爲。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旨也。

辭源浩渺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冷風。

大誤
如矣

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衆
義徹重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
捷徑也伯秀不揆荒蕪槩陳管見復於篇
末爲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
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道
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
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作舍
彼役此無休歇期倘非燭理洞明道義戰
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
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
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
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
皆超物外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
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矣此北冥之鯤化
而爲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
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僻與
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
已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

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
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
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界
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
無窮然後爲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
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
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
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爲多及肩吾聞言
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
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
糝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惟
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
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
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
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鯢鵬蜩鳩
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
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
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

此字雖
 跡迹只
 作任憑
 下又原
 自該書
 金瓶等
 是地獄
 比亦大
 上等百
 地獄之
 下又非
 我至有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畱如詛盟。其守勝

印表亦不同而存自
已也音使字上下改如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湏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嘆變姚佚啓態樂出虛。烝成茵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レ信ヲ而不見其形ノ有情而無形ノ百骸

九竅六藏賅音談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夏文德

浩然齋

二

六

夏文德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代客自取
夜我代平前
代客自取
官承咸其
自取即非
我望後取
之取也
夜我代平前
怨而自取法
齊為之知矣
兵力為之近失
然而若如者
所請莫知矣
不使未為
了也

之怕地者巨
月而而而
者之月而
而而不

此乃先王素成

後未三刻也

先師
主於
此
道
物
備
於
下
文

也

比竹

五

来

2. 幸

陰

是

物有彼端

物上者無彼
此則物本
無彼此矣

不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見之

物有彼端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承上句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

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此語有以新有舊。彼新多。此舊多。此語有以新有舊。彼新多。此舊多。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

若以明。指外有物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

之非指也。所購之物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所購之物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

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

是舉。廷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張

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

神明爲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

三。曰。狙公賦芋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哀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指馬三字
諸注及音
所往絕非
也公孫龍
子本中有
作馬非此

之說一篇在子反者知有此說後知不可輕以

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

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

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

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

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

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

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

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

名義自
白之說上
在法孫
子玉中

緒別
本作
徒似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

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不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

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

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

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

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

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天道未始有

此語結上文而意實廣也

志欲

所許者

亂似

明

結集

天門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此意

通義卷一

種皆明此義入於無所知而已無知則物論齊矣方類也籟之可見者也人籟之類甚多言此竹舉一端耳不詳者人所共見可推也皆其自取怒者一句言萬竅以為自能取聲抑又知有誰者為之邪誰字與自己應正指天也籟可言聲而非聲可盡凡有顯露處皆可言籟溺言人之小便不可復此日消之實迹其厭也如絨厭飲之求如絨膝然牢不可解也老漁老於溝渠猶言老奸也可行已言天行之妙人皆可體之於身然信於心目不可見以此朕有情而無體也情作為也成心有見而不化也未成乎心昏而無所見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至柰何哉七十六字只形容有我之偏雖非天籟亦天籟也以明者指人心虛靈知覺而言非指天理大學明德是也何謂朝三云云與湯問棘一段文法相類兩行謂是者是之謂非者非之彼或變而反之亦姑從而許之是謂和之以是非也此以

此意

此意

善養人之方在善用而已老子曰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此其旨也未始有物者一氣混漠之時或謂其指太極之前則太極無前也未始有物其次有物其次有對其次有是非此第世道之降亦有不得不然者故曰是非彰道以虧則太朴之喪也然而喪亦不可喪者性天在人不可泯也養其性存其朴此莊子之學也昭文師曠惠子勞神為壹之證有始也者有有也者二條不是兩平乃承上一串說下故下文只言有無也或引無極太極為說殊覺比擬分也者人也有不分者天也辯亦然然聖人順天而不立我故懷之衆人有我而不知天故辯之故曰辯也者有所不見而然也天府者萬物皆備於我也山毫彭殤之同性各足也其異者質也理一分殊可槩此篇之旨矣末引堯事證物我對立是非競生好惡斯起也蓬艾之間蔽於慾而不向化也德進於日則太虛其量天光其照又何

浩然齋

道義卷一

二

章權

故以三籟啓其問初言萬竅後止一木舉一
以例其餘也此段只說地籟却含天籟意其
發若機括謂言不虛發如射者主於中的也
詛盟言勝心留戀不可解也自日夜相代以
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
也穀者鳥之初出卵者也穀之音同也大道本
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與穀音同也大道本
無真偽至言本無是非真偽起於偏見是非
起於自誇小成一偏之見也榮華自相誇詡
也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若欲一
定其是非則須歸之自然之天理明者天理
也故曰莫若以明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
之見而照之以天理也若能舉人己而一之
則爲道之樞要指點籌馬之喻只是不能虛
以用物彼我立而是非起物論所以不齊也
可乎可以下即聖人因物之故而撫之之道
循其自然而至於不知其然此之謂道也徂
的確之理此所以貴因也

故以三籟啓其問初言萬竅後止一木舉一
以例其餘也此段只說地籟却含天籟意其
發若機括謂言不虛發如射者主於中的也
詛盟言勝心留戀不可解也自日夜相代以
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
也穀者鳥之初出卵者也穀之音同也大道本
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與穀音同也大道本
無真偽至言本無是非真偽起於偏見是非
起於自誇小成一偏之見也榮華自相誇詡
也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若欲一
定其是非則須歸之自然之天理明者天理
也故曰莫若以明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
之見而照之以天理也若能舉人己而一之
則爲道之樞要指點籌馬之喻只是不能虛
以用物彼我立而是非起物論所以不齊也
可乎可以下即聖人因物之故而撫之之道
循其自然而至於不知其然此之謂道也徂
的確之理此所以貴因也

公之喻名異實同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
兩行者並存也是非起於私心道始虧喪然
以造物觀之何成何虧此一段固是自天地
之初說來然會得此理眼前便是且如一念
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
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物我便是有對因物
我而有好惡便是有是非於此回思但見胸
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一念一過依然
無事何嘗有成虧鼓琴之喻最爲親切自物
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
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
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以此之謂以明結之
今且有言至於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
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
不類乎此是莊文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
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前後
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是
類與不類皆相類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

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意曰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一生二二生三三萬億兆至於巧曆所不能算當初只因無字引起至此況自有而生有乎惟無適爲是無適卽因是也春秋一句言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才到分辯處便非一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旣說大道不稱五句下面又解一轉見其無迹也若稍有迹卽入驢廩而非皞皞矣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知言之辯不道之道若人能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天府天理之所會不容加損也至理無終始故曰不知

其所由來此林氏優於諸家之訓但於地籟旣曰未聞又曰聞逐一忘二之義未闡

義海

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爲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戒動不戒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特證以地籟而已泊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稿心不可灰之爲真我而弗悟此卽籟之天也心爲天君籟卽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雖無聲而有聲者存乎其中如鐘磬在懸不待扣而後知其有聲昧者泥夫形相之起戒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

姓日用不知與接爲構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倘能反而求之得其歸趣則內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續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卽道德經所謂其猶橐籥乎是也闢闔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成暴戾者及其機停籟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爲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慮嘆變熱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旣往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伏不伸據慮嘆疏釋誠

善而變熱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庶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關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己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烝而成药幻壘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卽空反寃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囂途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傳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成心

者有見不虛意必固我之總名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意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者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為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離也離主乎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況麗物而為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音智與音預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

為成心者也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與古之人貴真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

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後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聲度數故不逃乎成虧技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惟已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緒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爲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爲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

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反覆互言以破世人執著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黍珠容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柰何世眼徒見萬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滑如水赴壑莫覲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皞皞熙熙共樂清靜則義黃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爲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

孟子

若反可與知者道也堯欲伐宗膾胥敖似與上文不貫然句有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事不經見無所考訂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對有常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而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後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知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議論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

同是則有所非矣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他不知乎外亦知於內乎

非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

此下見不能同是

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

懼援猿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草螻蛆甘帶蜈蚣鴟鴞蛇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援徧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利有非利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

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通義諸解性同情異未免習聞世俗之成說

而不體察也。體用一原。性情不二。乃若其情

可以為善。是故人物所同者。知覺不同者。形

質而欲識因之。識因於形。則性逐於識矣。而

所以為知覺者。遂有不同。而其所以必同者。無

所思而知無所觸而覺是也。故曰性一而識

萬一無而萬有。惡能知其辯。以上解不知同

是句。大澤以下解不知所不知。句若然以下

解不知物無知。句所謂神矣者。言其與萬物

同體而無礙也。此倪辭至人之稱。而有不得

不任之意。若同是之問。不知之對。即是上文

知止其所不知之旨。處味色三節。是非物我

之喻也。不熱不寒不驚。非

游心於無物之始者。不能

游心於無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

九利...
在生

方生方死

計夜...
是類

帝...
長生

之...
之

將...
韻

義海...
其

舍多知而求所不知因有言而究所未言
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耶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

謂有謂有謂无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昭合置其滑濔

生

此...
其

此...
其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生

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真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

先為生
而過產
而後生
而後生

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悔之乃去。故七情子云。吾之。之。王。者。之。果。致。正。指。以。

待

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分何謂和之。此乃惟當也以天倪。分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猶和之以天倪。順因之以曼衍。終身所以窮年也。忘

浩然齋

三

義

人有其善

程上

沐依其

化而為

之者

其

形

德也

增之

三

可

明

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

此言學者所造有淺深施教者當迎其

通義此言學者所造有淺深施教者當迎其
機而養之不當逆其意而沮之不從事於務
言君子惟知盡心不滯於所務之事猶言不
器也緣道以道為美因循而行之由於聞見
不由於衷猶曰行仁義也夫子以為孟浪之
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此瞿鵲謂我以此為
精微之造而孔子不許何也丘何足知此為
梧掃瞿鵲之疑而獎進之也黃帝聽瑩正許
其妙道之見下文固哉之貶信孔子教人太
拘泥也皆所以誘瞿鵲而通孔子未發之意
太早計正孔子以為孟浪之意時夜鵲多早
計之喻也奚啻日月狹宇宙為其脗合置其
滑滑言今汝乃務為旁日月狹宇宙大而
無歸之事乎世為其心之所安置其心思所
不明者而已猶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弱
喪少年去其鄉里也大覺者通晝夜之通而

此言學者所造有淺深施教者當迎其

常惺惺者也大夢則世人皆是也以為孟浪
以為為妙道以為為黃帝聽瑩皆是夢者此掃除
瞿鵲許多聞見使其一疵不存而還其太虛
之體也故結以寄寓於无而止无竟者畢竟
於無所謂無無也若曰無物之境則物之外
尚有無在非所謂天倪塵垢之外也通章言
物各付物自無不齊之可論也膚齋謂前面
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
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至使我與若辯
至待彼也耶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
謂利害之端也天倪即天均和者因是而已
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也亦通

義海聖人無為任物自為故利害莫得而及
非有心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
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
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埃之能染
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
自以為為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

章權

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履未充徒嘆羨其美是爲大早計猶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也予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易語此審其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無今古而忘死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成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

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而君牧貴賤於其間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弔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嘆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本章指歸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鵠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聲之言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惟窮神通化者以心燭之至理自見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

丹興棧

操縱

就之無窮

榕

七

何者下

蘇詩

依形上

魚

新

五言古詩

不義山

之相待義同前
後互發明耳

和氣 仇國 國 國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

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

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

謂物化

[illegible]

昨

夢

祝

立

新學

五

五

五十六

今生園

罔兩影邊之餘輝周夢爲蝶曰昔者則非今日之夢矣可以見其平日無求無患之志蝶夢爲周此身或者原是蝶今爲周之覺乃蝶之夢乎末句萬物之生死變化往來理無不然嗟乎有生之類影而已夢而已是非之辨達觀者其將謂之何

蛇蚺蜩翼或謂蛻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說爲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率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然則有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衆罔兩問影章喻

浩然齋

四上

章權

世之迷者益多故不一言之有云子蜩甲也

蛇蛻也與此蜩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耶蓋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為物無巢穴之營無饑渴之患翩翩栩栩游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為至樂篇載烏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翾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形分多類咸稟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率齊於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藏

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夢與覺既有論之者必有知之者褚氏總論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為許子言之耳況孟子之所言者情莊子之所言者理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

自色自消自息率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倘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詎詭譎惟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芋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光也惟造乎未始有物註酌無方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卽異

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卽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物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通義**篇末兩喻文奇意碗使物論不待齊而自無不齊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者殆非空言矣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此篇足以盡其義

戰國策莊辛諫楚王曰郢都之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林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子孫左挾彈右攝丸以是鵲易的盡其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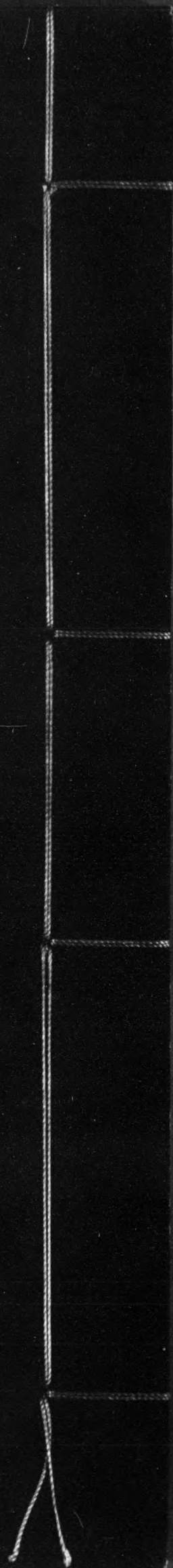
後漢書崔寔其著也蔡邕傳因是已也南齊書高敞非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反視如夢有猶騷女子之馳騁手高孫帝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孫受命社稷王繫已也朱儒而見之也蔡邕傳之事其著也居王自因是已也侯景後郭陵居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王之地地乎

雲夢之中而名天下因家爲事不知夫獲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塲

范曄之集內投之漢地雲夢之外云云 注曰是已因事已後有是也

莊子內篇第一卷終





莊子卷第二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養生主第三

養其有生之主而踐形之責無愧矣即孟子養性之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迥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騞然

鵠音麥然嚮然奏刀騞音麥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樂名文惠君曰謩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

理批大卻導大窾骨肉緊結錯縱句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音孤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何也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盤錯吾見其難為

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誅忽然

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

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和順不費力

通義生有涯知無涯即世短意常多人無百

年壽強作千年計之旨有涯隨無涯其殆者

浩然齋

陳嘉祥

形勞也爲知者之殆神勞也殆已已危之甚也殆而已矣神隨形散亦歸於危也此上言不養生之愚其曰爲善安分盡心不銜售也其曰爲惡不絕嗜慾不矯情也不近名刑卽其自謂不爲仁義之操淫僻之行也人從俗無名可稱無法可加也此上言生之易養也此只是起緣督爲經一句督猶獨也總也人身背脊之脉曰督脉一身之最中由尾間貫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於此故莊子以督名天德言但循其大道管轄之機守之以爲常無近名近刑之事猶今人以取利謂之近錢也此一句乃養生修德之綱領曰養生而不言修德正逃名之意也保身不犯世網全生完其天性養親盡其當爲盡年不取夭折皆不近刑名之實也下文解牛事只承緣督一句明養生義引證不用一字而意自通貫文哉文哉肩膝乃手足之榦四句只形容動作機括以起合舞中會句解牛而擬之以樂

言和順而不費力也以解牛之技擬養生言應世當審幾順勢而不以強力制割也言得養生焉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皆在其中矣官知止疑定於常時神欲行敬謹於臨事也義海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修身也故此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闕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旣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近名近形之累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未發之指非特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

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
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庖丁一段
叙述養生要旨最爲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
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未始須臾離也
蓋天下事無大小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
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
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
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
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
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
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言與
物無忤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敝
也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爲骨肉盤結曰族以
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
厥功定而後能慮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
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爲養生養愈至而生
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
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

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
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
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
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
之弊哉真人慮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沉寂無
爲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曰道可立其爲
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
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辯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_類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_龍畜乎樊中神_宜作

形雖王不善也_{喜安}

事多在天
一指操一

此以火則
未者其外
手之火也
形而清
形而下
何者其
事自其
食之火
明之天
形之子也
形之手
形之手
形之手

形而清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疑

脂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不

通義此段形容德之入人心者深反言以拂
塵也。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則
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遁逃其無為之天性。倍
棄其無情之真。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
縣者四無係着。解者四無聯屬。佛言大解脫
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也。人
之有生。如以薪熾火。所美者之死。如薪盡於
火。薪有盡而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
人之中哉。此章大意。列莊語中。散見惟老子
死足破方士之狂。而養生之主。莫善於聃。故
存於此。指窮之指。
疑是脂。不然木也。

義海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為
前言所指。即薪可見。竊詳經意。指應同。有云

前言所指即薪可見竊詳經意指應同有云

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
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之者。異名同實。其
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
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
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
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
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
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
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
石。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
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亦然。去是薪。火何麗
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
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
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
褚氏總論達養生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
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之主。虛
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
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解牛踰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則剗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鄧按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攬事拂理得交患滿心戚醺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

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秦失吊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剩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弗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人間世第四

列子貴虛篇中世訓生此世字亦當以生爲義言我在衆

人之中立此生道也世字六書從三十一會意指事此篇意在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是爲立生之道故曰人間世

情我以受
思用此以
而多上而按
矢術若更
其教則更
而乘而所
之則更矣
容改言而同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焦。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謏。若殆往而刑耳。夫道
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
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
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容改言而同之

德之所蕩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
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
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
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
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
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

有也之美形
人之惡有者
自多也即上
矣仁義字
是美也

細觀此皆
句乃總
結上文多矣
不犯多字

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其則將來汝今日深順
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愛養他
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
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善棄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教者等
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聲
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

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

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

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

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

宋字

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已之成說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安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同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法。自有其能。以爲此特易事。若存此心。則吾一碑之。相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教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受言若能入遊其樊。龍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救藥 同其所居 寄心一宅而寓於

關者
虛白

不得已則時然後言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
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
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明吉祥止止夫
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
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
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通義澤若焦句上文乎字是平字言其平原
野澤荒蕪不穡若遭焚然若以乎字屬上句

乘人國捷
當屬術君

則語意為綴矣未達人氣此言氣質如仁智
信直勇剛之類強以仁義乃用智也且苟為
悅賢至死於暴人之前矣八十五字乃孔子
困於盜跖之形容彼述自暴自棄之情狀此
則言君子貴自守不可銜售以取辱也乘人
闕捷亦用智也故曰益多雖然以下兩句見
孔子好學之不倦嘗以語我來此來字雖語
助詞而其聲氣則有引掖之意其庸詎可乎
猶曰其是豈可乎庸乃語辭不可訓常大宗
師篇內亦云庸詎知所謂云云今人亦常用
此句法此章大意闡孔顏兼善之
志顏子之速化孔子之虛已也
義海諸解大意詳悉茲不贅字義或有遺論
借附編末澤若焦澤同野焦誤蕉死者以國
量國猶谷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甚
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
其生澤中如遭焚而焦者其國政可知矣強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

孟子

浩然齋

孟子卷三

三

陳堅

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凡三前二處宜
作表暴解請表白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
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前蹟也夫涉人間世
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答歷述
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
其本意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
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
全仲尼猶以爲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
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
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
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齊肅形神而後告之自
明而誠之謂也諫字以間諫釋之不通肅齋
訓安爲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
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
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
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
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
靜極無爲虛以待物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

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
不待之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
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非氣能虛能氣所以
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
化天下之歸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
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
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
重輕妍媸莫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
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
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
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嘗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衛
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命
之精微直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翊扶
治道故詳及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
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
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
爲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西國好
亦成敗
今人論
皆因曰
成敗
懼字者
之誤即
之誤也
之誤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事大而選人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或者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戰兢此使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氣不和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懼字者
之誤也
之誤也

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天

盡心

語辭

此字向之所不能

順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順符驗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過當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虛誣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

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

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

者

通義孔子之時衛未稱王此而曰王疑爲後世所擬之文也寡不道以懽成凡事之成莫不以懽忻浹洽懽忻浹洽以不失道也鮮有不得其道而事得以懽成者此起下文二患之故食也執粗而不減懽无欲清之人凡主人食而擇美則懽者求清潔以爲事今以心慄苟且粗食不擇其美懽者所以不須求潔靜也以巧闢力者初必示以可見而暗藏取勝之策在後不然不謂之巧亦不能勝力也此下卽喻以見爲使之道當知機又曰凡事亦然蓋指使事而廣言以聽其所取實喪者言心之情實發露在行事生則外貌雖得而中心之誠然者則失矣忿說無由言所行既喪其實而履於危道則必忿心生而鑿空造出無來歷之事以成其巧言偏辭肆言而無所擇如獸死之音也遷令勸成必至於殆

戒之也美成在久勉之也惡成不及改警之也乘物以遊心因物之感而推敲以應之也致命之道非盛德真見者不能生死一安於理此篇只義命是大旨致命乃所以盡義不以易心乘之此致命之機故曰此其難者

義海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

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爭之意覲有以發病而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名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名何而安之則平居暇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安之忠君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

孟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胡坤

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之論而造坐忘之經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為切當剋核太至核同効諸解罕詳及蓋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剋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剋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惡音去聲今擬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

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先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耶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胡坤

然驚詫決裂致傷則我平日愛馬之心皆忘之矣此蓋反應達入無疵句實欲訓迪頑鈍者漸漬而不驟也此承美成在久惡不及改之意

義海伯玉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一等矣子高猶知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為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已闔則知贖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為嬰兒為无町畦為无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闔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論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山名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

門戶則液漏橢莫干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何所若將比予於文木耶

夫相梨橘柚果可食蔬力果之屬實熟則剥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

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

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

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

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
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通義自全其天者不求合於俗自謂知物者
未必為豪傑之知己以為不知已者詬厲言
寄跡於社得至此大正取人之棄以自保也
以義諭之蓋以弟子謂其以無用為趣乃復
致用於社是因其言而喻之以義理也寄焉
者言其不辭社之用乃其寄跡非以求用也
義海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
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
問以發明之機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是一
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皆稟形為物汝
乃欲相我幾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機
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為櫟

此則解
相字小
生矣

浩然齋
通義卷二
一

三子新書

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為匠石令其不
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為社也正以為社
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為社亦
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眾異
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
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
亦寄焉耳豈以為榮哉惟其不
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句法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
為棺槨食紙反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

紋理散

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道德

自甘無用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地名

可器

小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架

棟梁

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明之麗

同

棺槨

即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

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

書名

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

往用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奉行

道德

無用

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

生

浩然齋

通義卷二

二

坤

為大祥也

通義

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以為大祥二語

相應道德入神者不以有用自顯其許由之徒歟隱將芘其所籟隱然不見有駟乘也自我底物曰芘物求我廕曰籟痔病不可以祭河不用痔病者為尸也舊

義海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

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籟言隱然芘其陰也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木紋散也棧所以棲獼猴高名是高明麗釋以屋宇當從櫪列子餘音繞梁櫪禪傍棺之全一邊者膚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有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解音寡足以餬口鼓

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

德者乎

義海

五管在上乃跂之甚者視物必側項仰

面而其目鼻與口必向上也不受功不承功程之責也支離其德者美無可見用不及大猶曰散碎無收拾之人也

義海會撮音檜最又會古活切頃權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

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前音與大宗師篇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顧隱於臍至兩髀為脅形容殘疾之狀鼓筴播精司馬云筴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筴操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此設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自在於德者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者征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其世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郤曲遠舊脫此

疊吾行字二句衛美求用之喻郤曲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通義此借聖人以警世意以聖如孔子而泥跡猶有弊況不及孔子而假名干祿乎成者聖人與世相成不見聖人之跡生者特顯露於衆人之中正與文中子意同僅免刑言天下機穽深嗜欲重未有不履危險者不敢望無譏議之加但苟免法網是亦幸矣平康之

福無所加於人、輕如羽也、死之爲禍、弗論、卽
劉劓荆宮、爲禍之重、豈不如地乎、山之生木、
自盜其氣、膏之生火、自耗其體、有用之用、殉
人而失已、無用之用、務內而忘外者也

美海諸解已詳、不復贅、按文中子述史篇、天
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
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
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
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後竟
未有追踪者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
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曲、庶協上文、元本應
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疊吾
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褚氏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雖人
不可不盡者、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
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
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

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
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違
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獨行之君焉、保
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
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
以資驕志、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
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
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
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
問其方、則是所念旣空、而天真虛受之時
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
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
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
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盡
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
誨、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
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
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惟義、可也、至於

曲轅櫟社以無保為保商丘異材見不神
而神又伸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
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
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矣
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
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
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
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
有為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
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
世之難所以處世而無難矣太
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通義處
者安分盡心斯得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
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列莊言意要不出此
大抵有心則有跡有跡則可尋尋跡則非
率性矣褚氏度宜謹節無愧獨全等語尚
落思議非所以語莊文也

德充符第五

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

人已之同然者也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孔子弟子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幾元

其形其德

用下讀斷

不見其元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此中凡正字
皆是此字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

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

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

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通義此借王駘以發孔子狀聖之旨。觀首句則當時尊信孔子之風可見矣。立不教等句。

浩然齋

通義卷二

三五

夏文德

只是起下文固有不言之教二句意無形而心成言駘之德蘊於默成而不露也丘將引天下句訓引曰率尼父不若是迂亦不爲此出位之言也魯且中分於駘而冒任天下爲我信不幾於妄乎蓋望天下之人之從之也彼兀者也四句言彼既兀是可賤者也而乃爲人之先師則與常兀者不同矣其用心亦何方乎死生亦大至守其宗言其用心也爲下文喪足猶遺土張本命化守宗卽老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孟子謂過化存神之意死生者人世莫大之事駘也其心不隨之而變不但一身之死生極其變而言雖天地覆墜其虛靈之體昭然獨存不與形器同變幻故其應感明見真理息息見存無所假待是以不隨物而遷因物賦物而獨存其神也常季疑其既如此用心何不自知其兀孔子言其曠達之懷識知不存得喪俱忘其於萬物之變化往來惟凝視其出之本一而不逐於跡

是以喪足如喪土不動其心也彼爲已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者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到家既久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二句只言其爲已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不懼之實猶云真無畏懼者不恃衆力只一人可以入萬軍中斬將刈旗正保始之徵也官府寓象四義皆言用也是有道者之所能也官府云者選用陰陽包涵羣品也神寓於形以耳目爲物象惟性靈而已此數語與橫渠由象識心知象者心言意相近一知之所知上知言明下知言照猶云一覺性之管攝也擇日登假言其惺惺之體與日俱新躋道玄遠也本非爲人、人自因此而從之何肯以物爲事言其未嘗以人之來從爲念也餘註未見通暢

義海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徭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貽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要道此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爲何如又彼旣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郭氏從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爲句上下文義明白虛齋無隱皆從呂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惟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

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惟有松栢上首惟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人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獨陳祥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敘事

議論

自多

資求心性

金銀句

不能受鞭

盡善者較優劣

自居

本分

事不以外自交。交亦占二文。及富貴堅願。並速福壽。

齒得

失鵲而取罰

而

不見形骸

心性

罪過

加敬

一句結

不必

再如此言

通義

蓋言子既以過取兀猶以過歸我是與無過者較優劣也度子之見識尚不能自收斂也

此說上
通於
義理
通於
義理
通於
義理

有理

耶遊羿之殼言在伯昏模範中舉動不失天
則乃其當然之位或有不能盡善至於犯難
者亦其所遇之命不能逃焉耳此猶孟子命
也有性焉之意與上文安之若命句相應雖
安於兀尚動心於毀譽一見先生則自忘其
怒而不知其所從來也忘形骸而事心性遊
於內也棄形骸而泥所遇索於外也改容加
敬更貌去傲也無乃稱謝之不必多言也此
見人入名利中欲忘施施之態誠為不易有
志作聖者必入伯昏之殼而後可羿殼句諸
家訓義皆與鄙見不同存之以待申徒嘉者
判焉上文狀其過以不當亡衆人也狀其過
以不當存能自省者也至於不以形諸口者
尤難其人也故曰寡若夫知其不可奈何安
於患難之遇如命之當然誠非盛德者不能
也此三句舊解亦欠疏爽嗟乎人之所以自
處與其所以取夫人
者皆標準於此章矣

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
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狗乎外者不明乎
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為尚未能相忘而
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
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
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
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
也遊羿殼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
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
以其幸笑我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
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耶吾
之自悟耶則彼已俱忘物我並化
何喜怒之可動何形骸之可忘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二
三九
坤

不能精察所事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非仲尼不能樂受此報

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將迎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即醒

貴改過

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務為禮恭

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詼

詼。鑿異。

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極枯

拘萊

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

通萬為一

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

可解否

刑之。安可解。

情孔子

通義 詼詭幻恠。形容其欺罔要譽之辭。死生

為一條。即前章死生不得與之變。可不可為

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此意只

是無我死生且一。況兀乎。可否既忘。況今昔

乎。聃曰。其可乎者。蓋疑而不忍棄之辭。天刑

之。安可解。按前曰。遁天之刑。又曰。縣解與此

大同而小異。此言天奪其神。靈襟不落。是以

逐末而不知本也。然已之無趾。亦天命之假

於人手耳。我既不能自解。

安能解人。此意存於言外。

義海 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

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无趾務學以補過者

生一 浩然齋

通義卷二

三十一

坤

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
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
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
惟知其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
下章所謂使其形者於此而務求全得其道
矣无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
指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則猶有將迎得
失之見也无趾言其猶若是則有不消於中
者此段蓋嘉无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
全人也形之殘兀又何加損焉以見聖賢治
化曲成萬物而不遺稟質差殊則其
成也不無等級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人常惟應感和人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男女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

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

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

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考執

民之紀以憂其死恐民傷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德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通義 悶然二句與無幾何而去寡人狀其無欲為情也不見已謂不見其相呼應者不得類謂不得其相羣動者起下文使其形句翼履二喻見無實者飾亦無施諸御娶妻二喻見形全之貴也德者才之蘊才者德之著何謂才全至物不能離言人情事變乃天命流行無古今終始故不足以撓真見者之性而亂其情其自致之懷悠然與天運同流不舍晝夜常與物同處於氤氲和煦之境此皆隨其所接生善應之道於心者時字之義儒鬼

水平即
肉孔匠人
準地之法
準字非也
物之

在也猶明鏡之在匣因物之來時生妍媸也德不形物不離者蓋德而顯露則有方所有方所則有離有合不形則無合無離無合無離乃大合也故曰物不能離水停則明可以照物以其內靜而外無所搖故可以為修德者之師法而成其與物為春之和既能如此物何能離之哉是以雌雄合於前君見之而授國失之而若無可樂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猶曰執國之政而視民如傷也諷詠此章莊之尊孔至矣他章之訛掃假道者之迹也義海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為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眾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莖也不以妻資舊來從資絕者妻句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

隱講師從妻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
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妻孔子之喪
飾棺牆置妻又置絞衾設柳妻又明堂位云
周之壁妻鄭氏註天子八妻皆戴壁垂羽諸
侯六妻皆戴圭大夫四妻士二妻皆戴綬據
此則古者喪禮通用妻非特為飾設竊原南
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
周以棺衾飾以柳妻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
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
道故其葬也不以妻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
物之備哉亦猶則者之不受履也此章從上
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
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
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
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
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心故
能無感不應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
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接

天鬻

鬻鬻古莫
字言依食
自來天
善為鬻

曲片
闕跂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項痛甕菴鳥莖大癭說齊桓公桓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能人不忘其所忘性而忘其所不忘嗜欲此謂

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識情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

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

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

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

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瞽

五羔 反 乎大哉。獨成其天。

通義 知爲孽。知者智之體。智者知之用。此知當讀本音。不必訓智。是非不得於身。人間是非不得沾惹於其身。承上言其不溺俗也。獨成其天。猶曰獨成其性。言性則著人。而天隱矣。言天則性在其中。曰獨者。更無他念。獨成其天德。不以智巧雜之也。

海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世間。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聾名嫉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由是貪詐生焉。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誑生

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焉。由是巧僞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覬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瞽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已之性情。復已之自然。豈假他人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暑抄校

選去聲
就遂良之
謀言天
付子以人
形口非不
是也故語
野

鳴專播
梧倚倚
而專办吟
吾於堅
白之用且
倚林據
梧而據
心得鳥之
梅有子
以人所如
喜於天
之運子也
其美矣
冥吟困而
睡也微寐
也一說梧
柱是琴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通義承上有形無情而究其實道與之貌動容周旋天能顯也天與之形耳目口鼻百骸備也前二句意重形貌後二句重道與天啓下文外神勞精之蔽此亦借惠子以鍼砭後世役於知而失德者故曰生有涯知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其爲知也亦殆而已義海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生不益則必不損夫性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後亦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爲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耳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褚氏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
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應德

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遺所喪若土之遺以見得道者忘形惟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成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衆太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畱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

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聖人視無厭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誓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言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德充物符之謂而南華發揮尤爲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尙形骸外○**通義**三元造道有等衰德性者之戒云○駘它則全德之極者故以孔子之言爲準闡踐躅言不但貌惡者無妨於德雖形不全者德自若也未論

有影無情立言之旨昭然矣程子
曰聖人
萬事而無情者盡之

聖人情順万事而无情

莊子內篇第二卷終





大宗師 莊子 卷第三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風軒 諸至 索其 齋 曉人
 觀鍾 息 然 則 陽 作 點 點
 神 正 子 威 如 注 謹 見 澤 沈

三

莊子卷第三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指道也人各有師而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特未定者
 知盛
 盛

知微
息以養
心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第二過化

自限

自多

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

不暮士。疑作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不但如此

事

其身

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

知^{天德}之能登假^至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

神定

心安

無求

沉靜

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

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

第三忘情

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

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

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

只是見在

不知老至

如是知

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緣道。不以

總承上三節

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一作}其

額大

憂

毒

志

容寂。其顙顙^{音仇}。一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

音達

下真人一等

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

宜

豈逞威好勝如後世之兵

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

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

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

下聖人一等

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

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

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

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

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磬乎其未可制也連乎

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

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

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

第四又總論全體大用

情

自續

喜貌

聚

大

儀式

本

附

依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

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一其不一

也一其一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

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

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

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

道

浩然齋

陳文

大塊

形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
 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
 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
 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造化之機。日遊日不

天地即造物

生順

藏神於形無負可施無往可適

偶稟

終身以
可紀

氏

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
 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
 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老。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
 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得遯形神相生故曰皆存

善天

宗也

物所不得遯者

大宗

此以下證知成師得大宗也

浩然齋

通義卷三

陳茂

多事
心電
侍候

物

知感

物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
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
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此於列

星

後微

通義 天人之旨解者不一。只是誠者天道。思
誠者人道也。其曰天人所為。義極廣濶。且如
牝牡。天所為。而合牝牡。則人所為也。知以人
而從天。不恣濫顛狂。牝牡之道盡矣。蓋天機
惟生其體。而寓其用。人之道。以其覺性。而用
其體。惟循天機之本然。悶悶醇醇。不起知識。

以此終身。不為半塗而廢。是人而不失其天
也。其為性真。完全無失。豈不暢茂敷榮而盛
乎。故曰至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猶曰至
死不變也。志苟變。雖生猶死。此一天字。意極
含蓄。其曰盛。指終身不夭。應上文至字。又如
牛馬天也。耕駕天人。合也。穿鼻絡首人也。亦
天也。故其所謂天。亦人人亦天。必能如此知
如此用。然後為真知。然後是知之登假於道。
其間曰。雖然。有患。一轉。蓋言以人知天。雖可
為盛。然又有非一時可合。必要於久而後見
者。人於此時。當安而順之。而後可見天。久之
不二也。事物未成。時有待。而未定也。吾之良
知。通貫乎始終。以待其當。雖天亦人。雖人亦
天矣。逆寡雄成。不以成敗論英雄。言待物。暮
士言守已。謨士欲為君子。落科曰也。過不悔
當不自得。只是過化。悔者文之機。得者驕之
本。其曰用兵。蓋言不用兵也。意在寧失國。不
忍失人心。古公去邠。從者如歸。是也。蓋兵以

安民以土地而殘民不忍也所謂天時非賢也者苟於事之得失一委於天時而無敬修可願之功將何以爲賢與物有宜物者對已者也物各付物不失其則是曰宜此句卽感應二義與人爲徒自有不能一者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不一末之萬殊也亦一而已本之所在也自大塊載我以形至一化之所待一段言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所爲其機密移非智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蓋詳上文不逆寡三句之故舟山力負正言造物者之神且見老至倏忽也自本自根以前言道之體於人者如此不爲老以前言道體在宇宙間本如此狝韋氏以下證知之盛者及不喜人之形而遊於物所不得遜之意有情活潑潑地也有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爲何形師友授受傳也悟而不化受成障也故曰不可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

可見卽住法矣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文王聖道而未之見可證此章之旨

義海由知已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至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以爲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所不知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天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知猶有待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平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以不知是已寡謂貧約之時成喻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義長卽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酬酢應變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

瓦虛舟無心於迂物故物亦不思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奧學南華爲憫世人逐物喪真神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卽踵也嗜欲熏烝重關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爲萬物抑挫則其氣屈服而不伸而嗑言若哇易繫云失其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卽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卽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狗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

存而字訛耳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顙顙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害動於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爲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已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矣已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僞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惟真人乎真人者其心蓋淵而不可測姑卽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剝也虛而

不華實若虛也。邴邴乎崔平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湑乎進我色粹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磬乎大哉獨成其天運乎其好閑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蓋聖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其一與天爲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爲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

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也。人以天爲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啣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爲何如哉。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無心契之文何以掃其迹也。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自骸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癢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慮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

大各離。儼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必不爲。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惟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惟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自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已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真樞潛運。寸晷不停。曰物曰地。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善天善老。諸本皆然。惟陳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優。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夫道有情。有信。至末。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爲弔詭。輒陳管見。附於條末。鬼帝。卽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有神者也。其爲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乃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爲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味然者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女偶

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失卜梁倚。有聖

天資聰明

未覺

覺性純粹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忘聰明

終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忘忘貴

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忘忘接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忘忘形骸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夜氣清明

性

忘世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虛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櫻寧

副墨

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德

拂定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非聽以耳聽之以心八聞根究到底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通義

此因上章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之

旨而更闡之也。不然云者。以為非卜梁倚不告也。守之者。靜默以待其思議之息也。三七九之期。用功之難易也。朝徹者。夜寢方醒外

感未接虛明瑩淨之謂也。見獨者見性也。此性無對故曰獨。猶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也。不死不生者天地間虛靈之性亘萬古而一如者萬物之出入莫非其所爲故以殺生生。生歸之櫻寧云者將迎成毀交於前而此中湛寂無所擾。猶曰常應常靜如此乃可謂之成也。有聖人之才得聖人爲依歸而用功漸次不苟不易且如此況稟質之下習染之深不奮決裂之志不求實踐之登鹵莽恍惚以躡其等乘以易心而欲性天不失難矣哉。**義海**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教化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偶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知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外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觀物之所

不覩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爲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則不能生物矣。惟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爲櫻寧郭氏櫻同縈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櫻拂其心者衆人則櫻之而亂聖人則櫻之而寧櫻之而寧櫻之而亂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副墨至疑始膚齋謂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策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包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瞻者見也見徹故曰瞻明聶與聶同以言日許故曰聶許需待也役行使也待時而行使也於嗟嘆也於謳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自得之樂也凡此皆擬名寓意謂道雖是讀書而後有得終歸於造物之神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此狀吾性天之景造物不外乎此也

居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身有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勾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蹠步田反蹠疾反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

浸假

如也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鼠肝

近親也
其意也

鑄金

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
何物用
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
何所往
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遠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安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順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為鑄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
成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
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

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
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者。其所存豈在七
尺之軀。四子相視而笑。曰。擊道存也。故莫迎
於心。駢躡鑑井其貧。可見子犁謂又將奚以
汝為。將奚以汝適。猶曰。又將以汝為何物。又
將以汝而同往也。二以字有天命與所生之
物同出同入之意。

義海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
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庚桑
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
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體
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
氏從有涉。為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
其心為句。間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
囿形天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

若此是人爲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於外，而心閒無事，跼蹐鑑井，始嘆爲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爲神，爲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豈可拒耶？得者時失者順，卽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縣解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惟順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勝天也。古之所謂友者，惟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又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而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

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譬夫躍治之金，亦秣以異而鑄，鄒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物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耶？又況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

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無心

無跡

物外

二句即不求所終意

桑戶

阿字
手字

方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得失無可指名

乃若是

出世間法

世間法

勢就

方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
 疣。以死為決疣。胡亂反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
 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彼又惡能憤
 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
 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友

物初

有此

同化

故為

二句收拾上文

示

類

故

畸人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

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

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

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若果有

則亦

通義 撓挑無極。撓混之也。挑辯之也。無極無

聲臭者。猶言闔闢乾坤也。往待事助勞役也。

而曰弔之。正憫生者之遭大故也。反其真者。

有知則生偽。無知則真淳。猶曰復其無知也。

禮者。天然自有之中。禮之意。率其性真。虛微

靈通之體。不得已之節文。不守塗轍。無所歆

美行之於我。而不見形跡者也。天之戮民。猶

曰。天限之。而非天縱之。畏天而非生天者也。

侔於天者。道也。性也。而形則小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此非衆中之好學者。不可當此名也。使人中有好學於性命之源者。誠然爲天。之差。小之人。而非人之小人矣。此又勉子貢以復性之學。故曰。吾與汝共之。大抵率性則天。順情則人。舉異以要同也。

義海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

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

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

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繫道存。非後

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

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

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

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

在。惟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

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

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

得以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懸附。死爲疣

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
為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
其所以為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
方之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
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
水而活人籍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以養給
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
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
方之外非世禮所能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
而不怛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
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
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
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
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天德惟簡之而不

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

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通義知者良知也。進於知猶曰造於無知。下文曰不知所以生死是也。就先就後趨避也。簡之不得謂其欲率真忘情而不能自由。只得隨俗居喪哭泣也。已有所簡謂無涕不感不衰也。不知所以生二句言視死生如一。況世俗禮文毀譽之趨避哉。有駭形無損心言其形雖有老少之變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以其安居於平旦清明之氣不逐於情之所觸而死定於一處也。特覺人哭三句言其自省之餘隨人禮文是其以爲吾且如此。然亦不知吾今自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而湛一之體炯如也。其視襲習於

世尚者豈非夢而不覺者哉。魚鳥之夢設言以見未覺之類。造適不及笑以下四句言有意則滅天機也。排猶俳也有意造作適情之事。自不能笑若獻笑於人則不及俳優之專矣。俳優棄其廉耻者安於俳優則與自然無跡之化相背而馳。故曰安排而去化既安於背化則漸習漸熟入於煩縉至於寂寥其天之本一者矣。寥猶冷落卽去化之極也。此言反應孟孫才之居喪不

義海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爲友。子

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懼。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擗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而死者免於驚怛。

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棲託必不入於暴
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
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潛候天
地之氣應則蛻甲於此而化形於彼矣方其
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為惡類
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由於感召之故夫化
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
不謹哉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
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獻笑則
出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
化之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
於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
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
化忘情壹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
何足以係哀樂耶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
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
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
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解胎

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
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
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
遊方內外之辯禮教文質之殊非遠觀不足
以語此

助教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汝

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剿

自適

放曠

盤桓

變動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堂室之外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新編
息齋
補明

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粉碎整子今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

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通義 軼夫駕車御馬者，此言堯載天下人物而終日馳驅於途路，無寧息之時者也。盲瞽

之疾有輕重，造物息補言由能啓迪之，即天之補息也。噫之為嘆，傷其昔而訝其今也。未可知猶曰：未可必也。蓋去故即新，脫染復素，存乎當人，立志何如耳。吾師乎？蓋反觀於內而指其心之自然者，猶曰：吾惟師夫。吾之本有之師耳。一句非二句，此所謂遊正。孟子所謂

謂謂

謂謂

義海 許由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

於有為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安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途方外之遊也。意而為內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鎔鑄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

既黜既削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黜削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黜可息而削可補吾誠復為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王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行仁義非由仁義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時王之制

坐忘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通義

莊子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而後義。而後禮。此舉聖功以忘為極。而乃先仁而後義。次禮樂者。正指世俗假仁襲義之弊而言。忘仁義。不落驢虞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忘者。不特忘形骸。并其知亦忘之矣。猶曰。吾喪我。仁則吾不知也。離形去知。總上二句。而廣之也。大通者。猶太虛之無礙也。人之情。惟有好斯有惡。無好者。無情也。與萬物同情。而

浩然齋

通義卷三

陳汝

無所向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此則廓然之體無時或移感應變幻如行雲流水故曰化則無常釋氏所謂應生無所住心是也請從而後正尼父忘已好學之實於此可見孔顏之所謂忘亦可以見莊子篤信孔顏處而他章掃跡之旨益昭然矣

義海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矣而夫子猶以爲未者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已而後能忘物斯爲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初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興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

今一致惟得道者我非欲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真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而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亦學道者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

子與亦貧故裹飯不裹糧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

音促

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

通義知其貧非天地父母之所欲加而又曰命者蓋以氣運流行吾之所遇為命耳窮通休戚有一定之分而吾生適然遇之則安以處之正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子桑子其自反無愧而不怨不尤者乎

義海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桑無愧於友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饑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我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為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

處之有道此子輿所以忘言也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褚氏總論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於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之其為道也至矣宗師則為學者所主而尊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忻而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為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致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

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啣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埋不容避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于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遷哉惟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遷矣是乃聖人所游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遇而安之古之所以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

躍冶之疑耶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爲勞反真爲幸此遊方之外與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戾天沒淵安於一時之變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爲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惟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以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損益焉所謂真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

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子通義此篇
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八章次第
相承其意義只是盡性只是人而合天入
於忘情識而已矣即所遇之順逆不遂於
時不消於欲各盡其當然之道惟
天惟命師又何方乎故曰大宗師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應合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
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四不知洗問者之心也問者退省
而去其有問之心即得其本性矣故躍而大
喜有虞有思度也泰氏則泰然於世無心思
也此皆擬名以表上古之風者其知之應世
惟順情而不誑是以其爲德也極真而無粧
飾所以行於世者似異於人而實無以異於
人也未出非人未出類也未入非人未同天
也未同天未出類形也事也而其心則天而
已誰其知之嘻

義海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也此
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
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
之聰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
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與故齧缺
因王倪之不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乃今知

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
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以泰氏覺卧
自得知德知情俱真未始入于非人則道合
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
王之第一義也藏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
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藏釋之
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藏藏二字古
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藏則是借藏
爲藏而以藏代藏之理今
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爲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常格心安法臣氏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

志

各

當然

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

何有於正乎

不察

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通義

以已出經式義度言凡所以範圍天下

必經常之道標示準繩必此心所安者皆由

已出猶曰聲爲律身爲度也此二句已與人

對經與義對式與度對治外乎正而後行確

乎其能事而已矣言聖人不期於正以爲治

決於人情之良能而已矣經式義度正也易

曰百官以正萬民以察悲非結繩之淳龐也
老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孰知以無事取
天下其無正正復爲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卽此外乎正確乎能事之謂謂不以法度把
持天下也曾二蟲之无知
言不能知二蟲之知也

義海日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肩吾
君人之道如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
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
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
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
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
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
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
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
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
王者无欲无爲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爲之
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人
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
以已出經式義度已制經制字獨異
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
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

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

有之鄉以處壑垠音浪之野汝已莫言何帛音藝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

下治矣

通義合氣於漠氣者性體無知之本來者也
心屬人氣屬天此二句自治也自然之道也

順物而應亦惟順其自然而我無有為之心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

義海

天根喻自然之道本當隱晦涵畜任物自化而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為故

問為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何謂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陳無為放曠之樂就以點化

之與造物者為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鳥喻飛行無迹壙垠虛豁貌言

我逍遙自適在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復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

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為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

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本修而天下治矣天根

不知反求諸已而懷寶自迷哀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明一憎一不良一至即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通義嚮者向也明白惡惡也凡有感者即與

通之猶曰因材而篤此言疾惡而勸善反物

者也在自處則學道不倦也胥易技藝技言

天巧藝言習熟技藝相交易惟役役於外物

浩然齋

陳汝

通其

相

藝

裡

緝

施

無意

無形

不能

愛

靜

動

無意

無形

祗成自苦耳無益於已也天地篇內孔子問
老聃語有執狸之狗後狙之便則此麋作狸
無疑末句立言安
身遊言應物也

義海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
響猶庖丁章若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
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
嚮疾為應物之速疆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
謂樂通物疏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為
而乃以不倦為功猶以技相易相係不免於
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道也且也至可比明
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疆
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猿因
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
子居始悟楚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
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夫執麋說
之不通麋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
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季成
存正先取遇
有得喪非此
也

文實

子
三曲雷見平壽
子則亦常作弄
地初以一面冷
洪南義氣
光移久之
外地之陰中
則稍移之練
道上有之章

鄭有神巫曰季成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
與汝既其文輩得未既其實外貌而固得道與眾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可救不以詢數矣吾見在焉見黑灰

流水

於地而於前日之收入於地下者不同矣。故以屬之天，所以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求之天淵不獲者
求之於人而始知
國有羞之者且古
憤陳汝

何泰凡紀
其妻爨食不
如食人於事
無與親雕琢
復朴也
其妻爨食不
如食人於事
無與親雕琢
復朴也
其妻爨食不
如食人於事
無與親雕琢
復朴也

其妻爨食不
如食人於事
無與親雕琢
復朴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
通義吾與汝非但已與列也蓋言我輩衆人
但見其技術未知其術之所由來而遽輕易
稱道其神此猶衆雌生卵未得雄爲之真機
又孰知卵之爲妄耶汝以道有能所是與人
世相亢之物可以校短論長故信季咸爲道
之至有神巫之名其歆羨畔援之心隱然於
中是以使彼得而相汝正易機動於此誠應
於彼之意其曰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大
冲莫朕衡氣機三淵九淵未始出吾宗等語
未得其情因仍舊訓庸齋曰棄走者畏其言
之驗也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太冲莫勝
衡氣機三淵九淵觀桓止水流水未始出吾
宗皆是修觀之名猶觀音有十二觀也大意
地文者如土而條理不混也故曰濕灰謂無

之善

活動意也天壤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猶
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動
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此處三焉指上文
三次所示之機淵者幽深玄遠不可測之意
餘從褚氏問有未明者如云宗者指性指無
而言未始出吾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
之常與季咸相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
動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彼
見我如此以爲無特然可畏可象之容而有
信從之衆是以自疑不能相人慚懼而逃也
食豕如食人不慢事也赤子之朴以琢而散
此言雕琢復朴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剋治
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朴之意
紛而封哉形容獨以形立也猶曰惟如土塊
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如此終身更
無他慕故曰一以是終此篇爲季咸而述其
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壺子凡十五見而不
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厭其煩文

正類

此義海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
充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迹。使人得而相也。
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
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正者坤
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捷閉莫
窺。機則微有可觀。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
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
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以杜而今微顯。
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天地生物之
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惟能至靜。故其機
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養而為浩然之
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
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
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
太冲者。虛之至。故莫能窺其朕兆也。衡以平
而善應。氣以虛而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此百解
妙絕人
智地位

着名字
便是此

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亦以示之者言也。三
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
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以屈人也。特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
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
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
戚。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
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噴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
實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
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既
其文。一本作無其文。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
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洄也。本經音義云。
司馬本作蟠。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顏
未詳所據。今依列文。草靡為卽草。
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體字与
用字对
體字又
志字对
志字用
志字已
用字为
用字排
用字已
用字心
用字心
用字心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通義 有人之形有能之譽是為名尸。謀任知皆名尸也。無窮道之大也。無朕道之微也。身服此道曰體。動靜無愧曰盡。周旋不離曰遊。無見無得性體本然之虛也。天固虛也。我亦虛也。故曰盡其所受乎天也。首四句戒不虛之習。以起下文體盡至無見得狀。虛之用若鏡。證虛之象。不將不逆以下狀鏡以表虛之體。用鏡之為物妍媸取決於我是勝物也。彼此無損。故曰無傷。此條論學道者以虛為極。則不必拘上下也。**義海** 趙虛齋以此段為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註意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先季咸立說。

修息
法厚

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侍智謀以察物而任事要名也。體盡無窮以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矢而走是也。惟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味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儵。

音淑

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

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

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

世細

通義此言聰明之喪天德也混沌倏忽陰陽
太極之旨也故曰南北中盡有形之外故曰
海倏忽者時速如電而不少留意象恍惚而
不可指之名此節寓言最顯善學者即大化
以考一身即一心以準大化庶不孤寓言立
也情欲既開是竅鑿也不
失赤子之心混沌不鑿也
義海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經一言以
蔽之曰爲者敗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
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南華經所
謂渾沌猶道德經所爲渾成沖虛經所謂混
淪皆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
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儻化而爲有儻
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
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境則物交
物而心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
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儻忽不能忘情而思

渾沌之仁
玉汝而
少者故曰渾
沌之仁未
能忘儻立
其和也
梁北

所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
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漸入也七日
而渾沌死則情竇開而沖和喪宜矣
是以帝王之跡著而大道之體亡也
褚氏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
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已
試之效三代法之以垂統立極豈若後之
治國汲汲於謀術者哉故南華以齧缺問
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論多慮泰氏喻無
爲無爲是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
而億兆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
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重掘而
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
有心有心則智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雖
父子之天性有所不能固其於君臣之際
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何可得乎是以天
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
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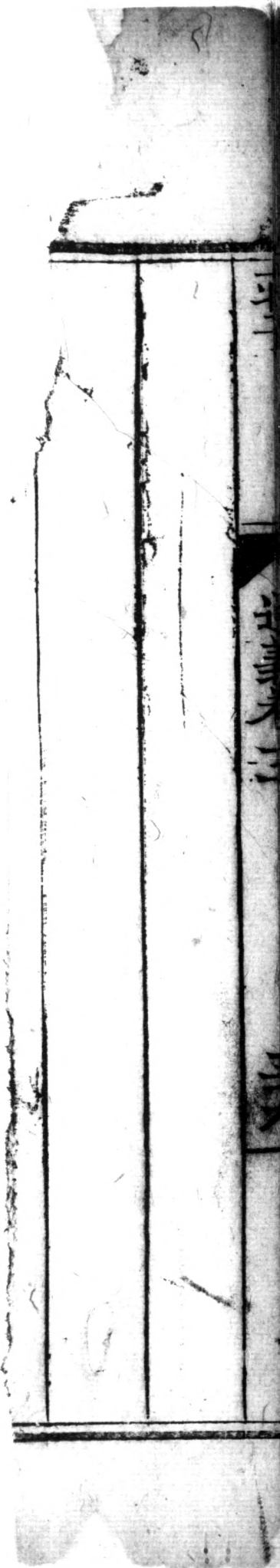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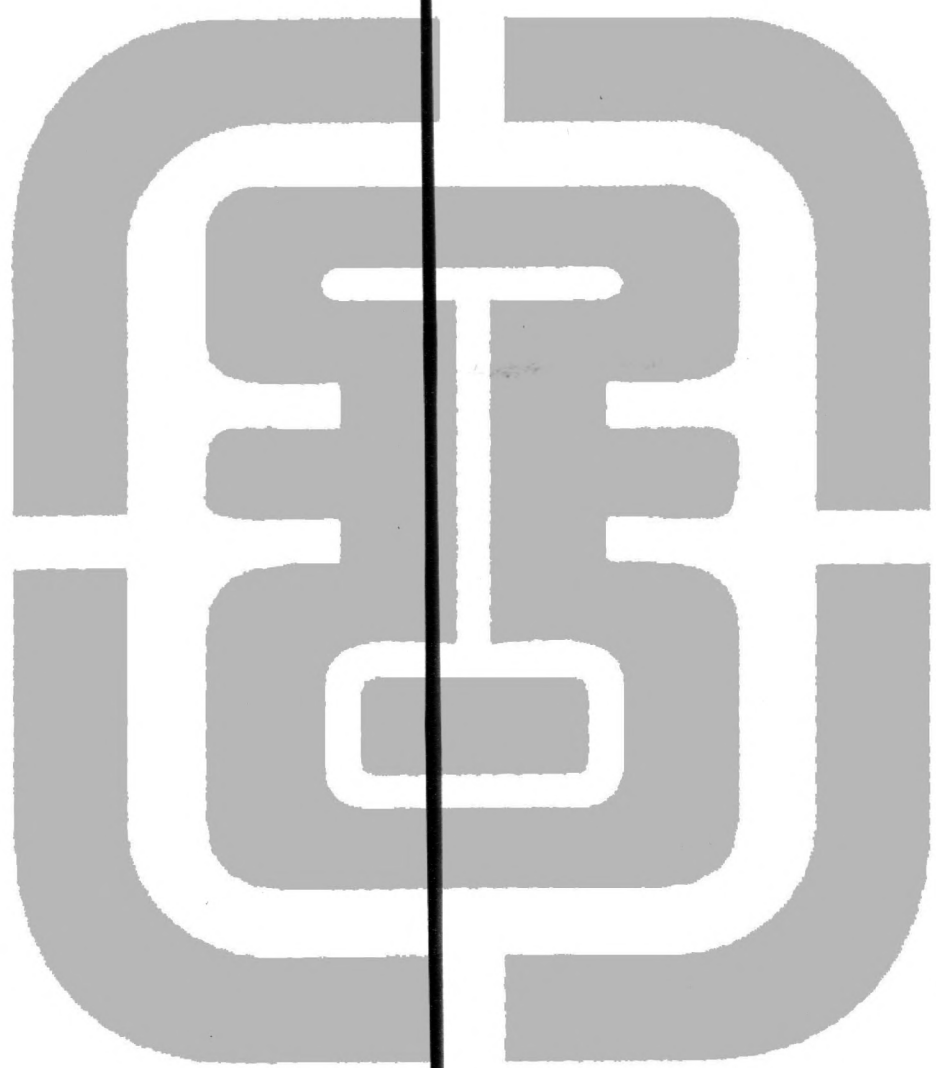
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凡有天下國家盡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智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耶此言料國者智謀之術數不越乎人爲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之主憲天體道垂拱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豈智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過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儵忽卽有無同異微妙之所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惟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此相忘無心交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漏針何恠乎七日而死渾沌哉

物齊之
誤多日
起於大
原

褚氏槩論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籟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妙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其雖學未得其要鮮不怵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命意立辭且有文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爲聖賢續命脉爲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而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措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生而混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爲真修渾
沌之術與○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
或舉例稠繁渾淆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
合者配於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義當歸
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
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義當歸之許由王
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
通也養生主之極義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糺
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
義當歸之蘧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母
櫻物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義當歸之
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
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義當歸之孔子顏回
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
帝王之極義惟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
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公慕往古
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
詣卽內篇而不泥離內篇而胎合所以外混

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關化機而不可
以形教拘也善學者盡知所從事焉斯可也
○**通義**此上七篇褚氏亦得大意但以心跡
異觀內聖外王彼成此虧爲說則全書之
旨要未免於口耳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未徹也且功成不自知又何內聖之虧
乎內聖虧又何以成外王也若林氏謂其篇
篇結束不同如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
之夢覺養生主之火傳人間世之命也夫德
充符之堅白鳴末篇之儵忽渾沌復結以七
日而渾沌死如此機
軸是精藝者所當知







莊子卷第四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駢拇第八

連合足大指傍出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能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內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

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衍文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縱偏於仁義之行。

而多^行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収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應擢塞}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跬}脫以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凡此皆名尸}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至悞}

見物

凡言皆

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跬^{音跬}。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啗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音厘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

自虞氏招

音矯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

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

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

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狄殺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殤也。彼其所殤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殤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殤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以為}。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滌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為滌僻之行也。

篇首合說此乃分說

通義此篇只是順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損而
已。却多方馳騁鋪張。畢竟是詞章之技。篇首
性字屬形。不屬理。猶曰天生此形。骸各有才
能。今駢拇枝指。是天生此無用之形。於有用
之體。而使其誇多。有未能者。徒足為累耳。贅
疣亦形之病也。以生於有形之後。而言者。駢
枝則與生俱生。故曰性曰形。之不同。駢明以
下四非乎字。不但是文法。亦反詰之詞也。蓋
曰若此言者。人豈以為不是乎。
義海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
而充之。謂形。是皆秉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

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
皆為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
道德之正。故漆園立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
者謂薄仁義為大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為高
大而故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
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故
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
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
痛癢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
形。而欲決斷之。其為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設
喻。以祛其惑。觀學者心冥體會。即偽明真。則
天命之理。可全人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
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為吾形
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
亦道之微也。但不徇其跡。以求善於物。思復
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
已。何滌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
本皆然。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

後引下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正此段發
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各有
分量一毫不可強岐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
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
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緣
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之情
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
枝不爲岐長短各足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
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然
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與竊詳經文
累瓦當是累瓦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
不爲跛當作岐皆傳寫之誤仁義出於性情
非其人者僞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
之南華爲見世之尚仁者舍己以效人狗迹
而忘本故歎仁義非人情乎請矯性而爲之
不出于安行是攬天下之患爲己憂者也恐
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拯之而猶不勝蒿目
以遊焦心以慮豈非決駢斷枝之謂與彼不

陰符經
過友必克
作福者非

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饕富貴而不止及其
桷發必尅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
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僞惡夫假禽貪者囂囂
以罔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何
三代而下仁義其澆澆浮薄耶夫物之本性
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
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
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爲曲直方圓
不待乎鉤繩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今昔之
殊成虧之易道德渾成仁義爲無用矣又何
必膠固其跡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
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
背德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
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舉以仁
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僞矣天
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
之所哀也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
治是以民安乎性命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僞喪真
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是而弗悟
其迷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爲
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
之上下俱僊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
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緣於上下
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滅穀亡羊義
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失其本然之天而滯
於一篇之見反指不徇者爲非何君子小人
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
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
免乎有跡聖人猶不逃評議而况跖乎大道
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
不然惟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
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
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之外觀之性若太
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
乎徇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

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爲淫僻况以
所短瞞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
不足以爲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
德之正無強跛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
味也未嘗強通亦不强闕任其自然而無容
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
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
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之所
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滅於德而已德主乎
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
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爲淫僻耳賢不肖也奚
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而安於性命之自得
斯爲道德之正也與

義海

附論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

深意外篇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
首字名之而大意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
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所不當有者

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矜自見者之遠於道。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中。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已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真離其道而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惟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鳬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柰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能辯之者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治蹄燒之剔之刻

之。雒之連之以羈馬。絡首絆足竦音編之以皁棧。槽檻馬之死

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分偏

名

自然不拘

直視不顧

陸不行

水不通

滿足

各親其親為風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去規反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聚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此治天下之過斃行而。

反

勉強

悉結

反

行立不安

為仁。跽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流蕩

反

手足多冗

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證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

例斷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重徽前文指出本性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以衡扼。齊之

額鏡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御竊轡。故

担

怒索詐

實前論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已通

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乃始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聖人之過也

通義此篇意不多而詞費其擬莊之作乎大

意只是法立而弊生。見至德之治。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也。愚則天性不鑿。立法則加損於

性。外矯揉而爲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介

倪云云。孟子反其旄倪。此言介者有去就也。

倪者認牧豎也。倪扼曼銜轡。馬之所侮也。介

闔驚詭竊。馬之智也。

義海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

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爲

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

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

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

峻法。有所不能禁也。請原其端。由於上之人

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

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

章

立喻以明治之所由失。覲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械飾鞭箠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爲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皆由之而出焉。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心以爲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古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卽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闕，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於囿。

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樸，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爲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爲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爲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爲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爲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乏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再變而爲禮樂，三變而爲刑名，至是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爲己任，惟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爲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不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趼，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途，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

尚適事之宜而爲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混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以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亦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爲自得之意槩見於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南華引古證今覲復淳風於萬一柰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言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爲憤悱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畧其詞可也介倪舊音憂睨聲聳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倪思爲詭銜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褚氏總論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

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撓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名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爲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亂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啓之使天下舍僞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恣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然自樂以證皇王無爲之效後世聖人東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胠篋第十

將為胠

穿祛切二音發也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攝緘滕固局鐫

古穴反

此世俗之所謂知

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滕局鐫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

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

一問

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

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

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

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

再舉前語綴以起下文

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

田恒有齊十二世

以知其然耶。又即證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脰。裂

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已上言害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

魯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

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

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

無故矣。多事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

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

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

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

之。三問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
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
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
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
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

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

矩。攬裂力的反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

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

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

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
重灼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
無求無欲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

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四問何以知其然耶。夫

弓弩畢弋。有柄網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

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

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

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

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惴惴微尾動物附地者之蟲。肖翹小輕飛物蜂蝶一類者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

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通義此因上篇之旨而歸罪於好智故專論

好智無道之害原夫智之所由倡實自聖人

始而襲之者違天背道假仁襲義以亂天下

之真故曰絕聖棄知然後可以反朴還淳復

於無知而人性不鑿也鄙見以此乃擬襲莊

文者田恒弑君孔子請討在魯哀之世後二

十一篇中周見魯哀謂魯少儒此言恒享齊

國十二世又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

有理

趙魯不得援事在魯哀以後今舉以並唇齒

之論是指以為往昔故事也篇末又謂好智

之亂天下乃三代以下則西漢之言矣故余

直謂此非莊子之文不然莊子年幾四百乎

龍逢四事言聖智之害人跡事言利人也不

能復天德之良未見不知之知則以識情為

聖是必利少而害多然舍知識無以作聖恃

知識所以賊聖也其曰好智而無道則亂使

有道焉則智者神之發也有為無為何適而

非此種種之民各稟所長各習所便如農工

商藝朴實生理者也或謂得祖氣迂且鑿矣

役役務外之擾噶噶務言之多今以役役屬

佞噶噶屬意蓋交互

以見馳騁於言行也

義海備盜以緘滕肩鏞者世俗之知也穴室

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

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

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

生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七 汶

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
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
耶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
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眩篋之欲充之而
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負乘致寇之戒不
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
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
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奸雄之彀中未
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
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
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爲君而
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
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物乎漆園慨立是論
所以誅千古奸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
並行于世矣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
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
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
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

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疏遠之
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
後已吁忠賢之戮姦盜之幸也咎證若此國
其能久乎夫爲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
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所資者重故所取不
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覲其君上之
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機以遂其悖道之
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爲治如前立國
者所云一廢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
而盜起魯酒邯鄲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
爲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
知之治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之是
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
爲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爲所奪猶魚之脫淵螻
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
與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

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
祝融以下述漸可考竊意伏羲以前民性素
朴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
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
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
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
後世遂至延頸舉踵羸糧趨賢棄主去親不
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
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
相率而爲僞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
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
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信其所
已善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
之類所已知謂已之良知辯尊卑尊德性之
類所不善已自以爲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
已善已自以爲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
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情各歸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
日月山川爲之悖燦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
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
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

褚氏總論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
字之義惟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
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
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茲彰
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
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
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
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
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爲惡
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
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勢猶唇齒川谷
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爲盜蹠之
利不輕矣爲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

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柰何哉。此實由乎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覲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喻。至肱篋而極矣。柰何道大難容。徒托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惟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反也。吁。使任輔世之君子。皆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天下始喬音矯詰卓驚而後有桀跖音費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滛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愴攘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儔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炊累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言尚無爲之得蓋示前三篇之歸宿也。在者此念知有天下而已。不以身心役役於事。身費於天下。有者寬以待天下。不以知力骨屑於人。愛天下如身也。在則神常存。有則事不滯。不滯即化也。神則不滯化則不遷。喬不平也。詰不順也。卓特異也。驚殘忍也。喬卓指會史。詰驚指桀。蹠此篇只不得已而臨泣天下。一句足闡抱道者之幽微。其情必安於無爲也。我以物託於彼。曰寄彼以物。寄於我。曰託貴身如貴天下。則天下雖託於我。我不利之矣。愛天下如愛身。則我雖寄於天下。天下不外之矣。此二句只形豁無我之義。能無我。雖有爲亦無爲也。解五藏神散而氣血不聯屬也。擢聰明外物淆亂而耳目無管。

龍固有時
而見於
雷因有
推心
各盡其
動即愛
才素

攝也。尸居無爲也。而純陽無私之體常自見。淵默無言也。而一陽之復常自聞。如此者其動不以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天。自不違也。此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順帝之則義相近。此則就自己所獨見者爲言。炊累古語也。炊蒸也。猶相感也。累生生之多也。其義謂萬物囿於無爲之德。各以氣類自相熏蒸。至於繁阜。猶曰茂育也。

美海在者存之。而記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

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滯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洶洶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真。至戰國縱橫。則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矣。南華立有宥之論。有心於復古者。與人處世間。日與物接遇。有逆順喜怒不盡忘。在乎調之適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同然之情而已。若過喜過怒。猶天地偏陰偏陽。

信攘

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驚勇於事。爲之聞善者爲會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哉。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覲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詭。詭而心則義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爲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則亡之不爲。失存之不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所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鬻卷信攘而亂天下也。信攘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信攘之攘。附猓字條。引爲莊子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信攘。上音信。任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信攘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於漢書

信攘

信攘

信攘音訓同。鬻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信攘謂馳驟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舞之。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柰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泣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爲。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於五藏。歛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其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

曰。汝慎無撓人心。私情人心排下。而進上。千奪上下四

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剷彫琢。其熱焦火。其寒

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

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

堯舜於是乎股其肱。音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精粉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

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

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鉞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

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岷

苦咸反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

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手上

櫛楊
核櫛
噉天

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

聖知之不為析楊接櫛也柳中橫櫛仁義之不為桎梏

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噉響虛交矢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通義此承上章何暇治天下意發問蓋舉證

無為也行臧之必有作為以擾之無撓之則

惟順之而已排下驕也進上諂也言人心好

利好勝視勢而縱情每如此上下因殺句承

排進意上下抑揚起伏也囚殺拘縲裁割也

形容排進之心為累之狀或以綽約降伏剛

強或以圭角入乎彫琢皆勉強順從是以胃

中冰炭一瞬息之間而神馳無際一念起伏

居若淵靜動若縣天憤激亢戾而不能自制

此人心之不可撓也自昔者至春脊大亂言

義海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民心不臧

然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

之君而弊於後世之徇迹者所謂木植之性

豈欲中規矩鉤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

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

撓之足矣何乃作為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

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囚殺而不知綽

約所以為柔剛強之道遂廉劇其鋒雕琢其

質喜怒外觸冰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

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寧靜飛揚天

淵不足為喻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也上

古無為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澹漠焉黃帝

生之

浩然齋

通義卷四

三五

坤

廣成子

為治始以仁義櫻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
櫻之愈深櫻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
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
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
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鉞鋸椎
鑿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
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
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攘臂
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
殊弗悟治亂之由實為自召無異置人於墊
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為恩非惟彼遭困厄而
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
必不為析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為桀跖
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
而民自樸斯為
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

原本脫年字

今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

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

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

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

王浩然齋

修身長安

至道精

玉末金老

韻語

門外

力其體合

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閑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陰陽之原太虛也

用功

功成

外感不入

此言

通極

成

本來

意動

本來如此

千言萬歲

廣成子而

對語金篇

皆用此

其和法

知字无疑

百易

天地篇

有其合

無上若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載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此和字

王素素
吳非也
百廿二
有二年

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
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
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
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古乎今乎前乎後乎巧
歷莫筭斯為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爲極者
以形化觀而不覩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
爲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
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土
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爲
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也百昌之生土
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
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化今將去女言我不
歸土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
矣當我近我者縉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
昏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
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
妙虛微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
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

雲將

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
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爲存想抽添
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騁冰車
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
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
以發余之狂言或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
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
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精生叶

生

浩然齋

通義卷四

三

夏

往掌其叶
往教叶
往情我群
叶程青

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難言叶

力化叶

明漢神

知需叶

多情生叶

復慰得叶

及草木。櫛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戶頃反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冥意此言无爲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

辭而行

通義此與上段皆言無爲之化。雲將鴻蒙擬名以寓言也。倘然或一止也。贊然特一出也。皆就游行之中而見此一變之貌也。拊脾雀躍猶今孩童以兩手拍兩股且跳且行而嬉樂也。天氣不和四句與在宥篇陰陽并毗三句黃帝立篇雲氣不族而雨三句意同只是變換文句而已。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無求無往也。觀無往復其真也。不得已於民欲辭謝之而不得今乃爲民之所依不得不任其責矣。蓋有心立法以爲治則亂真常之道是以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也。玄天深遠無涯自然之道猶曰於穆天命也。弗成猶曰不位也。意毒哉意其心中煩苦不寧也。意者惟在心自養耳。墮體至無魂詳心養之方只是無爲而已。倫與物忘人倫庶物皆相忘不見形骸猶言我忘親親忘我我忘天下天下忘我也。有

知有爲出於心神解心釋神則窈冥恍惚無功可措故曰漠然無魂卽所謂塊然以形立也。萬物云云至不離言物自化也不曰養心而曰心養則不落騎驢覓驢將心捉心之弊後世持志操心辯志求心諸說可辯矣。凡此無爲物化之機皆出自然不用吾知者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纔加一知卽有意矣。此語指點大同之道最精彼此立而名生好惡起而情見無問無窺則任物之自然矣。物不自生哉默乃德之功德乃默之成此篇三意字皆不決之辭蓋深疑有知有爲之弊而重贊無知無爲之得也。實則本於心養之一訣是訣也。豈惟讀莊子者所當知。

義海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雀躍而游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在宥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

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
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洎
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
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
執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
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
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
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道逆物理
敗其默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
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
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故願聞一言
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為心失其養心者神之
舍養以無為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
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養心之訣至極則養
亦忘矣萬物絪絪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
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
弗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闕情皆屬乎
知倘能絕此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

此章言人

君當三為

法天道也

也人臣當有

為處大道

也也故立之

三王無為於

上而百執事

皆自有為於

下此其利而

害患而矣之

卒臣輔國

皆備而實

養生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
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為已
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
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
之神人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

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

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

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

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

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決辭悲夫。有土者
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徃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恰好處乎無響。中立行乎
無方。不倚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往來而挈他死。朱解

蒙其悅幸周之不失此也可勝幸甚

自有王者
至惡乎
澤者上並
言人君之
也市天為
觀有者皆
王君子即
指古者三
王之臣皆
有為者也
勅天者天
地之友上即
配也配天地
者也即指
凡為君者
有法天之
無為也下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
無已。惡乎得有有。其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
此意脈不貫
此下全類揚子法言
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
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
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
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文不明於天
者至末並
先意言君
苟法天之
概乃臣等
守人之有
乃中臣
妙而多
不任者至
要不可不
善其居
教人臣之
有為之
條件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通義此段又原不知無為之化而侮知自滿者之為害也。玩其詞氣義理。或東漢已後擬

莊者意以莊文鄙事法而薄仁義。若為之補過耳。文辭平易。與時文不遠。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欠明暢。舊疑有缺文。姑與就文強解。大人者。處乎無響。端拱穆清也。形乎無方。無在而無乎不在也。其教足以配天下。由其神挈形。軀往來於世俗之中。而實造於天地之先也。挈指神就天地公共者言。汝指形就一人之自有者言。適往也。復來也。之猶於也。撓撓。世俗之擾擾者。此句猶佛氏言終日肯負死屍。走來走去也。稱頌評論其形軀。雖同於衆人。而大人則無已也。況外物乎。自若形之於影。至與日無始。皆言大人無已之義。天人主臣之道。只是有為無為。亦在一念之間。非言職位也。謂相遠者。見於勞逸也。誠以無為為心。雖有為。即無為矣。況君用臣。臣成君。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遠之有。縱扭於勢分。亦止勞心勞力之異。勞心似逸。而非逸。勞力非逸。而得逸。蓋君無更代。臣有分司。心無止

息事有始終例以大宗師首篇之旨余故謂其擬莊也

義海惡異而喜同重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矣乃再唱奇筆悲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卽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坐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言居無不在也響字舊無他音以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方也養生主若然嚮然讀同嚮應帝王嚮疾強

梁舊註云如嚮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嚮字混淆差誤耳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無異卽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旣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者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衆類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

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卽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之義次敘事法仁義禮德皆不可不爲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缺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揅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爲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爲而不可不爲然則物之於人難去者矣但能明于天通于道純于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爲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惟不通乎道者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爲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又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爲人臣

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

褚氏總論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泣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衆爲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滯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析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政者不勝其勞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搶攘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爲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

者罪在櫻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蹠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根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爲者耳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莊子外篇第四卷

終





五

莊子卷第五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運不偏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自安之情無異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心之同然故曰

玄絲綸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坤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以尊而上治人者。事也。以卑而能有所藝者。技也。不作無益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通義此篇論君道也。化均卽含萬物所受而言其主君也。言人心本知是非從違尊卑之義。蓋天下之君皆本之吾心。自然愛敬順從之機而立者。卽出言善則天下從。可見君道乃人心之固有者。玄者玄理。玄德玄聖。凡造極者皆可名玄。義卽藝就事曰藝。就心曰義。

以位而服人。以能而善器。亦止爲事與技。非道德也。必其器足以協用治。由於慊心是乃本於道德。而合於天然之物理也。一者生生之本也。通於一則萬感皆此一矣。又何有於事。非曰萬事不過一理。以貫通之也。無心於得無慾也。猶曰不計功不謀利。蓋鬼神情狀無慾無求。我能無慾無求。則與鬼神合德。彼豈不服哉。

義海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

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
治人爲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
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
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
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
而不定哉又舉古書有云通於一萬事畢此
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卽
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虛受無爲爲之之謂天能虛心則無爲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以四德承上著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平起大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起逝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其猶也

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趨

以爲已私分不以主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如此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何利顯之有則見

通義

此申上節言道不可離之意觀後篇問

老聃者則此夫子亦孔子也刳心畜道十德

無歉則萬象森然往來無異矣呼而應問而

答皆無爲言之之謂性靈內蘊而不顯曰韜

包括宇宙而不遺曰大事心者敬奉天君而

不違也沛者浩瀚而無礙也爲萬物逝者爲

生

浩然齋

通義卷之三

汶

萬物之所歸順也。金珠之藏各安其所也。顯則明三字。衍文強爲之解。顯承十德完者言。能如此則此中明白洞達無一毫形骸。故能見萬物一府云云。事心之義。知其非頭上安頭之疵。正與上文剗心上節無心之旨相貫。斯得矣。

義海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爲衍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剗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爲。爲以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言而言。則謂之天德。施之於外。則愛利之無方。謂之物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猶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斯能化人矣。至使

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爲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一世之利爲已。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爲處。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剗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

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不在多能立之

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應有物

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

浩然齋
文

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事物大小長短時地修遠近。
通義夫子亦孔子道本虛無。體物不遺。欲見其極。則淵乎無底。欲窺其朕。則澄然無滓。然即金石非道。不具有聲之性。可以見無物之不體也。至於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則聲不發。是人之考金石。亦道之所體也。觀此。則萬物之能天平人乎。彼乎。此乎。不可定也。夫體

道者。王德之人也。素其位而行。素逝也不願乎其外。恥通於事也。惟立於性。天之機而無一塵之擾。所以虛靈與鬼神無間。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凡其有應而出之者。必有物以感之。非無感而先應也。由是觀之。萬物之形非道不生。其生非德不明。如金石之鳴德也。金石無聲。孰知其為金石。考金石德也。人不考焉。孰見人之能。又孰見金石之德。所以王德者。務存其形。盡有生之常分。以終其天年。惟立德如上篇。天德仁大。寬富以明其道而已。人之仰之。蕩蕩乎出。亦無心動。亦無心而天下莫不從之。一乎字見王德者。無心於萬物之從而物自從之耳。猶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其平居之存存者。惟內觀乎冥冥而獨見海日之升。內聽乎無聲而獨聞鑾和之鳴。是以不可測而功則著。不可泯而跡則微。故與物接也。本無而應不窮。虛不屈動。愈出也。時肆而有所歸。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大小長短

近遠無適不宜也末句是冷語不結而結王
德非位也如孔子爲七十子之誠服者也
義海道之淵乎溲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
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
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恥通於
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
之爲器知通於人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
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
而出卽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
盡其生之理能立已德斯能明道之自然見
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
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
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
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漸曰遠遠曰反
之義結以大小長短修遠六字乃作文奇筆
言舉不逃乎此也修遠當
是近遠庸齋之論得之

象罔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契口懈反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
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
之乎

通義此段擬象顯真最爲易見山海經所紀
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日其北猶
在八埏之內也曰登丘則趨高矣又曰南望
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玄珠
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
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
以擬此性靈也其曰知者思惟也離朱者見
也契詬者言也三者皆足以蔽真性象罔無

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即得矣。得無所得也。知明言皆曰索之而象罔不以索贅。謹嚴哉。莊文也。

義海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為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惟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燦地靜則凝聚動則分散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翻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為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為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得之蓋欲人屏其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者當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哉。圯及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供應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

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

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公才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

深造

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引各板各派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

深

通義此由借師以明君道而教堯者其所短者非不足也。隱然言其不屑也。以人受天法天行政也。審乎禁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過之所由生。無將迎也。乘人而無天。率性而忘天也。本身異形出於非人。入於非人也。尊知火馳。尊德性而無停機。惻隱常存。視物猶已。是以為事所使。為物所絆。見而民莫不敬。體物而不遺。物各付物。而忘我已。上形容歸宿。只見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也。衆父有形之始也。衆父父。天也。不能與天為一。必於人之優劣有分別也。衆人不能及。則臣必顯其缺。君必顯其疎。如此不為君道。臣

道之禍害乎。此正教堯意。謂堯能如此。則不必要缺也。堯之如天。如日。如雲。如神。蕩蕩難名者。蓋有得於此也。篇內事無與於被衣者。而序見被衣。豈以被衣忘言忘能。能使天下兼忘之乎。抑亦論齧缺。即

所以論被衣乎。不然。冗也。

深

義海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為其不

主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夏

可為衆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
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
不足以治天下也。若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
由不許其配天。何耶。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
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
為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頌齧缺
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之羶。而得以
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
以心求之。朱曰。內
聖外王。不可分離。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兒孫蕃榮不肖則多懼。富則多

事。御世久愛憎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

生萬民。必受之職。材成用非必受位但授以職者多男子而受之職。則何懼

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

居而穀食。鳥行而无彰。章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病老死千歲厭世。去而

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

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

人曰。退已。

鵠居穀食
即是鳥行
彰至殃一
韻問僊可

通義此亦後世之言欲破受累之情故示善處之法觀箕疇則富與多子非所以祝天子者然而堯之無欲亦因以見之矣聖人成德之極君子好學之黨堯請問封人曰退已此與接輿趨避荷蓀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蓋一機也不可優堯而劣封人**義海**大哉堯之為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其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九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言迹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俛俛直立乎耕

而不顧

通義聖知作法而巧偽生於法以致世降風移聖智者將欲何為因時之制要在因其良

孟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章

心而順導之庶幾反朴還淳之方歟再參伯
成子高歷堯舜禹三朝年歲不但二百矣

義海已上經旨

顯明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已無有所釋也無名也是一之所起雄有一而未形無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

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則於之矣既與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通義此以無形之氣發端示人當復其初也
形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修反德人道之

了解甚

當然也造化之始冥冥漠漠無也何所有乎
何所名乎萬有生於一無此無乃一之所起

一雖起而未露正萬物所以生之本虛靈

之竅也此無雖未形露而其機則燦然之矣

已具於中而有不得已者活潑無情無勉強

無怠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所受之命

其運動不已適然一雷則成物之生理也物

既成矣形神合矣則生生之所成為我之形

於是百骸所事皆有法則所以保護此神是

天能也故謂之性慎獨曰修外歸曰反性得
其修而能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
初本來之無渾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
無物不容如此而有言皆天機之自然合於
鳥鳴之機矣其聲既合於鳥音則與天地合
德矣其合於天地者緡緡然如水之流如絲
之績不息不驟豈非玄同之德而順達宇宙
哉自有一而未形至各有儀則謂之性言一
起於無而成萬之故自性修反德至大順言

萬法歸於一無也此惟

全赤子之心者知之
義海一氣未兆無迹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以名言是為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居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為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覩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為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惟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觀世俗以此為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物各有生理惟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修今謂修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

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即鷦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為合非有心有為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緝緝若昏猶子母氣應啐喙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泰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天下至順莫大於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有所依拋

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宇

若是

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

相

以自

勞形怵

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

患誤

援狙之便自山林

來。丘予告若。汝衆人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形具无心无耳者衆。多有形者與无形神无

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止也。遇其死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通義

仲尼以爲放古爲治。因革不苟。如辯者

分析。堅白同異。昭然不隱。是猶用人謀也。故

老聃謂以技能相易。但拘係其心。徒使之勞

且怵焉。如執狸之狗。以能而成繫縛之患。援

狙便捷。雖深居山林。亦爲人所計取也。人所

不能聞。不能言。卽下文无形无狀者。反其問

之。可聞可言也。故又歎具形骸而昧於神者。

舉世皆然。形神相依。相成者。曠世而罕見。誠

以此人隨所遇而安之。而其中之所存者。有

非遇之所能限。是以所務因於人情。而其順

物則忘天忘已。則非人所及也。故曰入於天。

義海今有人焉。若相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興教化。以導民法度。不近乎人情。教

化不循乎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

所謂離堅白。若縣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

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

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囿。以相易。以技相係。而

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援狙出林。皆以能

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

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名處。以啓

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

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徃徃皆是也。有

形者。人无形。无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

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

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

惺郎

以為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平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為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

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

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勉彪彪然驚曰

隙

已言有心之害道

睜目貌

許逆反

然驚曰

勉也

半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

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

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

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

德而心居矣

通義

按迹因其標榜之迹而按隙也言其風

動於此被於彼之謂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

也溟滓無志而甘下之意欲同乎德

所欲不踰矩也如此則上下心安矣

義海

有為而化

物者其用勞無為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為而化者滅賊

生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四

章

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撓。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而奚必尊之爲兄。溟滓然弟之。其溟滓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拂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云。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掇掇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曰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印

仰

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

溢

湯。其名爲槲。爲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

也。子貢瞞

謨官反

然慙。俯而不对。有間。爲圃者

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誇大獨弦哀歌。以

博學賣名欲求以治天下也

心放不知

音誤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四体不勤

近

汝

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音音

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

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

意指孔子起下文也

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夫子之意子貢錯會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此人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

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

此亦由先難
此亦由先難
此亦由先難
此亦由先難

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

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從

專事於心

句法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

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道

理會

管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渾沌之術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

此人不然實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而無以手
者皆為一
之也
此則
下
教
情
有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通義

神之所在怠惰其四肢將近乎一身不能保也。不自得若失已也。不自反不復常也。風波拙蕩於世故而不定也。假非真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滯於一不通於萬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守其心不屑於物也。即其見一二分內外偏蔽矣。不通於二不屑於物。不明明白矣。是以知其非真修也。渾沌之道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不離世俗而已。若此人者離世絕俗。汝乃為之實驚駭耶。且渾沌之世用渾沌之道。今非其時矣。何用理會其術哉。夫子貢昔之所聞者修德之指也。事求可。可欲之善也。善以爲質而要於信以成之。此正通於一萬事畢者也。不亦用力少見功多乎。惜乎子貢之用其知不於動而未形之幾而馳於機械。猶幸漢陰丈人之一斥折衷於尼父也。

義海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沉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名。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畎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師其勝已者在。我者而已。

海盡處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

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敘事

議論

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
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
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
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超音超乎若嬰兒之失
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目

通義卷五

文富

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

此句言人事

成功

至人忘已

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應滅亡

通義

諄芒苑風大壑皆莊子擬名擬景以發

胷中之蘊者芒猶茫也多言而出於渺茫無
心之言也風出於苑有限之用也橫目惟人
之目橫生於面造名如此亦其察庶物之審
也聖治乎一問即乎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
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上
神乘光神騰出於日月之上故曰乘光雖有
身實無身也故曰與形滅亡率乎天性而不
矯揉其情其樂即天地之無事蓋樂者安而
無累天人之本性天地樂言胷次與天地爲
一其樂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
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
即神也謂不可以形骸觀也

浩然齋

通義卷五

文富

文富

義海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注
酌不形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
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
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物理
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為
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
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
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動
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
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其德普矣若
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
有餘儉則容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
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
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
於外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
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
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
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

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
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
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
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
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
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
又明其所
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髭音病

浩然齋

此字

此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
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
如野鹿。正行守已待人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
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
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
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

此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此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
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
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
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引喻必聚眾詞其指必不同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
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
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
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
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孟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子

此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也而或又

生白雲
陽壽之
朱祥如

孝也。細里。而。生。而。時。

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乞 〇

義海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堯子不肖

末俗之澆薄。覲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有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卽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爲至德之世歟。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誇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謠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聖人亦無如

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二人垂踵惑而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乎。雖有求至。其可得耶。知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厲人
此亦仁義
說同

柴柵

曰五臭薰鼻。困憊音日中。頽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長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繆繳。睆睆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解曰

此篇言有盡而意無窮。善學者當得意於言外。厲人之恐。非其好惡良心。乃軀殼之念。取舍汨心。失其無知無識。順帝則之本性。故以大木所遇。貴賤不同。均於失性。繼之餘義不贅。

義海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已。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存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褚氏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

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剗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鬻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畢，寃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

爲樽滑心，蕩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楊墨之苦，嚴難爲者也。至比之鴟鵂、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以明聖道，世世稱之以爲功，不在禹下。余於南華亦云。

天道第十三

陰陽無停機

不傳帶

位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德

過化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爲也昧。茂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銔。拊同心者，故靜

非曰靜也善
生善字當爲
一句讀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是其是能之人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始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久汎論

處上帝。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有德無位。創名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

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

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

神

神

形骸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

獨立

妖孽

靈不成屬

反

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

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復論帝王之務已畢篇首此句

師法

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

存

終身

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

然亦無辨

故使

不忍信

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下與

體段

故使

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故施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實無爲焉

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舉證無爲焉

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先後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體統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設施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可失示大義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哀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
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即人常情而變之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

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何以見之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生芽別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
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
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

最上起下

此下之非遠也。相因相續之意。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刑同後於此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

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仁賢

德得所位

安分是以

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

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先後

本末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

道德

反

天

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

見為臣為主

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

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

引證結

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哀憐

喜愛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

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

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

之以如

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

聞子之言我其

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德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

德

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

而已矣。

通義

以靜虛立意，靜爲本，婉然時論，善故靜。

義通曰：此保身天

一言足蔽天人不二之義。水之明與平，以靜也。惟明惟平，故燭物而人取法焉。中准猶射禮設中之中器也。虛靜恬淡寂漠，無爲從靜中生，出其言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者，言修德而復於無爲者，止息於恬淡寂漠之天，則

本體純陽如乾，而無一朕虛也。流行變化萬感從此而應，無間可容髮實也。流行感應既

無髮可間，則其先後抑揚親疎尊卑，物各付物，莫不得其條理矣。又曰：虛則靜，靜則動，動

則得者，言廓然無感，寂然如鏡，靜也。本體虛明，設有有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是動也。其應出

於無心，不失本靜之體，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曰動則得也。憂患不能處，世之憂患不能

沾惹於其身也。猶曰：聖人不避憂患而憂患不近聖人也。整萬物而不爲戾，二句卽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和者合也。天樂者和之所生也。波者水之揚起者也。因感而生同波，

喜怒哀樂無情也。無天可怨，無人可非，無物可累，無鬼可責，皆言體道之功，非效驗也。堯

舜問答天合人合二句，猶孔子願從而後之意。人合乃所以爲天天者主意，人者工夫，善

讀者當會而通之。

三

浩然齋

通義卷五

三

夏

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爲皇下爲王者是也其自爲則入而治已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爲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鏡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準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漸盡而莫救可不哀耶夫欲求所以完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爲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爲君爲臣無不合道進爲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

無積之效也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所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明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卽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爲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卽同德同波之義一心定而無爲天下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體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夫以天地爲宗道德爲

主者豈有他哉以無爲爲常而已無爲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爲有爲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說能不自爲無爲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此無爲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生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道以

考實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細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演上文餘意云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無爲而爲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而爲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而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目前所爲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闡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所著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少

意作噫
讀美
也美者
言美多也
後對先
即前篇
先後
先者本也
厚者末也
前篇多五
末者然居後也而非不先也

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反覆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起議論
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網領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生意間斷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
勿愷兼愛無
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
近
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
養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

中其說
然似不
先不后
而中其
說也不不
為色也
死為下
不性形
名之瑣細
而徒以仁
義為本
有元氣
之固久
也系本

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居謁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
者
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何終不許之意

通義此章大意籍中屢見無煩多訓但記孔
李相見之因耳其相聞必久故有相規相正
之言後篇則漸相同相許也藏書周室可見
正周之禮樂與春秋為天子之賞罰也十二
經春秋是也中其說半其言也後言猶贅言
非緊要切實之言可緩者也各親其親天性
也兼愛則作意市恩求名故曰迂意求無利
意即私也放德猶曰開懷放心順性而行邵
康節謂掉臂行是也擊鼓求子失其子而求
已非人道之常擊鼓而求張皇勞苦貽笑於
人耳且以驚動世俗正
倡仁義以亂人性之喻
浩然齋
通義卷五
三

新據之除
始自中也
子下之役
字如用

義海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其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恕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修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

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跟厚皮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妹同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

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

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呼牛呼馬

昧

注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三

文

机字下句

机也机也

以竟有人
焉向其
主旁也有
不焉其人
之有焉盜
也盜者指而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

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氣岸而目衝然突視而頽

頽然不俯而口闕然欲言而狀義然自許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發也而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

信諛使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觀視也即示義

通義此與老聃死秦失吊之一章皆在言外

見老子為人所愛敬此言饋遺之多也食蔬

之餘棄於鼠壤暗處是不愛物也食品生者

熟者見在已用不盡而又收積不已是貪也

漠然不應不可與言也服猶行也謂吾所行

者乃人性之常道非以舊嘗有此格式而行

之者猶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繫馬而止

言坐馳也動而持舉動莫非矜持也發也機

察而審言動莫非機察之心而且精密猶曰

刻核太至也皆用其知巧自以為得故不覺

顯露其驕泰之狀凡此皆由於爾衷之不誠

此等人雖在曠野無禮法無知識之地亦名

為竊蓋以不盜物而盜情也此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爾獨不自知乎去此而後可以語

修身也
義海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蓋謂
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
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
滿前狼戾也昔人入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
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
以不應應之卻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
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
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
坤

浩然齋

通義卷五

三

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
 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
 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
 常如是非以擇守為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
 徒履不躡跟也其行勿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衝則奔突顛則高亢口闕則欲言而未出狀
 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
 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以察為明也知
 巧而觀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為
 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為盜竊之行蓋
 痛鍼成綺之失老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廣包涵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其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楫音柄

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

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

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

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

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何也為其貴非其貴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通義此亦後人托爲莊文以敷演道德經之語。即末二句可見大不終小不遺。猶言莫載莫破。大小指物也。形德仁義言道本不可見。顯露於德而爲仁義。故曰神之末。奮棟起而把握事物也。審乎無假。言其心惟精察乎性真之無待假借者。是以雖遇順利亦不貪逐。其應物雖極盡其情。亦惟自守其本真。卽知雄守雌之意。世之所貴者書一段。讀書者可。以深省其末。曰知者不言。虛靈之體不言也。言者不知。形聲非虛靈之體也。世皆逐形聲而忘形聲之所自。故曰世豈識之哉。尚冀人之內觀而識其本來之神也。此與道德經語。

同意觀彼此上
下文當自知之

義海夫道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神化之末。惟至人能定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能遷。窮物之理而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哉。惟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敘事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和順之發

此謂意之所隨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劑量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

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者誤

起則作結句。前疑詞後決詞。詞不易而意自不同。

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通義

此承上章貴言傳書之弊而指明之也。書者言也。致用之方。存乎獨覺。不能自言。況

可傳乎。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夫

木理之堅脆。運斤之重輕。前舉不虞乎後舉

其疾徐。甘苦之節。惟自知自用而已。豈能措

言。豈能傳人邪。卽此而觀。知古人之不可傳

者。在我則糟魄。乃我醪醴之所出也。得意忘

言。古人可不死矣。修己者將何所從事乎。

表海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

所表。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而明道。迷者舍

道以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

以粗論精。卽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

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

卽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

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

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

容以言盡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

其可以言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捐捐於推

鑿之間。而勞勩苦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

合天。得其所以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

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誆誆乎紙上之糟粕邪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人泥像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回視挾冊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末後欠桓公領悟語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褚氏總論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混融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

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爲而畧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在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惟至人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

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滛樂而勸是。風起北宜作無方。一西一

東。有

或作在今擬作下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

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

通義此猶屈原之天問。欲人反觀而知天機之在我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問以知天。答以知人。天依於人也。六極只是十二支。五常只是十干。合陰陽而言也。寅至卯而木極。巳至午而火極。之類。十二辰皆有盡處。故曰極。五氣順布。自有不易之度。常猶經也。不當指人倫餘說。尤與天道不貫。此言天運不爽。君子當尊奉其消息盈虛而不違也。

義海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所以運處往來人則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絨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興邪雨爲雲而作邪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嘘吸之邪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舉問之人或以爲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卽彝倫敘數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以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充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趨義自昭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上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

上陳詳道
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

擬不及孝之象

至仁無親之言

有心易無心難

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

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

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

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

焉。是以道不渝。

仁孝何足言不疲

通義大道之常太虛無朕有仁可名有孝可
見皆有心有跡已為道之一變故曰自勉以
役其德也過孝云者包括之謂不能盡仁則
事其親必有所不足故曰不及也忘者不係

念也人子能情如赤子不貽親憂親自忘我
矣天下熙熙莫知帝力天下忘我矣至貴至
富至願乃天之與我者性焉而已虛靈不昧
萬有從出豈不貴且富哉內重而外自輕故
爵財名譽忘之若棄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是也莊子不悅於仁之問
乃啓以道之常必也德遺堯舜而不為

義海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
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

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
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
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
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
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
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
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
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時雨長

老子

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爲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功蓋天下而不知其自巳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八者爲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爲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爲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狀惑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生成次第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春秋冬夏條理常度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

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

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

緒

儻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

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沌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必遙反。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通義樂由人心生者。人和而後天地之和應此樂之本也。故乾坤八風以樂而宣。咸池之

樂非後世所得聞韶舞無傳僅存於齊況上古乎此殆方外天民或有聞其言而傳之者莊子挽世還淳之志不得慰又惜古德之不作故書此以寄無窮之心惺惕如曉曰懼非恐怖也心形坦蕩曰怠非惰慢也恍惚無稽曰惑非疑二也懼怠惑非一時所感蓋黃帝進德之階歸宿於愚其曰愚故道所以示道不在知識也不自得忘其心知也汝殆其然喜而訝之之辭猶曰汝乃能如此聽哉其間精義非余淺陋所能及不敢臆說此篇論樂全不及器正謂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

義海

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

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胸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後造平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

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院以物爲量卽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法天行之健而自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怒呬也林樂而無形卽所以怒呬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爲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入之道性

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目前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入事合上周魯非舟車與。成春秋時今斬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
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三喻不知物之用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稱誇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梨橘柚。四喻不知物之體

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五喻不知人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
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
狙之異乎周公也。六喻不自知故西施病心而曠其
里。一作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
里。一作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
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通義此篇六層設論大意只是因時制宜自
量材力而已其文理次第秩然可尋昧重於

夢蔽漸深也。蘇爨芻狗夢魘自息下乃釋其故以見芻狗之當燬不可依棲也。舟車言隨時桔槔言隨人相梨言當可此汎論也。後狙強以不欲言不能知人里曠效跡失意言不能自知此直指孔子以實其取窮之故。

義海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法度所以適時也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譏夫子而惺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昧也而猶遑遑然覲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強後狙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子昧音米物入眼爲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獸也。

音一琰切成法師疏直作

魘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知天命有此知即我在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亦見我

意其自許而不就正也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

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道不可傳之故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何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所以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

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久處。觀而多責。借路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

於義。以遊逍遙之虛。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

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

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

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

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

用之。故曰。正者。正也。政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

弗開矣。

通義此後四篇見孔子入道之漸。中無主云

云。言志不專。則道不疑。外無法。則事不達。正

猶政。聖人不強聒。不自私。蓋以常人之情。有

成心者。不能虛受。能受善者。其中必虛。虛則

主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四

汶

下疑有缺文意言久處仁義則標榜成迹迹有可見則趨名趨利者皆因之而起責望之心也蔬食曲肱飯糗茹草苟簡也無所鑒以闕不休畧無懲創而役役於所務迷而不返也循大變則苦心志勞筋骨等意無所湮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意用之用八政也未二句諷孔子言凡人聞此而不信者其天德有蔽也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何由而可得道乎**義海**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爲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惟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斷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

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遙故無爲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遶乎前夫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毫私僞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爲是而不讓操慄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惟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爲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穽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_{子孟反}膚，則通昔_夕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通義 此旨屢見不復詳。凡動情者，不論小大，皆足以亂自然之性。負鼓求子，不論得不得，殊非父子相安之常道。鵠烏白黑，不由浴黔以喻自然之質，無取於好惡毀譽者，令人爽然。今世以呴濡爲事者，病在不

義海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播穽眯目、蚊虻噉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盲。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玄德不失矣。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建鼓以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烏之質，不待浴黔而白，黑之實亦不必辯，雖在衆人知之審矣。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今世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

子貢

不自得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意或規而不合也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老聃哉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

聲應二字相顧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讀者

胡解

精義

在文句

胡解

情非以喪服為言也自為種而天下而字本

於字傳錄之誤也言自立一種方法於天下

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作始有倫而今乎婦

女言其立法之初亦自有條理但法久弊生

相煽成俗至於今則皆以順為正莫非妄婦

之道矣蓋丈夫者綱常之主苟無自立之志

而惟順從於人則婦女而已曰婦而又曰女

豈聖賢所忍言天下古今亦豈有此俗哉

義海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

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

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

者也故古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為喻非夫

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

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藏用更相

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尸居龍見則冥冥

而見曉淵默雷聲則聞於無聲發動如天地

浩然齋

文

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出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王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心一，以致使民心競，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畧，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天，有心欲順人，自為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強天下之從己，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三王之知離性未遠，然猶倖日月墮山川而惜於蠱蠱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其名聲可知。況後世任情識而恣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治國不以知之福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聃云

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並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此下條
不可性不變
命不止時不
應色同音
為其親而
為其親而
子孫有

天下
國一
子孫
不為
後

浩然齋
通鑑卷五
五
汶

人有心自
兵有順
殺盜非
殺盜非
殺盜非
殺盜非
殺盜非
殺盜非
殺盜非
殺盜非

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人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麀蜋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

耳種
楚楚
楚楚
楚楚
楚楚
楚楚
楚楚
楚楚
楚楚
楚楚

勝言
孔子之
孔子之
孔子之
孔子之
孔子之
孔子之
孔子之
孔子之
孔子之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

浩然齋
道義錄
五三
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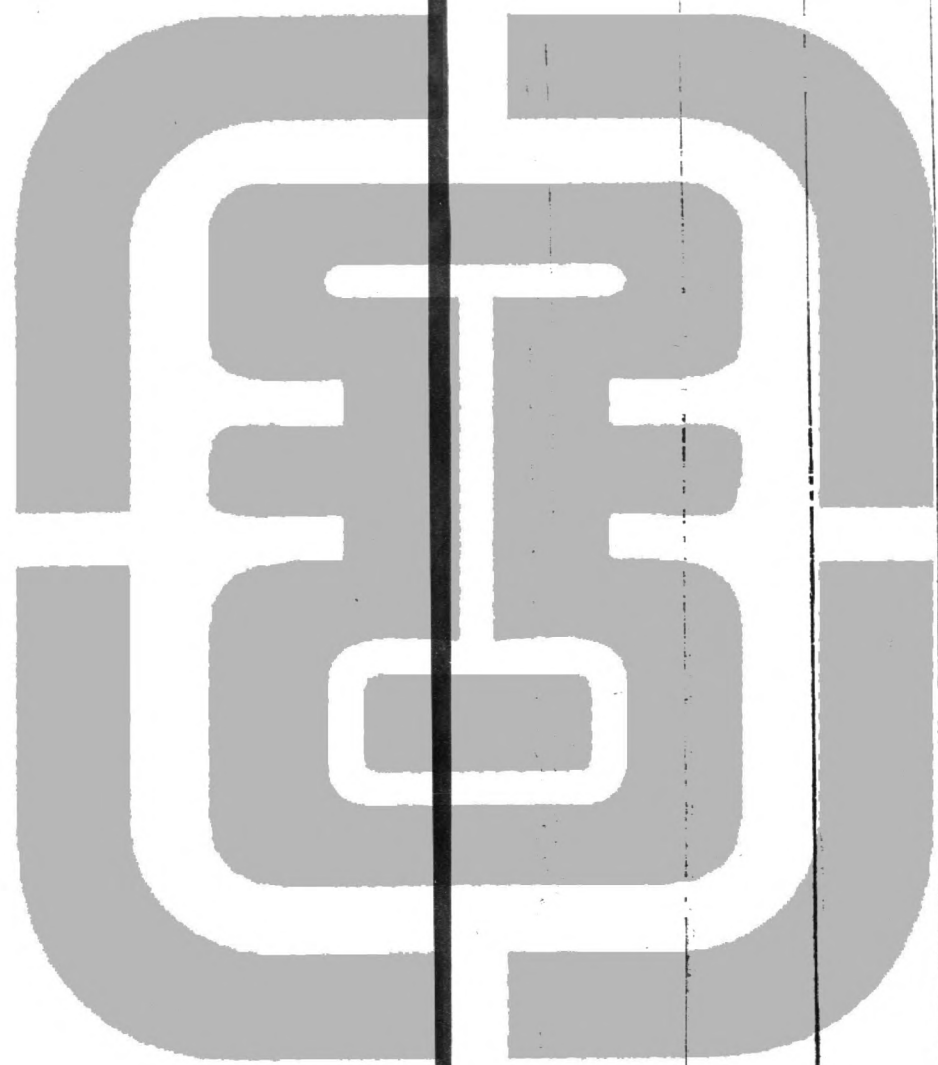
一而後
 產也
 鳥獸
 孺化
 魚傳
 漆代細
 隱者以
 代心人
 以厚胎
 化生之
 各世不
 歎而自
 然也蓋
 孔子之
 心者
 於老
 之三矣

浩然齋

褚氏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
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
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
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
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
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
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
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窮冥天機
停而五官脩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
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
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比已陳之芻
狗法度猶相反之粗梨後狙裂周公之衣
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
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
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
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
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泊聞淵雷
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

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
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
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
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
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莊子外篇第五卷終







六
莊子卷第六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輕非世之人。枯槁死而無悔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華作五禽之戲如此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過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論平易則恬惔矣。淡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流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者其覺無憂。也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

三字衍

生機內鼓

指實歸結

設喻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結

通義此章大意只是貴精養神。誠哉學莊之學者。擬而爲之也。善讀者。因言可以知人。
義海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淡。憂邪莫干。以其德全而神不虧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

言一氣之散，卽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爲，況禍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爲而實無爲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旣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死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鵠能無中乎？今人立乎教中，而不思爲避鏑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養神之道，貴在無爲，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行之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爲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卽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爲貴也，豈但于越之所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爲一天，卽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

引野語爲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褚氏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覬人之從已，無異乎穿井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修，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跡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爲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畱，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恬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枏藏于越之喻。劒之於身，輕重爲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

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
於神氣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
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
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
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繕性第十六

繕性繕性於俗

欲

學以求復其初

沉沒

滑欲於俗思

以求致其明

謂之

蔽蒙之民

古之

治道者以

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

謂之以

知養恬知

無為定神

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也德無不容仁也

道無不理

義也

義明而物

也

也

德無不容

仁也

道無不理

義也

親忠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

樂也

信行容體而

順乎文禮也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彼正而

蒙已德德則不冒

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當是時

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

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羣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

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

及燧

人伏戲始為天下

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

何明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濠其淳

散朴其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不平易然後去性而從於

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風俗

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

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

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

德隱矣緣上起下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

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

知而不發也應前至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

天下則反一無迹繳上起下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

者不以辯飾知復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此非王者之言又何為哉道固不

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

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繳上起下古之所謂得志

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

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

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

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通義此章原後世失其天性至於名實紕謬之故。足開俗學偏蔽。開其蔽而莫挽其趨。柰何隨時順應。要於不失已而已。繕性於俗。束於教也。生而無以知為者。生其心而無所住也。彼正而蒙已德者。守格式而昧其真心。則不足以底物。強欲為天下底。則萬物皆失其

性矣。順而不一者。起心欲順。便自不一。不故不安。不安必不順。沿流忘本。是生法度也。心與心識。上下彼此。以心識相角。卒至於亂時之不可止也。反一無跡。守其真淳。與民相忘於無事也。深根潛龍在淵。寧極萬籟俱寂。智窮天下。以知巧壓服人心。知窮德以已之。所明者。推極於言行之間。求無滲漏。是有心造作。非率性之自然也。此章聲氣體裁。皆類東漢。蓋因莊子少仁義而恥禮樂。故原仁義禮樂之物。起於良心。而狗名失本者之基。亂也。君子思不出其位。無所待也。今日深根寧極而待。即此一待。有為而為。非天德非王道矣。根不深。寧不極矣。杳冥之幾。聖狂微判。豈莊子之心聲哉。

義海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

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憎沉迷不反是滑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關人鑒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滯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遠乎道矣道以恬淡爲貴俗以華競爲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惟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奈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踈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然天性而不爲俗所滯者本初不期復而復正性之欲而不爲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修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爲學近思爲思聖人以絕學爲學無思爲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爍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相摩生火焚和而真性虧矣惟知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平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敘仁義忠禮樂忠字許郭註成跡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爲彌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原夫鬼神守其幽

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而不用非在混茫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爲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爲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爲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未孩大則能言笑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觀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伏戲燧人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已之遇不遇介懷此特爲世道而言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變

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竄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其所故有行性而召釁者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時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巍言獨立不離羣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他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爲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惟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當是存身危當是巍

褚氏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軼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虛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

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音渚崖

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

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

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

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

邵

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井鼃居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典籍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敘事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議論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_力空_反之多。解上文自少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_音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答前語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知量
窮知
學不
作書

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
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
多。知量無窮。證曠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
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

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
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音卑又
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
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
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定細大之不可爲倪。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德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

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

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
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
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
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
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
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
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

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

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

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

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自氏至乃
物之理
光韻

德由同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蓋以懷萬物其孰

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居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天壽不定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

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

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

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天然物則達於理

薄通近也
也移薄
城之薄言
非薄言水
火雲者
禽獸也

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何以至此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

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此所謂理也寧於禍福謹

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

在乎天知夫舊作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德

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疑德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致國之姓
昨日事亦
和者者

注得好

通義此承上章小識小行之意而明其病于道德也大率模倣首篇鯢鵬之論而枝葉加繁中間自細視大一段意亦精到可語大理即下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觀此結構豈能繼莊者哉遙而不悶二句外物不動於心也之喻讓在戰國時稱曰昔者則非孟子同時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一段去莊不遠反衍猶曰反復凡物有餘則復迴也儼乎若有君一段與仲弓問仁章意相似不位形形日衰而無以得狗名二得字強解亦可通但不若德字為平易耳謹守而勿失雖承上三句何能反真即此一言斷非莊子屑襟餘義皆明不贅

義海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故秋至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于海若者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形容北海之太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

國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鵬鵬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之歸而已矣辨論極致詳于後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足睨哉明今古之不停則此理自可見矣遙謂歷時之久撥調推移之速不悶無厭其所生也不歧無求益其生也修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分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觸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吾生何累於知何有哉自

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
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
之極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
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
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
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
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惟
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
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
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
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爲辨又何爵
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
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
之分內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
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物無貴賤已物
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此未忘也貴賤不在
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卽物所
宜也以至功趨之有無知非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
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爲常猶殊器
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一槩
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明乎天地
萬物之理者不然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
已汝必不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
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
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河伯未明
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趣舍爲問
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
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幾矣
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杜之於人福無所私
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
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毀無常處之
惟一不以形名爲定而守之惟虛其去不可
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矣
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爲不爲
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

變

則死生不足為累也。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尚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神從世。反要語極。則弗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羣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見月。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他問哉。

夔憐蛇。

音賢

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

謂蛇曰。吾以一足踰

反踰

反而行。予無

敘事

義象

如矣。今子之使衆足。獨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

踏也舊作

贈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義此言天機之在萬物各有自然之分非歆羨畔援所能與又解河海之校量也與大瓠大樽之義相近彼言素位此言願外故有勝負相形亦與莊意相左變無角一足而行紀在山海經目力乘虛高則天象遠則山林一舉目而見勝於風矣心則轉盼之間而再撫四海其出其入絕無聲臭尤勝於目申論遺之者心目歸諸聖人也目猶囿於形心則非形所囿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可形容故不言且欲人致思於此得其無所校量者而成大勝也

義海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夔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惟風有體有礙而實無體乃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嘘吸莫非造化之運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爲大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因材誘掖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教子路也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通義 此言入軍不被甲兵。以實秋水篇前知安危等意。而槩之以時命。以見君子之所守也。匡衛邑。宋甚遠。疑宋即匡。君子於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則安處而不去。知命有所制也。故曰由處矣。勉其安於所遇也。

義海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人。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富至貴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致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微。自知之明。何以與此。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音坎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音寒蚌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北海之鼃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巨刼反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通義

魏牟公孫龍事列子籍中。與此不同。蓋

二子皆當時辨士。互有得失。故紀載若此。列在莊前。或者牟龍二子學有消長。故此優牟而劣龍歟。此章大意只是形容莊子之書不易讀。非得莊子之心。不能讀也。亦以申明小行小識之傷道德者。以愚論之。莊子必不自銜若此。豈猶二戴之禮出於衆人之所記。故多攙入附會者乎。邯鄲之行。濶步麗容。動人觀而起人敬者。國能猶曰。國是言其行動之態。優於一國也。失故步而匍匐者。嬰孺學成人之威儀。則勞而至困。力不能支。是以匍匐而志墮也。

義海公孫龍趙之辨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失措。蓋

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故牟以井
鼃海鯢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
所有斯可以登天徹泉莫然四達始於玄冥
契虛合無而反於大通與道為一也今徒以
區區口辨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
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
上。此龜者。寧其死為晉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良是

此義知適性之為真
則名器非所負矣

義海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義甚真切蓋賢
才之士為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成功患
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
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

草亦
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
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

鵙鵙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

通義此二子相識之因後漸交密是以有過墓之悲

海鵙得腐鼠而嚇鵙鵙又何足以知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

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子字有針線

立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

濠上也。

在濠之上陸也人亦在陸有濠之下者水也魚亦在水以我在此上之知魚在此下之知各適其性也皆然

通義游濠梁正天機活潑中心無累時也見魚而契其性本無可言惠子還言起識遂生

辨詰循本者指點物游未言之時曾次自適故曰知之濠上也不在濠上不知魚樂見庭

草間驢鳴天機觸於無心者

兼海明已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昧已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

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問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辨視南華之壘若

不足攻豈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

喙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反求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

浩然齋

通義卷六

二五

汶

有也 智本 智也 初也 未也 本字求 對惠子 之論 亦下 論

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
魚哉再詳經文謂莊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
猶必也猶言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
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庶協經意
褚氏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
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
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
翻覆辨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
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蛇蛇風之
相憐喻人以求知短長為愧銜而弗悟天
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
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
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為要
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
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
見聖人之勇井鼃海鱉即前河伯海若之
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

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
猶餘子學行反失故失蓋以所短而希所
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
尾於塗中鵲鵲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
濛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
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
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
知魚之樂固無足怪怪而競言辨之末忘性
命之本者期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
之膏肓所以警世之學先生之言而媛姝
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
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士爲天下見善矣。顯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
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事在萬民家後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誵誵。

胡疑反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
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
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
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
相合。萬物皆化。芒乎^音芴^忽乎。而無從出乎。芴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
無爲哉。

通義此章大意言世俗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亡者故曰吾以無爲爲真樂又世俗
之所大苦未證以天地無爲而結以
無不爲也則其所謂無爲者可識矣

義海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
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
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
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
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有所下所
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杌則
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
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
皆疏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
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
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
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善邪觀俗
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樂矣而世
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
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
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
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
皆化人而無爲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有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吊反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物外逍遙者，情定於理，應跡無滯，固如此。莊之言不哭之故也。蓋就衆人之習情者而開諭之也。若莊之冒襟一了，便了，不必推求其歌者，蕩滌其槩然者，猶登木之歌，倚門之滌也。倚門滌人也。

義海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窅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無成，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毒眼覷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明，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爲喜，則亦不免於

柳生

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物外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槩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芒芴宜讀恍惚同。

寓言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肱，其意蹙蹙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

議論

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

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

焉。

通義：柳者，疽毒之名，如鰓腹人面之類，蹙然之惡，痛楚也。子惡之乎？憎惡也。故曰：「亡。吾何惡？」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言此身借太虛之氣，會合而有生。今柳又生於此，生之肘亦如塵垢之集於器物之上耳。人生曰：

「觀化。」今日化及我者，還於化也。

義海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畧而不論。

獨呂註偶與管見同，乃為說云：「柳者，易生之

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

無為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

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為植，在常情不

能無怪。然物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治之

中者，例莫遁焉。倘悟吾生之為假借塵垢，則

肘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親疎愛惡哉？

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

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休而化及之。

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

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身與化俱者也。身與

汶

浩然齋

通義卷六

三

莊子

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為無情者無情亦或化為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為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無適而非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髑音樓髑音苦然有形擻

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

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

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

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髑枕而卧夜半髑

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凡諸子所言皆人

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

子曰然髑髑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

四時之事縱同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

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髑髑深矐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通義枕髑髑而卧示死之不足異也所問五

言而謀復其生正人間之勞常情所迷者不能棄所樂而復生枯禪斷滅之見也皆非天機之自然也若然乾坤息矣順世無情免夫

太牢

義海南華致觸骸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觸骸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制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振忤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耶陳碧虛名此章為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將迎之見非孔意非莊語也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嚙里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

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

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鰵。隨
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
夫誆誆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
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
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
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
謂條達而福持。福福亦持之當其可也
通義此言世無大受之人使帝皇之道不能明亦所謂不是知音不與彈也

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強是皆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以爲反復其言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大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此以已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
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

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鼃。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蟪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得鬱

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

名為鵲掇。鵲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

醯。黃輒生乎九猷。瞽生乎腐蠹。腐蠹生乎

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

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

通義 生機不息無所不為入於機自有而無

也出於機自無而有也此舉一端以見之也

庸齋謂隘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者鼃

蟪之衣苔近岸則厚故曰衣馬與人本是草

却不明言此其

弄奇處是也

義海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

華舉差畧其文夫動化生植之理耳目不可

徧及非知性君子不盡其故也蓋極論物類

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

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

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為句次九猷

腐蠹次羊奚至清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

成法師疏乃從願輅黃輒瞽生乎腐蠹生乎

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醯食

醯生乎願輅願輅生乎黃輒黃輒生乎九猷

九猷生乎瞽生乎腐蠹腐蠹生乎羊奚

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

浩然齋

何明

整齊第加行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
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豹山海經南山
多貍豹郭璞註豹之白者貍程
是貍之別名貍文豹之別名也
此篇褚氏不爲總論意其指無不明也卽
其以至樂名篇首唱無爲繼以死不必哀
疾不足惡且意死者不願生則以有爲之
累明矣孔之憂顏益見有爲之徒勞不若
順物守己之不擾未引列子乞食一段以
見物化之無窮智慮不能測終於無爲而
後已也

莊子外篇第六卷終





役役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順應無情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形神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

不棄而棄

不遺而遺

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生稟臨了而留氣韻皆叶天字

通義 生之來去不可卻止。言氣機之往來有
一定之命。所謂循是出入不得已而然者。正

平者。心體虛明。必正必平。功造正平。則形神

湛寂如死。而甦是更生也。更生則所存者。惟

幾。惟神而應跡。不撓事與生。不必遺棄。而自

無累矣。心不逐事。即無累。形精不虧。四句足

養生之義。形損而全。精耗而復。則反本還元

去。敝就完。是能移也。工夫如此。不息日新。日

精漸躋純氣之守。命本百年。今可倍蓰。非惟

不失其天年。且又加於定稟。此命在我不在

天之意。是謂

反以相天也。

義海 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為也。
夫子既陳而絃歌。知知之無所奈何也。儻不
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
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卻。
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
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為。以其因養而亡也。然

有不可不為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為也。不免以有世。有為耳。故欲免為形累。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致精也。與天為一。斯其極致。與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為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人為。人遇物為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造化所不能役。此幽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為世為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履虛

首出庶物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

首出

例一句在下

知巧果敢是色而已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

死

盡

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猶制

無外

朕始

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

不移

不勞

和

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

始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

貌象聲色

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孔

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復讐者。不折鎡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
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
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真。

通義此列子以所知者設問。答以自決。亦以
闡道也。潛行於水也。造乎不形。無始也。止乎

無所化。無終也。不厭其天。不自滿也。不忽於
人。不棄事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
物不滯其太虛之

義海列子得風仙之道。故其問若此。以純氣
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

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仙則能守此
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
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
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
先者。物之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
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分。
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一情養氣。
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
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
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
鎡干。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况

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
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
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
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
耳讀者詳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_定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
謂乎

_{通義}此即事以演老子之言以見孔之信老
也承蜩持竿粘蜩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
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物定也厥株槁
枝言其形之不擾不反不側言其心之不搖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

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後字也非
沒字也役
即係也御
車者也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通義此與上章言習熟若性成此則言外重者雖習不能熟尤見忘之不可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弟

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
吾將三月。犧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
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
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
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直轉反楯之上。聚

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
之所異彘者。何也。

通義 鞭後勉其所不足也。入而藏有心晦也。
豹似之出而陽有心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
也。中央隨時顯晦。不以顯晦成跡也。畏塗之
喻。日用之謹也。牢彘之喻。名利之謹也。夫是
之謂達生。

無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痴僂承蜩用志不
分。似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
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
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
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
拔簞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肅齋口義。
同振拔之。拔。拔簞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
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簞。皆服役者所執。

中

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帳傳寫小差監韻拔音拂與斐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豚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輶畫輶車所以載柩聚當作敢才官切僕當作婁力九切謂殯於敢塗斐斐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敢塗龍輶以棹又云設斐斐斐同柳敢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輶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殯之生魂猶不為之豈有人而不如殯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嘔噦詒呼該

吐代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教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

此段可知氣可知病

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

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

蜚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畢神山有夔神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

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

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軼反引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

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通義疑妖而病聞霸而愈固常人之情或謂鬼之有無盡由心造此則迂儒執一之見達幽明之故者知鬼神之情狀易曰載鬼一車伯有爲鬼禍盈福謙謂無鬼神可乎此見桓公之霸有命存焉幾故先見或曰霸以得仲得仲亦命也尸蟲出戶亦命也**義海**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教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教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與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

紀消

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滴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

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通義此卽雞以狀進德脩業者之始終也具美質者初焉自大無所角而誇旣知養矣時

或逐於聞見養漸深矣神定氣充不畏外感
養既久矣則外感不辭而中存坦寂已忘其
機物忘其類不動

如偶動則物從也
義海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響
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
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
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
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
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
鬼神猶爲之欽服况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
爭而善勝者以此雞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
文作雞可闢已已乎亦通猶信言好也
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
龜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呂梁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音俱入與汨偕出順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之故實指素患難行乎患難未嘗不自得也

齊目然要
旋入汨自
往要清生
年之俱不
為私焉
齊也

浩然齋
夏

鑿

義海呂梁丈人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同無忤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與

之所成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

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通義此言因材而薦，各成其天任，責者非純心。歛神亦不足以盡物之性也。鐻者，箛簫之端，刻為禽獸形者，梓人小藝，猶以無外慕忘形體，不役於物，乃能施其工，欲成天下之材者，可知矣。

義海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齊以靜心，是謂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然而以天

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惟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為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疑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通義君子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至於自用勞神理勢必敗况馳騁於外者形神俱勞乎此言竭媚君之才以從君欲者失已傷物類如此

少組解妙
意深粹
往者而
未及

義海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通義此言忘之爲德以見無爲之境像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者爲方圓但以手轉不須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不必疑其無式而復稽考其中度否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故字應在句盡猶言職此之故也忘足忘要知忘是非起下會適句會者合也心與所學相融如時習而悅四體不言而喻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初尚有適之情至於無往不適則所謂適者亦忘之矣此之謂真適

義海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庸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爲盡善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徜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爲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通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惟問

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擴同

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

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

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汝

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繳今休歟。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鵠^{音晏}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通義此亦明小行小識不足與聞乎大道以表失言之可悔也。孫休志在要譽。非誠自修者。不遇而怨。小人之尤矣。慶子語此。至人之德。豈亦聞見自信。未臻身有之域乎。明汗者。自潔以明他污也。驚者訝所聞之異。遂至惑於趨向而廢業。是以仰天而歎也。不然者。知教當因材。不可躐等也。歟。啓者隨件開諭。漸次引掖也。養鳥之諭。義見前篇末。繳中復設

載廳樂鵠二論亦是文
藝中引氣充神之一技

義海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
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
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
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
爲有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
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爲可恃何
長可宰耶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攬世
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
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
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
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
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
所無以爲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達之
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

臾離也請觀醉者之墜車離者之於鑊干
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
造妙牧羊畏途在手鞭後而戒危說就喻
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真妄者多惑此
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止可謂諄
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
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有出非虞不爲
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
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
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
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
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惕
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
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
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鍾
鼓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
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
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莊子
通義此篇首言達生可以相天後至人潛行不窒至篇末皆紀事實以證生之不可不達也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莊子笑而曰。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此莊子工夫。問斷時。閑難而逐言詮也。出口即有覺。故隨曰。似之而非也。自指其言。似可免累。而實非免累之道。以其猶有材。不材之可見也。惟不以免累爲心。一任道德而卷舒。無我其感。應之有累。無累非所與論也。大抵物以資用。而受戕天也。非人所能庸心也。命定於木。用必以材。命定於禽。廢必以不材。其所取於世者。生質定之矣。惟無可用之具。則木不召伐。鴈不召烹。尚何材不材之足論哉。試觀天道之循環得失。不可以心思必也。

義海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狗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

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其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物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他音。今擬從去聲。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與人相遠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忘身无留居。忘國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且如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憚心之人不怒。設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通義居塵出塵此章之大旨中間舉名舉相皆指吾固有者寓言以寄意也送者自崖而

反猶老子語南榮趯以偕來者衆之意有人者我役物也有於人者物役我也二者皆非爲已之道若堯不以已役物亦不爲物所役則何累何憂大莫之國結前建德而復取喻以無心爲歸宿文氣便自悠長三呼邪之上當疊三呼二字此譬曲盡人情學者當知道不遠人者如此

義海狐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之爲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乎文皮之賈禍信能剗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矣到此恐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恩又安知義理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堊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

孫

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舟則可往矣
又慮幽遠無鄰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
畏墮於虛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
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
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諳熟者一旦棄
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
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於人皆不免
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
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
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遊大莫則
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
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更離居然不免於
患舊從居爲句諸解多因之
今定從離爲句居屬下文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
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
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
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而自窮故
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通義爲壇於郭門之外來者弗禁多寡弗議
也往者弗止無亦弗恠也蓋謂喻意於民而
聽民之自願是以今不煩而事易集也一之
間無敢設也者誠心爲國專一而不用智巧
况有大塗云者言抱大道以御事
則一而不設又豈持此小成哉

海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調陰陽國所當
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爲之則宜難成也今乃

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惟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迎來若蚤蚤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止從其強梁也。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辨况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賦歛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予

意怠

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

鳥也。𪚩𪚩音紛𪚩𪚩音族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德行而

不名明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

為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

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

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通義

凡序仲尼深造者必極其精純則知凡言其未至者皆其早歲求道發憤之時也觀論語從心一章可見孔子曰善哉以下非孔子實事蓋設言以見意所謂重言也

義海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為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處與上文

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貴故能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

音戶

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

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

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其今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林回，林木遭回，祿也。赤子怖寡，不知火之可怖也。故曰寡利。合天屬一段，誠足以開外逐之蔽，無揖於前，不修世俗之禮也。真冷，乃其令之誤，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孔子之困，皆有待於物之故。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為世道泛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寃其所以。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賢節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何能可逞

見剖心。徵也夫

此淺夫托爲南華之言。使南華而言此。何以爲南華。况原憲子貢之言已盡之矣。此復重出。况以比干剖心爲徵。尤見紕謬。魏王聞言而不色動。其賢矣哉。此章貶莊子而褒魏王者乎。正縻帶中結也。係履履敝而以繩約之也。

海外利祿而守志曰貧。無所守而氣餒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克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柎梓枳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邪。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
易无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问无受天損易
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
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
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

乎何谓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
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
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
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
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
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形義云云
也金匱
言見之
者人莫
不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通義 槁木槁枝非樂器也有具無數有聲無音而又能當於人心此正形容孔子聲律身度之意餘義皆明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與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似相反彼示人以處貧富之功者蓋曰富者不可誇作事之易貧者不可苦日給之難而此則以理勢論受於外者之物也

海 稿木槁枝皆無情之物歌焱氏風傷今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矯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

人益難也蓋天益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鵲鵲畏人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怪非所懷也人而不能有天曾鵲鵲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桎當是室本經多通用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願。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躩步。執彈而留之。總取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反走則驚異鵲故諄虞人逐而諄

雖遂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

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

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

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

異鵲感吾願。遊於栗林而忘真。其栗林虞人

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通義感周之願。忘機而物不避也。此何鳥也。

則逐外矣。噫。捐彈而走。即自覺也。三月不庭

自省也。此言饑渴之害。為心害也。心害

而身殞矣。逐而諄之。故曰以吾為戮。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通義自美則有所恃而不修於行自惡則常
抱歎而樂勤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不
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義海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况於惡
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况於美乎
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
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
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
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滓然後可以化物
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
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爲之治莫大於斯故用
以結山

木之論
褚氏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杜
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

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
亦熟矣夫木以臃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
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例以
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
一路猶涉淆訛以其似是而非故未免乎
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
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欲而無累去文皮
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
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歛而毫毛不
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無心應之至論陳
蔡之厄不若鷓鴣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
彈乘之此皆逐於物而忘其真故不免乎
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
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不待外物矣
衣大布而過魏王繫槁枝而歌焱氏明處
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
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
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一真自如者也故

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子方名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性實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非無道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通義數稱者。因文侯之造詣與之相近也。稱道數當。論大道而得情也。爲人真者。言行率真。無一毫造作也。葆真。善養其天賦之性。不雜以人僞也。上真。見於外。下真。守於中。者意消。無道之意忘也。上言物。下言人。惟無道也。故曰。物惟其消也。故曰。人此以善養人也。**義海**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

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朱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得虛綠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恆度以容物正容以悟人此爲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絕學爲全真悟魏爲身累則知忘位之可久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况於親炙規誨者乎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通義此見魯人久習於儀文務於聞見而孔子獨出乎流俗也規矩禮法也龍虎文章也諫似子道似父自賢而好爲人師也魯國一儒與此互發語而條貫默而道存孔子也

言海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聖人教人務脩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

常鼎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

席乎目繫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其不若反。

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

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

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有爲

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步也言也
 馳也言道
 也有足
 德塵也
 不言而信不
 比而周無
 無害誦乎
 前也
 仲尼欲類予
 反時明道正
 廷辭而失之
 而道不及身
 之明也故曰死
 亦須之此段重
 命下筆必死

浩然齋

सुभाषचन्द्र

三

新回以馬狀夫子故夫子二露一馬字出來

通義此紀孔顏之授受也步趨馳刑行言辯道行也由緩入急爲學而倣於形跡見於事功所以瞠若而覺夫子奔逸絕塵也此形容仰鑽瞻忽末由之意回之倣於形跡心死於物也故使之反觀心之所在又即天運與人事相符而不息者以日爲準以起萬物之於虛靈亦莫不然太虛之靈熏烝和煦充滿宇宙生生化化莫非此所成此所謂命也知幾者知此命有定惟素位而行不能計乎將來丘以此之故所以此生與日俱躋而不敢將迎也人苟相親以形而失此天性其不可哀乎汝之所學皆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汝乃以爲有象而求之是求無以有也唐不壁之屋肆市也鬻馬者於此而聚既鬻則散而無馬矣此虛室也乃復求馬不亦謬哉服醒而衣之也吾之語汝者語過而忘其所語矣汝之聽我者聽過而忘其所以聽斯則虛靈之體也至此汝無謂無栖宿而生慮此雖

忘其知而湛一無知者千世而不變也此所謂物有待而生死日夜無隙者義海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楊子所謂頽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日夜無隙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旣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中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庸齋說爲近又疑當時闐闐有此名如京師馬竹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順之知有不亡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入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群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熏然夫化機之不可停群生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者常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新沐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

父母未生前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

不能言。試畧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陰根陽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

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消虛。

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

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造物者孔子

曰。請問遊是。作息於此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

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蓋以喜怒哀樂不入

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所存惟常性耳 天地之內得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身外所司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

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藏密古之君子。浩然齋

子子。浩然齋

孰能脫焉。不修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汭也。无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如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通義李孔之授受莫此爲精。吾師乎。吾事乎。議乎其將。句其者。指人性之原。天地之根。柢也將者。自無而有。將然未然之謂。蓋以性之體不可言其幾畧。有可言者。陰陽互感而萬物之生無窮。其幾不可見。不可窮而實爲萬物之王遊是者。心盤桓於無朕無方也。願聞

其趨向之方。得其所一而已。貴者至美至樂者也。得至美至樂。則死生禍福與所隸之事皆不足累心矣。已爲道者。解乎此。言神明之舍全體是道。而無我者。惟解乎此而已。偃至言以修心。指前不能知。不能言爲至言。伏於中以默。自修不忘於修也。老子猶然。孰能忘修乎。不然者。謂修而至於無修。非不修也。醯雞醯甕中之蟻蠓也。包覆於甕中。自安於小。不見其大也。

義海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不知有物之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游乎至樂。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所生有萌有歸。人之生死不可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

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而有餘
動而曰心入塵垢無不達斯理者涉變而通
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
空何易水易數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
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
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
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修爲而物自歸
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
斯其所以爲大全也與此章要旨在生萌死
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充
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爲死生轉移且人處生
死之間上知下遇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
厚葬比比皆然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
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
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南華亦嘗
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
無氣雜乎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有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四時也又云

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
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
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
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湏自
悟所謂說破即不
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
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

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通義此見當時信莊孔爲真儒也。前胙篋篇中謂陳成子傳世十二享有齊國。此言見哀公與陳恒同時矣。計其壽將幾何乎。余故謂外篇雜篇多後人所擬而附會之者。**義海**南華以世間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胷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桀跖。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

牛

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若南華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通義惟思盡職。惟恐鯁曠。何爵可計。何祿可籌。故飯牛而牛肥。撫國而國裕。正易地皆然也。謂無求在平時心也。盡職在當事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僊僊然不

畫

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通義 砥筆和墨。矜能逐技。於目前不趨不立。神營景色於圖外。是故謂之真畫。若元君者。亦可謂知鑒別矣。受揖不立。領畫圖之意。遂返舍也。即砥筆和墨四字。決非漆書壁經之時所作也。

義海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工技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足者。內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臧丈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其釣。自別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

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而占乘駁馬

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

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

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不屬鯁音斛不敢入於四竟。不屬列士壤

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不同之量

鯁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

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門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敘事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无言。夫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湏也。通義此非知德之言也。文王用機械。仲尼苟

斯湏雖鄙夫猶羞為之。何以為文王。仲尼

義海壞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群

言不養徒眾。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

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

者。邊疆植木以為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

散群。則撤戍罷兵。憐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

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汶水。竹

田曰篁。桓以為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為可

據餘義。備見諸解。

伯昏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通義

事見列子。此亦述之者。御寇自表若此。可見道無終窮。學之不可以自滿也。

義海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易者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慄。當發矢。當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悚汗而不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為極至也。然亦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寇著書而自貶。

若是何耶。蓋抑已所以尊師。所以尊道也。與彎射羿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燕証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為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太矣。而况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先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通義 此章只是敷演老子既以與人已愈有。一句義亦散見於前。趙孟之與奪人已之得失。一無可以入心者。彼指人非指造物也。

凡君

義海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為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為在我。則無造物。以為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得失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在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此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敘事

議論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通義此亦實上章得失非我之義而指點却

明矣楚王與凡君坐王心猶未亡凡也左右

三曰凡亡欲王不禮乎凡君也楚不

禮人楚先亡矣故曰不足以存存

義海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已之存知

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

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已也已重於國則雖

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

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

國位而况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褚氏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

而天隱德潛而不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

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

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

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繫

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詁之間

顏子歎超逸絕塵瞠乎在後則大化密移

盍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騁遊乎物初而

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

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

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

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

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

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則以衣冠取人

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

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

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

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

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

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

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

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斤八極死

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庶為極則不

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

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_{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_汝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

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虞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_汝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

神奇臭腐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汝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自其有條理也

此章人名地名皆擬爲之者。大旨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敷演老子知者不言。得意未歸狂屈而不舉。無爲謂終於無言也。無爲謂不知。答守虛而不逐。問乃所以爲答也。狂屈忘所欲言。方逐問而即還守虛也。皆所以爲知者之外求也。黃帝之答。落言詮矣。雖其知無安得。皆本於無而聽者終入於有。是故不近也。自此至篇末數章。頗精純。

源隱奔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爲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荅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闕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爲狂而全者也欲言而志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無思無慮無從而已真是則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吾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無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爲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後役則爲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成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且聖人貴一則混然無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爲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

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通義此旨已散見於前辭無隱奧扁然者去
去不已之意係以固存蓋曰生死相代往過
來續之物自古如此由於造物之精常
如此而無去來也觀天法天之自然也
義海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為无言
之意首三句即是大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為
不作如木偶哉蓋為出於無為作本於不作
若天時之運行地氣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
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變化榮枯形狀
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為之者此所謂根也扁
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
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
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
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
而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
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以知其根
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
天矣今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
上文於
義為優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
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
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
去之曰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
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
哉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七 信

多形

通義此與孔子見老聃新沐意同睡寐非昏然不覺比也心冥意契形神俱化也正形四體安舒也一視明目而反觀無他見也天和猶曰太和元氣全也攝知收斂覺性也一度氣止不素也神自己神明也如此德潤身道為廣居矣若造於此則瞳凝定何所似乎殆猶犢雖視而無意乎師言未竟而弟子忘機言者聽者同此洗心之功也肅齊謂此二人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彼忘聽此忘言疑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通義忘形骸泯知識者而後可以語乎此此紀古昔君臣之為師友相礪者如此既知為氣則其聚散無常成人成物皆適然耳胡可得而有耶

義海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日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

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無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憐子愛孫之惑。惑破始可愛身。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為人脫羶解鎖之要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搢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无門无房。四

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

出必歸

堅強不息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此

不高。地不得此不廣。日月不得此不行。萬物

不得此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

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

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

者。暗音醢於異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湏

舊遺

天下設

未生

外莊與於內

已脫去

盡

附餘

棄

史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且果亦有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神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

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解其天殁。反。敕刀墮其天袞。紛乎宛

乎。冤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

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明見无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此之謂大得。今天

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蔽有理一句

不類蓋舉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

殁天袞猶曰天刑蓋以人之甘於桎梏如

矢之在殲袞亦天限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

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

必復其無知無爲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

道此章不若

新沐章精粹

義海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

之有生於無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

三之義來往無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

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

浩然齋

文

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
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
矣此章首所以先令培繫知慮而後告之必
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淵巍巍終始
萬物運量萬物而不匱雕琢衆形而非巧也
物往資焉而不匱至無而供其求也此其所
以爲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
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人之形而無人之
情將反於宗游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
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之湏臾奚足以分堯
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
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
則順之不忤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
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
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
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求
離乎自然之毀泰也若以理燭破則毀泰自
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邪不形之形

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
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
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
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
量萬物而不遺碧虛照散
人劉得一本作不匱義長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

問其間之
也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
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
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
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彷徨乎馮閔。大穰大知入焉而不知
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
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

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通義

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猶司市之

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流。雖

曰至下。亦市價之所在也。惟無固必。揀擇之

心。何往而非至道。且如今人之言曰。周曰徧

曰咸。三者雖異名。而實則一指也。若無固必

而游乎太虛。視萬爲一。而論之。則無跡無爲。

一惟澹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

寥無感者。吾志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住。

萬物之來去。無窮而吾之應。不留逍遙天壤。

通明無際矣。蓋生物者。非物也。何有所際。惟

物則有際。試觀天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跡

也有際者也。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

則道也。豈有際乎。豈謂瓦甓之

類。非道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義海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

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下者。

浩然齋

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
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
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有存
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
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
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具矣混三者而遊於
無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
調間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無往焉而不
知其所以至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以至不
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
者道也與物無際道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
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
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
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全從源趨流出乎
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
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
散則安知使然之極
不歸於自然者乎

老龍吉

阿同
何荷耳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

戶晝暝何荷耳日中參音奢戶而入曰老龍死

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剝然放杖而笑曰

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弇聞之曰夫

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

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無聲於人

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

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
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
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
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
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
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
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
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
不游乎大虛。

通義道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言即狂妄也。
天非呼老龍。猶今人忽聞異事。訝之而呼天。
也。夫子君子之稱。唐虞之世。尚無之。況又古
乎。於是者。猶言是即也。因此而知上古之論。

同也。泰清無窮，無為。

義海：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世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興，嘆弁斲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能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為合道之真，真非知道也。特見道之無而未能無，無也。泰清問無窮，無窮不知也。又問無為，無為知道之數而已。乃問無始，無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肉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者。」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叩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無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行，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無問而強問，是問而窮道無應而強應，是無主於內。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

之不通義當是印詩瞻印
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耳

光曜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通義：及為无有矣，此有字指上文予

能有无之有字，謂無其所有，所能也。

義海：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

無有則損而至於無為，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為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

若望洋而歎也。予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得而無。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羨其不可及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通義 大馬或曰。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精於藝。與庖丁解牛義同心。純而已。**義海** 捶鉤之於物。無事不用。世間之用。能無有之。謂也。非鉤無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無。

冉求

之謂也。至於無不用。則無無之。謂與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互顯。故物孰不資焉。無之為物。窅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無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
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
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
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通義 如此問如此疑如此答點鉄成
金之 訣也惜乎冉求不足以與此也
義海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開
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

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
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
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
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
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
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
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
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
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
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
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
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
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
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
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
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
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焮非後
焮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
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有
物出涉乎形器使不得為無物由其有物故
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
前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
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
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渾朴為澆漓太古無
為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為之
治其惟善求已之先天者
與經文猶字疑當作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

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狶希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

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

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

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

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

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

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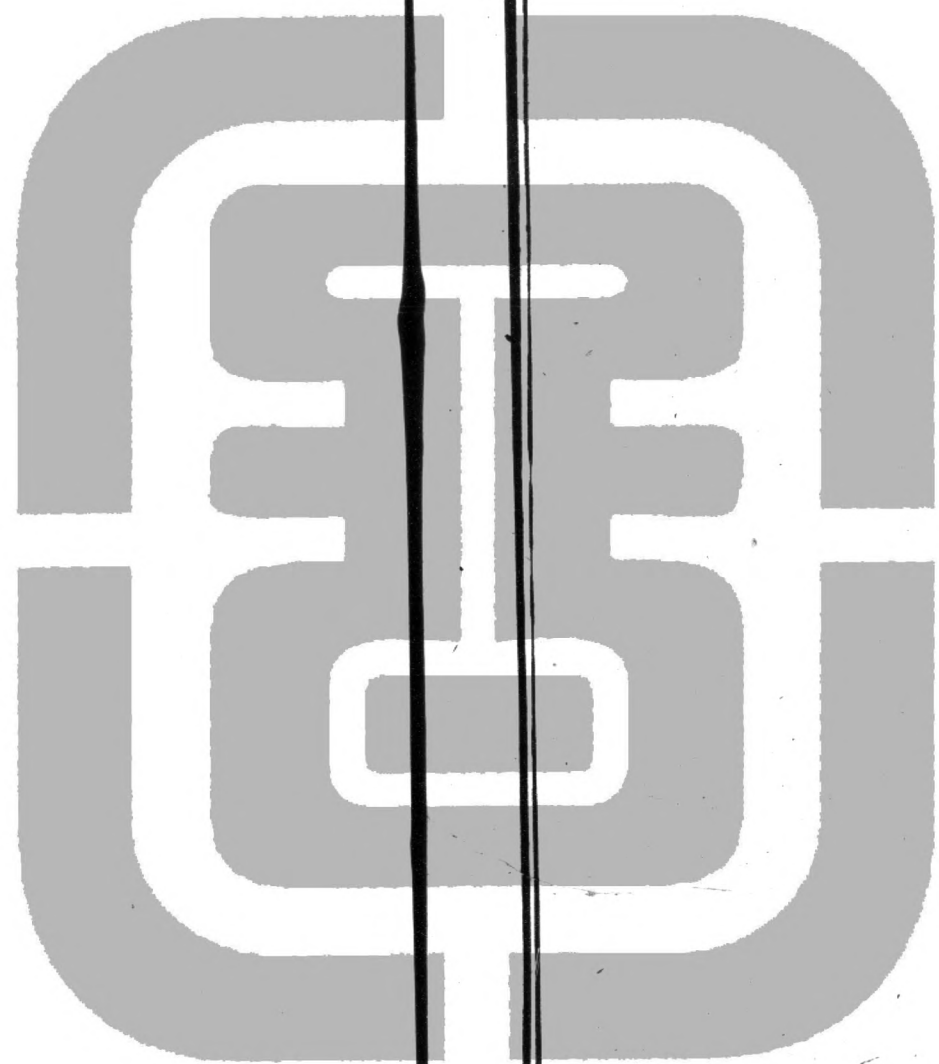
通義無將迎而湛湛於中。此真遊也。古人過化而存神。園圃宮室以漸而隘。聖人處物以下言。游於無將迎之方。遇猶悟也。適然有見。故曰遇不遇。迷而不見也。能其材之所能。藝也不能矣。是不能所不能也。大抵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固人之常也。求多知。多能。以免無知。無能者。有限。光陰有限。足力有限。心思而求。欲免此。是役役終身。徒敝精神。而卒歸於無知。無能也。不亦可悲乎。此非顏子所宜問。**義海**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

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無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園圃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游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分競。以相整傷。况今之人。其能處物無傷。而與相將迎乎。無惟其棄園圃宮室。群居之樂。而爲山林臯壤。獨善之情。樂極必哀。滑壓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無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爲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爲。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無爲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爲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無知乃真知。無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

役役以至於弊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無言無爲但無心於言爲之間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若齊限以爲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褚氏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游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無爲無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智墮體黜聰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啗醢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殽糞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况愈下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

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靜化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徃徃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沉檀就爐騰馥頃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知此篇之旨云

莊子卷第七 終







羊。蟻。魚。

卷

三十九

於蟻并知於魚得計於羊未之

○

三於可作堂名

三於一得



莊子內篇

齊人見大隈

庚桑楚

齊人見大隈

齊人見大隈

齊人見大隈

齊人見大隈

齊人見大隈

八

庚桑楚

莊子卷第八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庚桑楚第二十三 此篇敷流曼衍固非老子之言亦非莊所述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此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遠之楚則臃腫之與居與仁異鞅掌之為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不取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浩然齋 通義卷八 二 坤

有可見非隱也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匹么反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

脫仁義知巧

反

匹么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恐孤師訓

有深淺

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

安居

惟

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

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

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

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

堯舜

譬如

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

毀瓦書漫

積無穢

其猶

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

浩然齋

通義卷八

二

坤

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

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

日中穴阨。立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

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疇楚然正坐。曰。若

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神生。无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

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

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

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文

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羸糧七日七夜。
 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
 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
 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而
 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
 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
 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
 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
 矣。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
 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
 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
 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
 猶其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
 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
 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趺曰。里

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

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

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

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

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

而嗑不噉。於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

音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

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

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

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

生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

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

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

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

自然。浩然齋

水靜則明

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以為之有修者。乃

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亦惟之所舍謂

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

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

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

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

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

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

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自信為

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

善乎幽間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

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

者。期費。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

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

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憐于

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

浩然齋

坤

分成就
三者皆
出

之間。非陰陽賊之。無親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
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
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
而得。是謂得死。戒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
者。象无何必言之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標同竅。有實而
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
有實。有實而无處。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
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
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

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
无有一无有。亦其聖人藏乎是。無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
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
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
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
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反也。披然曰。移

移是

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
者之有臘
音肱
古來
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
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
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
同於同也。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
嫗。太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

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
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
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為。而无為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
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
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音乎人者。唯全

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

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

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

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

也。別者却多反。敕紙。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此段決非老莊心事

各率其性

拙則善

知識

爲

反一執

遺

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

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

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

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

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

之類。聖人之道。

通義

初曰弟子汎論也。後曰南榮趯舉好學

者以發老子之機也。思慮者心也。又欲使之

無營營。將心捉心。此正求而不得之故。營營

趯之病也。楚不盡言以趯執心不一。不虛若

與指破益增其障。故使往見老子。猶善才之

五十三參也。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皆

浩然齋

通義卷八

七

文

來之衆一勘而膽喪魂消所以忘荅失問也
忘荅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
無知者生欲荅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也知仁義失已失人之憂皆功利識情也獲
皮幃也外障於事本以才能自居若以繁多
而拘之其病必將盡閉其天德故曰將內捷
內障於理本以見識自安若更以繆纏者而
縛之其病必將盡棄其事而枯寂故曰將外
捷若其有一障者雖以天性之良自然之道
振厲之而不能改況望其順道無心而行乎
飲藥加病越自悟多聞爲病而復問以益其
所聞因聞生見也然則至人之德已乎一問
是將住於所聞不察乎衛生則道德在矣故
聃曰非也掃其成心也水凝於寒曰冰物困
於寒曰凍今也少煦春和解汝住見之冰釋
汝受見所縛之凍而已又曰然則是至乎又
將住也故掃之曰未也若果非果未則告之
當有不同者今前後無異而即越之問辭知

其爲拂塵也天光明則日月不明素問之言
也言陰崖覆盆日月不能照幾微杳冥之地
良知所獨明是吾之天光明則日月不足爲
明也宇泰定也靈臺湛一無微可隱高明配
天衆人視之以爲人之有修於恒德者是其
不取於世獨得乎天矣學行辯皆於自然者
而安身此則得乎天之道也不然喪其天矣
苟能盡性體物以範圍其形骸蘊真純者不
將不迎惟虛靈者不昧篤恭以達於天下則
無往而不吉也靈臺六句言存神之功至於
化而不自知或乃每更頻復必有其危券內
者求合乎天則券外者求合於多聞合天則
闇然而日章合多聞必如貨殖而後可聞見
日多良心日喪至於無親是其忍心甚於鎖
錮盜氣甚於陰陽以其分別多也道本合萬
而爲一各以分而足不分不脩也今不然是
爲物所迷也故曰見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
而定矣是衛生之要訣也有實而無乎處神

無方也無方故同於宇有長而無本標易無
體也無體故同於宙上下四方之無際古性
今來之無盡此吾之性也生死出入自有矣
而無形可見是謂天門惟一無而已萬有本
於此不直曰無而必曰無有者萬象皆有也
本於無蓋曰無其有也雖曰無而亦無所謂
無者此千古聖人安身立命之所繼天立極
者在是衆人有有無生死之分猶公族分姓
臘祭剖牲與爲室有寢廟理一而分殊者也
苟各是其是則在彼去來不定故曰移
是故今之有蜩鳩之笑鵬鵬之小蜩鳩也譬
之市人無心踈他人之足則自罪以驚而謝
之踈兄之足則陪笑而已踈父母之足彼此
無言所以無心而率真乃爲至德此惟去四
六之蕩胃中者而已嬰兒之視出於無意曰
眈應感而謀生是知者之所知也其謀之所
自生與應之所以出則非知者所知矣正猶
嬰兒視而不知其視之所出也故凡動以應

物出於不得已而能知其由於我則德之無
知治之有覺實非二也不得已而有爲天亦
人人亦天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物也亦天
也不可分別所惡於知者分別天人也羿雀
之喻言雀有好故爲羿所得起下文尹奚事
介首二喻言忘美也全人不得已而有爲是
無所好而忘已者惟爲已反覆自習不以誇
於人不誇於人則忘人矣忘已忘人非無形
骸者而何敬侮二句狀其爲天人也下又原
其不受於外由其不動於中此衛生之真常
道德之都會非至
聖其孰能與於此

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

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君經其經云庚
桑子居羽山之巔畏壘指其形之拙朴畫然
孳然皆顯示貌爲仁智而不晦藏則不仁不
智者疾之而患至掇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
無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

長海解
經義未
皆破的
而本領乃
淺遠有涉

者安得民
年之互
訂南義始
將十清集
九美惜我
即朱荀
尚至要
府家而
今也則已
矣

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為
不知已恐民歸附而為已累也夫春生秋成
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子
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為彼所尚是
立的於此以召矢石吾肯為此乎然則庚桑
之居畏壘韜光未密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
子居鄭為圃而混融無迹也弟子謂尊賢先
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為失當答以
至人藏身不厭深眇猶九淵之龍蜚而後能
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脩莫非由仁
義而行若無可訛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
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為
首意在拔本塞源拂塵洗跡不得不爾觀者
當求其主意無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
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
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為可以致治
儻无道以紇之但徇其迹將見奸弊橫生豈
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梟薄竊為利謀則

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
倫悖理將无不為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
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
哉越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
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
而勿離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
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為之損形離生之
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
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物亦然聾
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
有聾盲哉知亦有之今越非形有聾盲正坐
知之聾盲所以費與桑點化形闢即覺也我
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無所蔽及物入而為
主所謂我者反為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
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
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
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
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無不解之惑

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
揆已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躋弟子於
成材者也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辯甚九
此楚老爲人真切處若內無真見聞此鮮不
懷疑禪宗諸老慣用此機趣於言下忘咎失
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漸釋陳述三
條覲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
竿求海言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
欲爲仁義以索之於無涯世事之中愈求愈
遠身雖存與亡無異矣惘惘無歸貌欲反性
情而無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
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無累斯爲反性情
之道也與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
株遇取形若擷株之義請入就舍願留而受
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
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邪自愁
一本作自愁又作愁自俱末通審詳經義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爲

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陶鑄至
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
汝洗濯孰哉鬱鬱乎勇進於學充乎顏貌然
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
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獲即六
根之盤固外獲即六塵之染著捷則關閉防
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爲讀疑獨
從繁從繆絕句有理內外二獲人之通患在
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
撓而道可進矣越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
言已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深進大道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
必無失無十筴知吉凶垢去而心鑑明也知
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已內足而不
假乎物也能見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
求諸已而復本來之天其嗶握視之所以異
於成人者內韞冲和而無心於外故也衛生
之經何以加此列子載陳大夫使魯稱吾國

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無異故其推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趺問者三洎趺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悲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供給也交樂乎天鈞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謀事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逮詰其至又復引兕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用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自與物接客氣承之相刃相刺皆吾敵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反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翻覆答問至此辭

窮理盡亦無所施力矣奈何趺之載道力微卒無領會一語惜哉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無爲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無非定不在乎堅剛強執似繫馬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無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爲徒矣若能修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得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已之良能唯志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能行行無微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爲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無以陶成已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

哉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無恩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敬在中而自達。彼身修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無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于其中。則桎而不靈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敬中。發不當則無以達彼。皆有爲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爲之事。不趨乎惡則歸於善。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無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爲幻。況於惡乎。然而爲惡者。心常有歉。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爲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胃中。愈爲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乎天地間。俯仰而無愧也。凡人

且

務內者貴實。故行乎無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衒。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無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趾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無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爲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撼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無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闇舊音。開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闇傳寫欠筆。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適生萬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無不備足。聖人慮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

惡乎脩者爲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
愈脩而衛生之道愈疏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物猶水之通乎百川
道無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無心於
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
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
亦豈惡乎分其脩也亦豈惡夫脩哉此與齊
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分也萬物無成與
毀後通爲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逐物見
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
則入死亦以道免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
生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毀滅其真性認
物以爲實形雖存而與死無二所謂行尸是
也唯能以有形象無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
動出非無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非無窮
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
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已之所萌
所歸乎實謂真性長壽性所自來真性隨處

發見而無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
所自來宰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
爲老是也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言出生亦
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無竅者
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
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無乎處者爲宇則所
居而安以無本剝者爲宙則所適而得宇宙
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
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
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無
有也若執於無有猶不免乎有併無有亦無
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
乎無有故能無所不有也剝同標末也稟質
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
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
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
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
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

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日無有死生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貴賤滋衍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黷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賊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脰胲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無褻慢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承而不已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鵬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

萬里也躡足以親疏而分敬齋則世俗之所謂禮者相僞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在脫悞躡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有爲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而不用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爲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盪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爲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爲則知無爲者其性未嘗動爲之僞謂之失則知有爲者其爲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爲構相與爲謀唯恐接之不徧知之不博以自苦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瞶者之

所不睨乃其所以睨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
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
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
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
道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弄不工乎
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止乎治百姓安得
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
至之理工天而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
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俚人所
以爲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翺飛
踐行蟲能蟲也烏慈鵠友蛛網蟻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
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
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爲
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弄弄以威得
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
爲籠所得豈止乎一雀雀有所好然後可籠
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飾胥

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已
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而於服
謂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
入於自然此言處惡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
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
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
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
出爲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
無作爲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爲已私而動
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
爲一以百姓之心爲心有所勸善懲惡亦猶
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
經文不餽難釋作不愧是不愧是

褚氏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
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意居畏壘而民稱
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
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

以南榮越所見亦由畏壘也庚桑恐已德
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
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
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
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
何而一遇取惜乎南榮越不能直下承當
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
痛鍼之乃退舍自怨灑濯復見亦可謂善
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垂機直指
盡去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越自揆受
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克廣
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未已還嬰順物衛
生之經驟見乎此問結至極又復歸結於
能見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
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虛室而生白不
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
志惜鑊錙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
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

厠勢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
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繆
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
虛明者不可不絕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
復乎道也臚具臚肢而可散不常弄工中
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郭虛
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
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
養浩在不擾也動則順心好和而惡奸也
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
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奧若顏子
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
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
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徐無鬼第二十四

勞苦而感通賜也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此是擁犬
執者執獸
也執以得飽
而已矣
師臣以
素功平祿
之賞

奔軼指
雷奔事
非劣也
曲謹者
所可擬
此与上文
規矩方
員等
不可同
日語矣

馬賊成材天然完全之材不待其曲方之國之四省自其奔馳則又限於此等劣馬

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不可程限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有覺於選材之方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安能止之
慮勞
山必賜
予於
故而不
宵時
市於今
乃及宵
舍出之
賜常而
非見我乎

故着
之若字

武故曰從
七者形
也詩書
則

真字
對下又
偽字亦
對又似人
前字

觀文執
陶也狸
位也則
成云狗者
狗非狸
豈也狸
一者即天
白以清
之二人
則生此
則死此
死也即
生也即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

鼯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足然而

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

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通義使武侯知疑一之為上。是勞君之道也。

武侯悅於疑一之為才。則自處與用人皆有

省也。故大悅而笑。寧靜為上。躁率為下。此真

人之言意也。臣之告君。以事功則君之神

越而無家。告君以守。則君之心欲淨而得

佚。此無鬼之所自許。武侯之所乍聞而喜也。

有匡弼之責者宜究心焉。

義海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

相而得其真。亦未為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

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

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

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伯樂九

方臯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

形容。至於卹佚喪。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

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

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死之間。不可指定

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

效速於詩書。張畧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

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

異。逃迹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感悟武侯之心

下。乃歎惜無人。以至諷諭。妙理。感悟武侯之心

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

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

水之回。淵沛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

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無鬼。賢士也。見武侯

立有

形神
二字武
侯形神
傷病
其自奉
神也
其自奉
神也
其自奉
神也

而突然語狗馬似無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無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為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邪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

厭菰韭以賓寡人久矣夫吟老邪其欲干酒

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

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

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卷也

不知其勞之也者其神而見其形也

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矻夫姦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

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

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

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浩然齋

三國志
卷之
三
也

順

何明

黃

乘六望之車。臺子乘日之車。黃帝以爲駕之車。黃帝
黃帝到雲梯而迷。黃帝乃遊於其所。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

物為而曰
自他自實
自他自起
自他自發
自他自變
自他自化
自他自生
自他自成

主

浩然齋

一、

二四

汶

非凡牧
收馬
收馬
收馬
用之
勝于

乎日之義
知

害馬者
燒別籍
絲斷御
七德光
計制光
物師
馬師
希多

義海
祝德
結非本
冬音稱
黃帝
大隗本
多治
天
以不
治
重

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
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通義此承上章勿櫻民意而揭黃帝為準又
擬人名地名皆寓言以闡無為之意害馬者
能害馬之事物與牧羊鞭後意稍通有智病
不同天師者純乎天而可師也
義海黃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
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
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為聖雖
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
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郭
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蓋未虛廓洞達暢

事矣
比
牧子
著
身
目
易
物
國
本
心
本
故
日
希
多

乎無垠。非性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
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能問途於
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
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
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害馬者。為
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義
同。瞽病目眚。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
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為病也。猶牧之去
其病者。為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
何迷之有。今病少瘥。而遊六合之外。則無形
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內外之分。所以未云
全愈。而為少瘥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為師。而
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
學之難者。多中道而畫。當十諸心。君而力主
之。乘天光而上達。超形器而逍遙。
具茨之山。不待問途而可至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

生
浩然齋
通義
文

大凡美。其美如。大凡者。了如矣。非名求。得也。

則不樂。察士无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發時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乘時成變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

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通義此章評世燭情興憐而極勸也。囿於物者三。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於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其間貴際以上稱士者十。無知與力農夫以下者五。則農工商賈與勢利全用力者也。不物於易不爲物之能變易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不物於易言前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爲能變易之物也。猶言物於不易此言物以天能自許安於此不達於彼自成一物失其神也。

義海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闕文不可復考其詳。智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之所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推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固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

用為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為患然而不能
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偽生而患害作矣當
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為心思所以設施注
措志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
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為哉貪者不積
則憂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
所不安者也所以猶春秋冬夏之統溫涼寒
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物於易寒令
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
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耳惟至人心同
太虛而身脩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起下句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無約以爲期而皆可中即無一以爲五音之君而皆可謂之聖之和矣

是其是者何也果於此故莊子復以是之否而射之否以申之也一者謂之君猶也魯隱者不於慧者其弟子者亦得其妙者也故能感天地之氣而改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

孰是邪設論敷衍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舍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

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

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

冬夏之作此則廣操清商之曲而當夏致之實感雪氣之類也弟子之言正此意而魯遽雖本之而不知其意云云者非其有也也是莊子之意也明其說不可不異於身也

謫子即齊命
唐在宋者非曰
齊人謫其意
病子已既不免
矣而其呼宋
者呼之於今人
呼之者有誤乎
也是以謂而呼
先之謂也宋不
其求鉦鍾也
乃求鍾之與
其於失者而呼
呼以求之而不
出於域此二者
皆不當誠不知
桓重之類矣
然此之於楚人
者蓋以意
也折於魯
處謫後
而却又強
以四家子已
交亦不過相
排辭於鍾
以非已也
久之也
子室於子
也亦之微曲
念亦未必
怨也
也者
也者

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
是病曰。齊人謫子於宋者。其命閤也不以完。其求
鉦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失子也也而未始出域。
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謫閤者。夜半於无人
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
怨也。

通義 此發好智者之蔽而覺之也。蓋上章囿
於物之類。冬舍鼎不用火也。夏造冰不畏暑
也。陽召陽陰召陰。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也。廢
或訓置。余以為發之。誤五音無當。改調而聲
亂也。二十五音皆動。聲響雜然而宮商之所
主則無可見。故曰未始異於聲。而音君已聲

成文謂之音也。此應天下非有公是。句置謫
子於閤。不求完求亡子。而不出域求鉦鍾。則
束縛而愛之。此皆就所見而有失倫者。故曰
有遺類。楚人寄而謫閤者。蓋論已開其蔽而
五子反以
為怨也。

義海 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自是之
病。故舉魯蘧與弟子所較優劣。召陽召陰。即
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弦於此。而彼衆絃
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
所主。是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推。未為特異也。五
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
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
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
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為
是。至於楚人寄閤而鬪。不自知非。則三轉語
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愛友惠子之篤。事詳後

理又設之
世學家者
有之願也
子者於其
之願也

於其亦不
比不以其
者亦不其
而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其亦不其

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音
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
可以相
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鳥路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

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

通此見莊子愛惠子之真心正意只結二
句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哉質猶本也地也

義海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抵
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伸其

汗漫無涯之說以豁暢胸中之奇載道鳴文

亦或在是及惠子沒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

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斂手也

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工臣之質死久

矣故我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

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一

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言臣之質死久矣必

既亡此斲雖存而無以對是無質也謂世無

知音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
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機刺之言南華每
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
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
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後猶致意焉

皆偏而不
全之義
得者但
得彼而
得此而
患之沙
剛懷了

畔畔之
畔言
民和爭域也亦上意

聽而斷之據郭註
云瞋目恣手是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

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

廉善士也其於不巳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

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巳若者以德分人

民和爭域也亦上意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通義此章義明不比之不與之並立也鉤君

束縛也逆民強逼也上忘而下叛忘君之勢

不親乎民也以德分人猶曰教人以善也國

家有不聞見能包荒也此見管仲之知人

義海管仲病桓公問而曰可不謂云列文作

可不謂云爲當惡乎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

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

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

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

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

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不叛張湛註居上而

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証莊文誤逸古

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
背叛言者。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
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
政寬恕。不銜聰明。以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
知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
寧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
任所以成霸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義實兩得也。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通義取論明惟鋤其色去其驕人之色如墾

闢草萊之用力與去樂辭顯皆言其勇也

義海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生長

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耶然則覩吳

王而攫抓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

而尤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王怪其過

巧趨射之則左右莫非彀中寧無中乎其執

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悞夫傲物之速禍出

群之招患也因戒其友顏不疑無以色驕人

不疑歸而鋤色去樂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

爾邪猶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修爲在乎

不倦千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

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通義田禾即田和齊君也。此章大意見前。惟後三悲乃見昨非而今是。故曰其後日遠也。

與可悲

不自悲而悲人。由其不自
憊而憊人也。今則自憊矣。

義海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

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吁。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稿若此。子綦因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共理。可以治也。我有則彼知。我賣故彼鬻。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為悲也。吾悲自喪者。跡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己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稿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惟能脫世網。鴻冥高舉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楚老乞
之也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誠之動物不待言也弄丸秉羽此不言之言解難投兵是物動於誠也即執爵受酒二人往事以見德不在虛言也竊意此章言大言一言誠蓋一者誠之不貳大者誠之無外意實諷楚之君臣不當徂於功利富強故舉二臣之善以起其信道之心以明已之不

楚老乞
之也

言之言也。狗吠二句，正破其求言之意。反已循古二句，見大人之所以備隱然自許，以勸人也。結句冷軟言。

大言誠一在其中。
義海：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而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游戲。然宜僚楚之智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以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為者矣。彼白公欲將謀不軌而覬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阻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二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問晦，乘孫弱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為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

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言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倫，而不在乎有言有為也。大倫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哉。無求不當疊，無求字屬之下文，不磨一作不磨為富。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

音因

曰：為我相

吾子，孰為祥？九方歟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

諸字
與字
相印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
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
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汝而何足以知其
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牛生於奧。室西南隅未嘗好田。獵
而鶉生於突。室東北隅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

相術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
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
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
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
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
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通義

此惟邀樂於天。邀食於地。無求於世。是

大意

術之謂祥。道之不祥也。意外禍福如此

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刑。理占者。知分
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
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

生

浩然齋

通義卷八

三

何明

不祥之辯請觀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
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蔡未嘗牧
田而羊鷄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
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詭
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撓於
事無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
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志也無怪行而有此
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
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
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
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
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
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則而論則相術未
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无所希倖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

其活其死必以此

聚脂埋
羊肉糴
於此

豎

暖妹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
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
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囂囂是以一人
之斲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剗也薄結反也夫堯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
脫去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妹者有濡需者有卷
婁者所謂暖妹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妹
妹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羊蟻

物也是以謂暖妹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
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
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
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
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
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
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
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生曰。異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

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
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
甚疎。抱德煬和。以頌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
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
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雍也。豕零
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

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
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
甚疎。抱德煬和。以頌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
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
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雍也。豕零
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

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一作
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
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
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
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
者也。故水之守土。不離守土。一作也。審影之守人。形也。審
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
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
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

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
之取之相尋惟審於此
國戮民无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
重足起下文
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
恃
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
衍
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
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
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
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
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

而有成必待於久於是而脫禍乃遂以爲喜其愚不可憐哉世之亡其國戮其軀相尋而無已由其不知審此自然無爲之道故也意指堯舜所爲涉跡也足踐之博不盡地之廣以譬知識之少必資於無知之天太乙造化未分也通之者於此而流行不窮也太陰極靜也解之者靜極而不染塵也大目天聰明也視之者無所不照也大均大分也人物所稟各有定量不外形而爲神是緣之也大友天地形體也渾然一體故曰體之大信真實之情自可內考無疑可決也此一定之理然持萬物而無外者人能盡此道便是天命循此不已則吉凶禍福炳於幾先是謂真人也此非知巧所能與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者故萬物之始以有彼也彼指造化言既及此則其解不解知不知不敢自許皆有天知問者亦不知其崖涘也此道之在天下無方無體無臭無聲不可執持而又不可謂之無從

古至今未嘗或變萬物資生未嘗或窮此造化所以大有發揚給取於世者吾人者亦惟問於此而法之而已又何必暖姝濡需卷婁以自惑哉誠能以此不惑解其所惑而復於不惑亦庶乎從來不惑者矣此吾所以有望於堯而逃之也卽此章觀之此籍有脫有訛如囂作器暖姝作暖姝其平作其羊亡之存作亡之有水之守土作守上魚計宜後而先羊意繩直水平今日其羊也繩得非悞乎故凡艱險字句必傳寫之不謹也讀者詳之義海齋缺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爲天下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者顧尊俎之間不可越遊方内外有勞逸有跡無跡之分耳夫仁義五帝之道不可輕訾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迹爲履愈失其真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於中不免繼以僞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闕之若夫至

仁大義涵天育地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
闢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爲澆薄許由恐其爲
天下笑蓋察形而知影所以欲逃去之而免
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倘孜孜
焉欲以愛惡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
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
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
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縉弋網羅之器其害物
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譬
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
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惟外乎賢者知之必
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序暖姝卷婁
濡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解亦脩神人惡
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
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
疏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
驗也蟻魚羊三語皆以喻舜有羶行而發
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爲羶之所

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知
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跡猶魚
不厭水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
以目視目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
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
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
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
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
之耶衆人以名利爲役衆蟲以豕身爲役進
退猶成敗也以天待人其意灼然謂以天理
爲主而人事應之入天者以人事爲主而
天理悖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
文有此誤華重出言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
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
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頽天踣壽之類譬藥中
之烏啄豕苓隨病施用主治則爲君佐使則
爲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忠於謀國拙
於全身猶鵲目鶴脰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

有理

七

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撓人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爲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蚩蚩之過前，又何所撓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知之所徇，爲能殆成而不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元歸本，當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爲已寶，此真人之所憫。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之所徇，貴在謹遏其源耳。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知其所知，所踐而無用爲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湛，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以，斯真知矣。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

頤即詰

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庾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全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爲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爲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之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秘，又何所施其頤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頤頤頑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權乎？漢書揚權古今，揚舉也，權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己已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始？蓋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僞，不惑者本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

生

浩然齋

通義卷八

四三

汶

之可尚亦何
惑之可解哉

褚氏總論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
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
入而無鬼說之有其道言良駿以啓其心
兼明君之於臣不可不具眼也遂能始忤
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已之過蓋人之良心
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
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奸
和而惡奸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爲
國之道得聞斯語杜稷之福也何在乎爲
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
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俱昏而心君不能
獨明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
至人取之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
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
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虐國民以
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爲義

偃兵哉惟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
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恒性而逐萬物無
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
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
論意機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
人聽斲是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隰明
之才然後足以收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
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忘
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
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之
難可解乎九方歟知相祥而不言其刑許
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覲微而知彰
外賢而廢利者也董梗壅零時爲帝以喻
人之移化風日河水相櫻以喻化之移人
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
惟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夫以
燭物之失已爲惑則
可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搗音提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錯縱句

知

良法

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

巧言

真道

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

同

樂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

引掖

達

此主君及物

此言無心為應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

猶期

不同

此節泛論

之躁進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明覺之

動之恍惚

大為師

幾時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无

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

之亦无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

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

木之繆。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

無日得其。幾時。其。司御得其。隨成。得。其。為。見

隨成

幾時

皆殉之曰
句天事
皆殉之曰

隨成

此隨成
有解
不有自
不有自

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井相氏得其

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且與

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

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

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

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

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

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

主子。浩然齋。通義卷八。四十五。何

牽強

曰除日无歲无内无外

義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公閱休宅於獨
鼈山樊無求於世也夷節本無德而有知不
自知其疵以此為良法而交於上下是迷亂
於富貴而損德之友也聖人其窮以下言公
閱休之為人樂道之通而保已成物而不
失已也彼其平歸居而一間其所施言彼之
所為惟安居守已而時或一有所施莫不如
父子之相愛非有心於施也聖人應時精密
曲全而不自知其故者性之也在聖人惟復
其所稟之命而恍惚作為以法天道之自然
不知所謂聖也人自名之曰聖人耳大抵人
生之憂患皆生於知及考其所行終身亦不
多成就況平時有止而不能行者若之何而
務知以自役也美鑑言妍者不自知其妍以
起聖不自聖者舊國舊都此喻得復其性者
之自慨也見見聞聞謂見聞其聞見之主正

解不暢

指性也冉相氏古聖人也得道應世隨物曲
成不用智者是以與物相為終始幾微天時
皆歸於無知日與萬物遷化者以其所存之
一未嘗化也此即過化存神之旨闔嘗舍之
者曉彭陽何不舍其貪競之習以師天之自
然乎夫有心師天而不得其自然之道雖師
天與師物無異如之何其可以應事聖人之
衷忘天忘人忘始終忘萬物與時偕行而不
息應萬事而不溺豈有心日如之何擬於合
天也湯得尹而師之得意忘言而不為法縛
惟隨物曲成之為主是湯尹得善治之名一
見也已落有為及仲尼又竭慮以求為人傳
是兩見也豈若容成氏過一日除一日
不知有歲隨感而應不知有内外乎

義海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為公閱休之
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
進為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
不知内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

相助徒取消燦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
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
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奸人性本善無有不可
至於神者有德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
今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知神也況楚
王嚴暴非夫奸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
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乎此二途子何不
捨惡趨善從閑休以進廢乎可久也故聖人
已下叙閑休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爲
至若不言而欽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
人不能也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
於有我與物爲敵故也惟聖人能以道通之
使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
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
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
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知陰陽無
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
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

之以爲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
之義世人乃憂乎知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爲名而驅馳不息將
若之何哉喻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
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
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
出於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人之真性渾全
久而內虧者外爲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
國都之舊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
故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緡合十失其九猶
爲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
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
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爲治也隨物而成其性
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無幾則忘其
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
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燭非後燭一不化者
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無心自然而有
心殉物則不然矣其爲事也若之何而可濟

解不暢

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脩而不濫周物而无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若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傳師其道之無爲而不爲政術所囿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囿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剌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論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爲聖湯非三人爲傳無以成其治道非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脩澤流無垠皞皞熙熙民忘帝力則聖治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

入三者元

之難釋疑只是合字連上文續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德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畏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蝸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此意使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反也。吹劔首者。呶音血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

通義 伐齊為亂事。非道也。弗伐亦亂。無道以止其事也。謂二說為亂。未有以釋君心之怒。則事之亂未已也。末言君求其道而不竟其說。啓其深思也。惠施子知此意。故以戴晉人

見於魏君君竟悄然自失善列君也吹劔之
映將聲而無聲也此言季子尚仁義之弊屏
首不足論矣兵寢七年固非仁義以易好戰
之偏君而聞道則知足知耻畏天畏義內重
外輕道大物小凡疑人之忽違約之怒方將
自反自責何假為匹夫從仇與兵結怨之事
乎又況視土為豪末而動心於形骸之間哉
即此觀惠子蓋深於莊子之道者故莊子重
惜之過墓而興思也

義海屏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為此官欲請
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季子
謂兵久不起為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為
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復說故以此抗
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復告之奇哉君求
其道之一語謂前屏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
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
之道舉不免為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

孔子

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二國所
爭者甚微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
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劍無聲論
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升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紛紛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吁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留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通義此章惟陸沉之義。或謂沈不在水而在陸。以喻大隱。余謂視世皆空。萬物沉寂也。**義海**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隱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已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各從所好也。其室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皐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物誤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

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之力竭。則以僞繼之。上之人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通義立人之病。聚人之爭。原其罪之所由來。存乎上也。又思古聖責已而不求諸人以歎。今之不然。末言於誰責而可乎。意極婉切。

義海相矩請之天下。游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侯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繼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懼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耶。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

鹵莽

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音丸葦。薰蕕始萌。以扶吾形。尋擢

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洩膏是也。

通義

粗鹵草莽棄滅訣裂不盡

義海

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

繁而厭殮以此為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惟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滅情忘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為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荏葦之害苗蕪蔑即荏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漸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啓爭而至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譏及時政之意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惟恐一夫之不得所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歎不足之意覲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已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通義改舊初新謂之變舊盡新成謂之化萬物之出生必有所自但人不能見是其不可知者衆人不知求於此非大疑而何末云然與然乎即前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意此一轉自警自省之功與欲寡過而未能意相發

我海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爲彼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王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

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蚋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寶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及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爲已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之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子云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弑曰。是
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
公也。狝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
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通義謚法。不勸成曰靈。謂不自勸勉以成其德。雖生而近死之義。二人之答。大義已明。今

觀名既默定於前。則其德之善惡。亦有莫之
爲而爲者。可知也。堯舜所以有朱均。而曰天
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竊意天不生朱
均。則堯舜敝屣天下。而天下之爲公器者。不
可見也。不然。何以堯舜而有朱均。瞽瞍而有
舜禹。此性之立。命之顯。性之幾微。一微也。
大弑答云。惟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
謚。明矣。伯常蹇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
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
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
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言善
矣。狝常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
之字。其符于載。其所謂靈久矣。彼二人何足
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樽。滕公佳城。莫非前定。
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
其是非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
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

丘里

不勸成名曰靈。古之人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識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無滯跡。無爵無謚。翛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跡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定耳。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盡此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名汝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與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駕虛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倫太虛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物終不原其所起。始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

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通義此擬名闡義寓言也。少與大對。知與公對。調者。調燮於其間。不可有知。不能無知。惟復其本覺之性。而不參以思慮之營營。是則所謂公而調也。此篇七百餘字。只是闡明此義。以見人之於世。本不必知。亦有不能知者。如赤子熙熙視而無意於視。聞而無意於聞。悲喜而無意於悲喜。而視聽喜怒之良能。又孰能知其所自來乎。通篇文義平實。無庸訓解。惟其間字句。稍與他書不同者。略爲一通。聚井爲丘。聚丘爲里。其言一里之公也。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凡人天性不迷。則內有主矣。故聞見自外而入者。可否有辨。自無執一之偏。天性不迷。則中心正矣。故其思慮由中而出。合於人情。自無拒拂。猶四時殊氣。不自知功云云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言本無名。今已名之曰大道。丘里之言。豈足以盡之。橋起者。兩崖相拱。駕虛可通。爲橋亦無中生有之喻。雞鳴犬吠之不同。猶莫爲或使之二。

說而天下大同莫有異於此聲者大知者聞之亦莫知其意也自此言之小大不可盡也彼二子莫爲或使之說未免因物而見而未盡夫道之不滯於物也故曰終以爲過曰虛曰實曰疑皆就莫爲或使言意而推見其疵終不足以盡无言无名之妙故曰胡爲於大方大抵立言虛者無與於實用所見迂者終入於無稽此非知幾者不識

義海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爲丘里之言合異以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百體以爲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亦猶是也

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安往得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而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太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辨哉夫道之爲名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是章同齊物論之談有無生死此則頗觀治道者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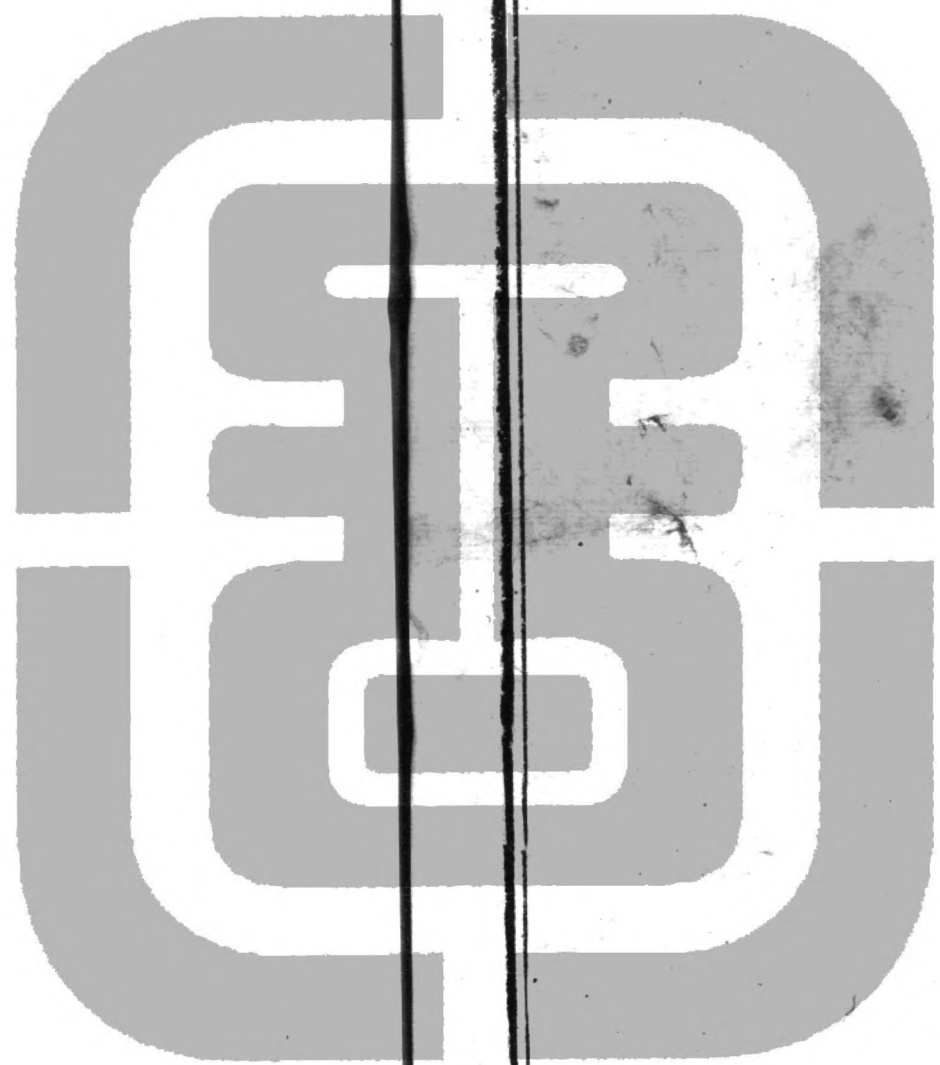
說愈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不可知者所當請問也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而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之變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聚散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人數人據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始反終之機著故其言之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事方內之論也若夫方外觀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以雞鳴犬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所以鳴吠則於二子又安能知其所以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爲全無也昔之語道者

必離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即是道舍東西南北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爲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爲之者有使信莫之爲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爲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爲風氣所使生死爲大塊所使四時日月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爲於無爲使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觀其義亦然觀其本而往者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造化者徃古來古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爲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徃而非道若季真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超乎言默之表斯爲道之極議也與

褚氏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
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
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
和而使人化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
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
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之者世人往
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
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苟能見所自見聞所
自聞其欣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
天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群輔賢非獨
以利一時尤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
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
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魏齊敗
盟而舉兵遂以觸蠻為喻以眇當時好戰
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
子舍蟻丘譏有論之可羞封人論禾為未
忘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
於栢矩歎皐人以失為在已以正物也遽

援德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
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莖於
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筭
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
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衆以為公萬物
殊情而道脩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
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
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
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
乎言默之表心融而立無得之域則道物
之擬議化焉斯知可道可言之非真
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莊子卷第八終







邵

解深
微少
者不能
及民

夏深

淺

而氣動於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
容邪乘入無根之本其能久乎雨陷謂外而
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外乎憂患心
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
脫處慰譬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譬於
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
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
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
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
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
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爲也天
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衰
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
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
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
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
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
勝之猶月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

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
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
曰儼然而道盡儼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
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土誤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

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通義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爲之。若有不足於莊子之往貸者。且不能知監河侯之平昔非定其交而後求之道也。其曰忿然作色。尤非莊周之常。其爲攬附無疑也。讀者詳之。
義海監河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鮒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畧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較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上畫耳。說頗簡明。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失道於身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

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已北。

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音權才諷說之徒。

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

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

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通義此承上節雖求而無必得之意自不念雖得而無專利之心故不驕莊子與監河侯二子之病胥見之矣

義海大鉤巨綱喻所操者太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制河東蒼梧而已哉鮒魚下忽然作色四字誤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爲優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信家

爲接其鬢壓其顙音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通義詩禮孔氏趨庭之訓也以爲起家下文全不相關況藉誦習以取富貴非所謂儒也

亦非周時之事也以爲發冢謂盜死者之珠正竊聖人緒餘以自多者比也下文陵陂口中珠與冢字相應大儒首倡者也自上語下

日臚自下語上曰句其誦詩之意以含珠者爲非盜珠者爲是謂接其鬢以下大儒語

儒之言也無傷珠者戒之無叛古訓也

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常有

故其爲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

禮輒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

而巳柰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跡以爲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

形之於
容之知

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書以
諷世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
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覈其實而儒者一人
則此章非無為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
使之為詩禮所當為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
示時俗厚葬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
一綱舉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已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未四支也
手擎之奉
以容令
人見知也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
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
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
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
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通義修上趨下上長下短也末僂後耳身恭
而不露耳也躬矜言矜馳之態指上末僂容
知動容不見朴實指上視營四海猶今言眉
毛會說話也抑固窶邪言果無術而為此自
窮之道邪亦忘其簡畧之性是以弗及邪凡
以惠及人必以得人之歡為自足是中民可

愧之行知進而不知退不過相推引以虛譽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終不若毀譽之兩忘其機惟在忘譽譽忘則毀忘矣反此而營心於毀譽者動必從邪是以動無不傷也聖人躊躇應感不得已而後起事有成功奈何終身擔負矜馳之勞而不悔也

義海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此與關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驚一作驚為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騫而不止也抑固窮寧輕於用世邪或無謀而慮弗及此邪何歎於為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邪蓋譏夫子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騫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

奚辯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為邪也是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為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兔有用

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此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剗龜。敘事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諫論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不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大

通義 此章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是正論。有用。必自苦。去所長。則無不善矣。未言嬰兒能

言甚言。習之不可不慎。言外見忠臣義士不恤其身。而惟以啓迪其君上為任。不欲輕廢於小人。而甘死於知己。所謂盡其才而不吝也。其能其不能。皆天也。患非有心之可避。能非有心之可逞也。去小知。去一事之知。則心體虛明。而全體天光。不為物蔽。是以大知明無不照也。

義海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為清江神。使河泊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陽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上殺龜而吉。明兆不為已私。雖不利於已。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剗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為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為至知至神矣。又何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

一者別光
不為已私

惠子

龜葉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卽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鵜鷃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過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己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知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

答而不審。故直盡告。

自適。

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

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

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

賤。故曰。至人不畱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

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

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

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

聰。鼻徹爲鷁。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

貴。

不知世矣。

隨流俗下趨。

何以言之。雖非我之所。

以我爲見而外之。

偏固。

此至人之自居也。

浩然齋

○ ○

守官句
有言不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息 勤其不殷非天之罪天
 之穿之貫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身胞有重閤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大抵 蕩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詖音 賢知出
 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
 木怒生鉅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
 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耗損皆音 剪滅音 滅可
 以休老寧可以止遽急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谷瑞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是以佚者聖人之所以駾同
 反戶 楷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駾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駾國賢人
 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同 加 合 汗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亦善毀爵爲官師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
 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蹠
 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
 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

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通義惠子問：意在言，莊子答：意在無用。故卽地之見用於人者，尺寸其爲廣大者，無窮其廣大者，尚可謂人人尺寸而用之，而其深厚者之爲用，斷然人不見之矣。然非深厚，則不能廣大，非深厚，則不能載萬物，是無用之爲用，不可一息一方之缺焉者。言外見吾言之意，包含博厚，在世事中，若不屑屑於用而生天生地，鬼神帝者，非此意無以立極。固非徒以言也。惠子不能窮詰，以盡其蘊，故莊子復申言反覆，而數得意忘言者之不易得也。游者，超然無方之名，能游者，逍遙物外，無物不資，所謂至人游於世而不僻，心有天游也。不能游者，甘焚溺以隨流俗，塞竇隘室，百骸相仇，有用無用可知矣。流通之志至相賤，言

勸
石

小人求用，得志於一時，世變而無據矣。不謂行行無所住也。彼教於我，而承其意，順人也。不輕信從，亦不棄忽，不失已也。惟五官通明，是非不昧，不同尊古卑今之流，壅哽於道行，則重足而生害也。今有知者，莫不恃此氣息之往來，設有呼吸，不繼必至於死，非天之罪，乃我之不善養耳。天之息貫串於有知之形體，日夜無隙，而人顧以一藝自用，塞其不窮之竅，失身內之重閤，心中之天游，猶室窄而婦姑不相容，正眼耳鼻舌身意交相擾攘，豈天之罪哉？觀今之愛山林者，亦其精神不勝役後之勞，是以見虛曠而喜山林，有用無用乎？勞神者有用無用乎？大抵德以好名而失名，以自暴而損，誡急語也。猶躁人之辭多，謀必多言，爭起於智，柴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生於有所持守不變者，職守之事，不過取決於一事之宜而已。此皆世謂之有用，果有用乎？至若春雨生物，鉅耨各率其職，不見

此解題
者九

乞

成毀得喪之異謂之有用乎無用乎靜然三句然字是默字之悞收心變質之友然亦不能無意是以有勞而非佚者之所問神不問聖聖不問賢賢不問學學不問衆道不同不相爲謀用不同也善毀善居喪孝也毀而至於死慕其得爵也逃怒清也跋於水踏於河慕得吊之名也效跡之弊如此謂之有用可乎故求魚兔者用筌蹄而忘筌蹄聽言者不得其發言之意而謂其言爲無用也不亦謬哉

義海游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已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遊不能游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多否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窞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遙游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

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爲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過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視今猶古豈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故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卽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游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於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關竅哽塞物欲騰踐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

微

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有所作爲以壅闕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氣皆其所倚以爲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閨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重閨以含畜精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六鑿攘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忽覩虛壑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傲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在我真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

當樂乎守
官者司
皆微目
微

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與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柴音恣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微而無私則其視聽臭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兩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顛同臆踰同踉補病休老止遠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人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平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

相訾不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
駭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崔本作駭演門善
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
蹈河是皆認迹以爲真併已之真失之而無
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邪故南華
思忘言之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
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
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多務外求而
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
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
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
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外無非物
必之者失唯憤然無爲闇與道合斯可逃
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轍魚之喻則惠
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鄒小鮒之非則明
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
其物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肩禁

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
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
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
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非譽
兩忘世患自息卽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
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
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
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
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
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
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
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
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
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
不過以江海爲閒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
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
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
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

虛室生白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一

論

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
至於演門因致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
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
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
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
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
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中居重言十七飲人以和卮言日出事事不離和以天倪幾微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不信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是以寓言也所以已言也是為耆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游嬉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

莊子 浩然齋

似均天

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通義寓重卮三言大意起信歸於忘言而止自訓已明茲復淺近爲之說寓言者如逐臣思君托於棄婦或托於異類如邶之谷風周之鴟鴞本籍少知大公調之類是也重言者引先哲緒言爲重以申已意猶孔子法語之言本籍義黃孔顏之事是也卮言者投所好以破其固蔽然後盡所規以要於中正如相狗馬說劍之類是也借重先輩本以德信於人設使齒雖先而性昏昧徒以年爲長者不足爲先輩也無人道者不能成已成物以盡

父師之德者不言則齊謂不形諸言則事物各安其所理無不齊今三言出於不得已然已有言與理之本齊者不能爲一故道貴無言苟其所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所本不可以我而是非之也是以卮言順物不起垂戾以傷其天機之微不然何可以久於道而成其成物之志哉末又原萬物並育無始無終亦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均平者正天機微渺而不容測者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必卽天運以明之也

義海寓重十居九七之論爲優則出芻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卮言解者不一夫卮之貯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卮所能量遠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卮不

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不厭非
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
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
是非之辯哉父不爲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
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爲彼難信故也其
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
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
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
其才言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
卮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
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又隨掃其迹云凡天
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爲一齊語言猶
無與有粗與妙異理惡得而齊惟超有無而
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此又明夫未
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可有
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卮
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

過也本經末篇自敘有云以卮言爲曼衍以
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
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
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南華立此
三言所以免乎瑕謫也夫以言免瑕謫猶未
若忘言而無瑕謫忘請有而無之非不言之
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
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
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辯諍無極聖人因
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
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
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遣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董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居中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壺。對音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通義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尊信孔子者。今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蓋倣論語吾十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為此品題也。謝之言。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勤服也。未嘗言其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夫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

靈以生。謂形生神發之後。不為物欲牽引。復其天賦之靈覺。而居於世。出聲為鳴。成文為言。聲協天地之和。言為人物之表。應感不謬。此但可以服人之口。豈能使人心服。不敢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乎。言外見孔子無言而服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於孔子而定也。已乎已乎者。不敢望也。猶顏子歎夫子超軼絕塵。而回倘若乎後之意。盡逆也。迎而立也。

義海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曾子
子思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請原其由患在於存
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
謂任能夫子亦有五十九之歎勤志謂積學服知
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
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
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為律身為度
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
陳乎前而以已之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
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
心服而不敢盡從無隱范先生點句立定天
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不得及彼乎乃
莊子歎服
夫子之辭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

親

同享

係縛

不盡言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通充養而樂無匱乏之憂無親之悲無承
歡之樂是曰再化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
有累大道之罪也可謂無所縣其罪者謂其
豈可以無所係累許之乎疑而問之也孔子
言既見祿見親不可謂無累矣若無係累者
知親死之還大化哀亦忘矣況祿之厚薄又
何足以
動心

義海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
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
外掇剥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
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

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思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質朴二年而從順世三年而通彼此無疑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教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陽無自也而果然乎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在天有歷數地有

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有鬼邪

通義野從通在應感上見尚未歸根物來鬼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天成不知死生則合内外大妙則忘内外矣此猶列子之九淵必入其室者言之而後能真切茲惟以意畧為之通以俟深造者取焉野質朴從順世通彼此不疑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

精神生意依依目親所謂厥修乃來也鬼入者恍惚不可爲象來者入於其中而不出所謂存神也天成天然成就無造作也鬼入尚有形神之分天成則渾然無內外之可見不知死生形神俱忘心如太虛也大妙者體天地萬物無內無外不容思不容言也生有爲以下皆言大妙之意疑而不決之辭以見不能思議也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誤畧爲強解九年之序隨資稟以爲久速非定律也生有爲死言即物不觀生矣而有爲死者風雨霜露糟粕煨燼無非至教天之示教甚公無物不死也死果有自乎即生之本於陽動陽非有我之物也適聚而爲有豈真有所自乎雖如此言果能盡其蘊乎今觀氣之在太虛何所適何所不適稽諸天則有律數考諸地則有人跡以爲據人之可知者此耳然其不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於何而求之終始不可知似無命也而又

有命也麟盈益謙變盈流謙裊盈福謙相應不爽有鬼神矣而或有未盡然者又若無鬼神者此道之所以爲大妙而我之所得者如此命言稟受之物鬼言人爲之應命常也鬼變也

義海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見理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矣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末益已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

也 例氣之例

解作平正疎有強健而善作之

張陽者陰
李陰
張高
為明
也

孟子
浩然齋

國義堂

三

五

亭

莊子

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陽子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通義往也。自賢故人敬之。睢盱矜衒之貌。聞

教而歸人忘之。以其知不足。故樂與同居也。

義海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邪。夫行潔白

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

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

此。所以爲不可教。子居聞告蹇然不安。容爲

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

迎將於其家。絕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

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

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

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褚氏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

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旣多恐後人殉

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

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

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

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

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

固然。固可邪。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

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忘當世。猶覲

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

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微

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

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況欲

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

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親爲祿也。

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遊。一年而野。至於

章

浩然齋

通義

三

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厄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意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粗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言者

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天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尊生

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者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應可計天下急韓魏相

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

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粗朽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
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
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
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
也。必察其所以之。從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
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
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
特隨侯之重。珠誤哉。

通義此歷舉先哲內重外輕之德業。而各斷
其情。曰不以天下害生。曰不以易生。曰尊生。
曰不以傷生。曰養生。皆所以申愛生之旨也。
故末結以生。豈隨珠之重哉。其間魯君幣闔
使者聽詒而還審世俗之見也。以其居陋
閭。衣苴布。事飯牛。疑不足以應君聘也。
義海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育萬物。
贊天地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

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
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
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
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
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有
中所存詎可量邪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
豈中無主者所能為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
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
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
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為君之患也且與之
天下古人猶不屑受況肯效後世矜詐恃力
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
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
是也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為此所
以異乎俗也太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
搜逃民而恐其害已恐害民則能愛已恐害
已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為君以其德
著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

害是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
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察闔之心真惡富貴
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歷忱以辭
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虧淳德使者既造其
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
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
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
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
得與君之共理大業以濟昇平實由乎使不
使之過故申言以為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
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
豈常流所可窺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
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
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隋
侯之重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
秋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有好^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通義 今官遺粟傲也。傲則狎虎之德也。因人言而遺我粟。因人言而罪我。淺言之以答妻之疑也。即其以得佚為歸。宜不足以知列子之所存也。未句非莊文非列意計效也。

義海 子陽相鄭棄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邪。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觀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執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屠羊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

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

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

言外見有致呂失國者

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

反國有倖意

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

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言外見尊賢之禮疎也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

郢。越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

誤

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

也。王謂司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陳義

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公別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而鍾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通義

君而失國。不君可想矣。其得反國幸也。

以反國而賞從行。尚嬖之基。終非知過進德

之志。故說辭而不受。即其三辭之言。則昭王

君道可知。此真良士也。真君子也。安於其分

不易業。趨榮。君子又何學焉。

義海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實安

義分而不濫。

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

浩然齋

通鑑卷九

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虛浮}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

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音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通義此章三引見孔門數學者自得於良貴天祿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以爲鄙耳遠巡愧色良心未泯道義猶存也

原憲安貧弦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壅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會子腫脣胠衿絕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沈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作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者深淺若子貢之游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兩
嬭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慘。

誤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躍魚乙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或作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通義藜羹不糝。有菜無米也。於丘其幸乎。危亡之難。人生不可試習。以自考。今得遇此厄。

則常言死生無變於已者我得身親見之其卓然與大化為徒者不成空言矣貧賤憂戚王女於成非幸乎此亦承上章意

義海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更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德當是得許由共伯之自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論獨虞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

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

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合任道子就筆意強力忍垢吾不

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

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

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一作洞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齊國而就官。非武王之審義知人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析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

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日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通義此與前子州支父支伯善卷太王亶父王子搜之逃位子華子論隨珠彈雀章大意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於生。避辱者所惡有甚於死也。末於夷齊論

有心潔行非善性也

同處

其苟可得已。則必不然。可見無擇卞隨瞀光之自沉。皆不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

義海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邪。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爲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爲方銳卞隨瞀光無爲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猶適越而北其轡也。後得伊尹成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汚而投稠水。洎讓瞀光。瞀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二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卞隨瞀光稠水瀘水之事。蓋言其避之極。存而勿論可也。夷齊棄君往觀於岐

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
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
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
杞不祈福杜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覲
望也則治國以無爲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
於已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
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則視人猶已物
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
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
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汚吾身不若
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及身患
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
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已而有足以障顛
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
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
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所謂啟德衰
故周滅之也

褚氏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
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
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
顓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
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較諸聖
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
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
所彼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
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
著也世之忘已殉物者才臨利害一毫必
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
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
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
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邪蓋士不得中道
而猶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
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者避之無所至自
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
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

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
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
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
者此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
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爲君而讓
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
志本同惟其
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
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犬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殊非法言

脫割地字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奸面譽人者。亦奸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太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此處有脫有複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犯說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

推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無異於磔

竹客反

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

連網

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

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疲憊

通六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

衛靈公

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

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

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

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

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

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炙也。疾走料

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通義此反上章之意形容自暴自棄者之情狀背棄天命聖言而縱欲敗度者所謂小人之中庸也謂武爲後世滅絕決非先秦之文矣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絕不類莊周口氣亦不知孔子之爲孔子也

義海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跡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纏暫爲沴氣侵薄會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爲對形迹之著以爲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劍義同詳跡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觀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

疾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畧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一樞戶義當是樞苦鈎切伎木之觀取嫩木皮以爲冠縫夜縫腋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

離名當是利名

修德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獲誤曰。汝
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
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
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
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
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
則是言行之情。悖戰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汝無爲君子。從天之理。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同而觀四方。氣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汝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順無轉毋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汝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通義此亦上章之意。而以無約折衷之也。擬名滿苟得。言滿其苟得之心。他不恤也。無約者。以至無至約爲指的也。小人殉財。以下擬爲無約之言。匡子不見父。謂上世之所傳。決非孟子同時矣。其曰殉天。從天相爲天極。將棄而天。不過與時消息。執圓機徘徊於道。而枉直是非。任其自適而已。

義海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

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于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臧獲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爭與訟於無約小人殉財至章末皆無約之詞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其真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疆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

也。比于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懼也。悲夫。

到底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為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

平為福

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此上下有脫誤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倭溺於馮氣。怒滿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足貪權而取竭。盡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嬌滿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

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通義此破盜跖滿苟得之意。擗名無足知和而復結以觀之名求之利之爲惑也。言世無

足爲之事惟知和之以天倪是也。

義海

無足耽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

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耽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議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爲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爲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也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倭音該奇倭非常焉音憑憤畜。

不通也。黜同焦樓䟽窗牖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楮氏總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揚已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爲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爲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入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爲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爲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

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與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爲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爲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爲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鄧瑒金谷之覆轍可鑒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爲清淨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列御寇
一頁

讀書無悔吝

天正
癸卯

一

李長蘅

墨子

惠施由五車方生乃死惠施亦老矣

此中可往者明列衆數一紙
又天下商賈者亦往

莊子卷第十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十步一人
里不置
即今
士當我
累積
千步
亦必
步即令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

一人者之
而我
決之不礙
我之
也此即下
久此相直
之天方上
決浮雲
下地紀
之說
亦即此
流於此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
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篤莊子曰望之久矣王
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
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
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
城爲鋒齊岱爲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
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
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流於此

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茫然
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
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劔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
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
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

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
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
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
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
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
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
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
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自省自修

通義此章始終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尚雖微而風聲奔走。未必有封
侯之賞。能使殊死者相枕於前。而後至者不
反。上下相矜。未嘗不曰予智也。智乎愚乎。不
待超世忘形之智。而後知者。而顧甘心焉。世
道若此。謂之何哉。趙王聞竟起敬起信。非外
飾也。卒得謚文有以哉。示虛開利。後發先至。
人皆信其爲劔術之真訣。而不知爲匡救之
良法。立言者善藏用乎。此稱王居

義海

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關

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爲喻則不
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有
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劔一篇辭雄旨微。
鏗鏘千載。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
傳劔論顯其劔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
發胷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縱
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爲魚目者有之。伯

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雷行言其用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憐國爲固諸侯以賢士爲幹庶人特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闔閭雞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翻毒刃爲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就食

而不能餐禮義悅心芻豢有不足羨者使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騁性由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官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卽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者息而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

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耽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心纔有覺卽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爲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可爲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與論

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之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湏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退急行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終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老不倦學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起下文四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叙

子之所以用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安分

侯通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凌同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

順其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無

守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朝貢失序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碌

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或孔子多疑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或孔子多疑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疑異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因死懼難而為此言

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人造為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應釋吾所有意

通義此言安分守真之為貴。入疵四患。以孔

子好學老而不倦。猶且不免。況其下乎。禮者

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也。二語故足

以辨世儒之學。孰知禮者天然之物。則非止

於器數也。此曰世俗之所為。則指後世習

於儀文之弊。正孟子所謂非禮之禮也。

義海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

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

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

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

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

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

同。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

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

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

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

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碌碌而受變於俗。

也宜矣。及強哭強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

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

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

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為者。聞無為

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

迹。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

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

言。明世俗之疑。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

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

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

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

實正言若反只須看蓋謂是也一子

列御寇第三十二

本才亦次
注字
方言
外利
內利
天內利
人財
萬利
補人
人上者形也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如此錯
他人爵齒
聚音路
愛敬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

別本才字作
性字
蓋謂是也
言極則搖矣

浩然齋
通義卷一
何

不年你說我
樣這書
是書後
莫之徒不
上之說其
說者此只
言甚至於
不說故得
相親也既
字誰兼也
於日景散
誰何也告
春者此數
白也字上及
下文要字
至道家旨
韻語

汝遊者又莫汝告受之則也能是非彼所小言偏見盡人毒也皆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遨遊者也

通義五餐先饋敬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服人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鬻餐之人利薄權輕而猶以餐表敬適齊見君不為其所任用乎任用必責效則彼之身勞知盡者我得代之其整患也為何如汝處已言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而從汝矣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於常人耳外既不常內必搖其性人方以為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弟

子又莫汝若言且必偏蔽是皆戕性之毒藥迷而不悟又何能相誰何而辨其是非也此是莊子述舊聞者非他人所擬也

義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義愈精彩如光弼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鄭園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檢已亦微矣戶外屨滿則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與告徒以巧安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烝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不之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

使而字為墨
者是叔必
何反助之雖
然亦助他造
物却報我於
冥之中建我
家之良材
皆為松柏之
實你盡不視
之手後又為
此言善哉
使九星三族
飲於河者之
人以為有
異而賊惡

其父非是
果往飲河
者之人共梓
其父也
彼故使彼夫人
彼字指後
下彼字及夫人
其三字指三
族之人即有
人共飲者也
豈為異於金
字即前之風
豫玉異也之異
字緩步異道
人者也異風
而使人梓其
父是搖而本
性者也此則
之則往耳而
謂使人梓其

多餘之羸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_○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

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通義此節中間有缺文闔胡嘗視其良既爲

之明也。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

如栢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衆以致我死乎死十年而怨宿不忘其爲儒也可知

矣莊子引此而斷之以爲今世皆緩先原天之報人不以其能以其心能者天之所使也

緩以成弟之功過於人而遽懟其親鬼夢相校猶齊人雖剛於氣其相爭者以醉非以性

今人皆以能相勝是故皆緩也有一德者不

弟上彼指天下彼指弟夫人指緩共飲言酒

於酒者骨肉傷殘不知其非且至於自殞其

浩然齋

五

一

吻

汶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

知大寧

寧復而後可

以見太寧

義海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謏聞而矜術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筭響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卽是空諸所有至於十日功成而無所用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何

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卽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敝精神亦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尊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卽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太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太寧卽真性之未動

小智大
之智固
其中心
其力其
其力其
其力其
其力其
其力其
其力其

通義曹商以偶然之得自驕小人也
今鄙之過甚殆非莊子之氣宇也

而治法應以指為第一

趨向可
不謹耶

趨向可
不謹耶

有瘳乎

事華辭

受乎心。

願與誤

民也爲。

不忘非

浩然齋

通義卷之二

六

刑

也宵人

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通義受乎心宰乎神言其心安於僞而不信者反爲神之主猶久假不歸惡知非有之意彼宜汝歟言其與汝相得否予與也欲與養之歟不知而失誤養之則可矣若以爲貞幹而養之使民離真實而學虛僞非所以爲治也彼以難行之事施於人而不忘豈自然之常經哉齒取以爲言也商賈交易猶羞僞而不取惟學僞之士或一取之而中心之誠然者亦弗取也宵人猶曰夜行郎爲盜者畏人之見故曰宵人此比飾僞之內歎者陰陽食之胃中冰炭足以耗其血氣非真人孰能免乎此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盜正謂此也顏闔

嘗避魯聘今出而言若

此亦亢倉子之徒歟

義海哀公欲以仲尼爲佐觀其國政有瘳是

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於顏闔

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

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

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

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

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

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

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

益於汝與汝能自願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

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

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

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

所爲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

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

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僞之宵

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渠作如此解再考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爲何內外刑之能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慥慥而達。有堅而
 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不必徇口
人心海
生於暗

[illegible]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
而僇。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
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
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
以自好也。而吡匹尔反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

浩然齋

通鑑

111

邵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於丈反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

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亦多素者七件

通義此非體道者之言也。而誣孔子冤哉。以言不言。憊人皆穿窬之類。九徵皆設詐以爲

心者。李克之卜相。彼但即平素無心之應。以爲據。君子以爲不若見垣一方人者之明。而

況於聖人。無將無迎。明睿燭微者乎。亦非莊子之言也。通篇只成就一箇機變之巧。

義海。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

其變其險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爲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

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

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爲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

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

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愿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雜之處。試其所

守之蘊。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

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鑒。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

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闔問答。曼衍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

以達爲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

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為德而有心得慮煩而內不靜矣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則害心故為賊之大內視謂付度其所欲為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平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毀之根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弗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達轉凶為吉在人力行何如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

為難故不周而招責達生者侃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

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

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因九觀而
知深人
防盜不
好一
乃之
知人
子能
知人

此言身力
失為甘
目君人
之其子
以日本
實以清
解而之
陽而之
後而之
之其子
先後而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通義此校懋痔之喻大意頗同亦非莊子語也

義海緯蕭作韋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泗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足為奇而驪龍之睡寤會弗介意父欲取而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瞰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是奇筆庸齋說為當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此言身力失為甘目君人之其子以日本實以清解而之陽而之後而之之其子先後而

通義功成不居乃免後患然不居之道非功成之後可行也當立功之始先有忘功忘能一段工夫則雖立功而不自見其功乃能不居惟迫於不得已而後動斯得矣伊尹三聘而後出復政厥辟而退居自老其內外重輕之辯亦明矣乎當其安於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其亦見有位之為累也不得已應聘而出亦因夏之昏德非天生人立君之意也故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云云

義海犧牛之喻與龜曳尾塗中義同不釋

而此亦與之遊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神使

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能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通義或謂此為當世厚葬而發竊惟譏之為義非聖哲之為心大抵只是洗滌拂除其有為之心耳。則則者民之命厚葬費財莫非奪民心而傷其命者達觀之人故不屑於厚葬在人子之於親則亦隨其力與分不敢過也。

義海古者因山為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

子

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淫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為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塋隧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恃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為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為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以天地為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揚王孫裸葬之說，劉伯倫荷鍾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於地，則鳥鳶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而外。烝蚤蟲內變，蛻蛻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蛻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鳥鳶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自有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叩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親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

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莖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平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爲一日星參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也論

褚氏總論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

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已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畧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迹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心編末猶以禦寇名篇明所舉之不一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爲郭氏刪易也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惑人未幾而戶外屨滿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爭憤死化爲楸柏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屠龍甘砥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植榦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

方術
術不
同

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淵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為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耳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

皆言有為不與道術

首節之一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

察察校籌

楚魯

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首節之二 小講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生

浩然齋

通鑑卷六

三

夏

樂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
首節之三 入講 顯然
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此句非莊子語也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首節之四 大謹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寶 誤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加術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
爲 所向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此上論理 首節之五
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
此下即事以實言之
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世 預 貧 光世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

閑子月
得樂

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
其道不怒。無又好學而博。尚同不異。不與先生同毀。
古之禮樂。不同之實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
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
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
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固不愛也

終必敗而不行

墨子之說也。其意雖善。然其行則不可。其說則不可。其行則不可。其說則不可。

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
道大蔽。規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
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
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
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
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

墨子之說也。其意雖善。然其行則不可。其說則不可。其行則不可。其說則不可。

告白

臣子必死

竹北子

惠子

雅

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苟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些言。以觭音奇偶不忤之辭

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

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

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

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

稿不舎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

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

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

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而音合驩以調海內請

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

名錄

浩然齋

重刊

七

邵

五字
者列

三句四句
之息

首字
就冬以刻
字

緣因循也

心也
近也

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
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
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
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
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
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第四節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
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
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
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
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
後鄰傷之者也。譔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省其大處
則惟柏輓
斷句當處
上之者至
小之用刑
也
隊重而不
待身則不
待身則不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柏輓。五管胡亂。二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反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

怪

怪人
其不親視
而皆不
其皆不
而皆不
其皆不
而皆不
其皆不
而皆不

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戩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魢。五管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安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第六節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此豈莊自稱而已，古有聞風乎。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

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

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

廣

解字

方術

書五事

說與稅

曰稅則

止

法亦多矣

方生

今日色

宋在山中
與此皆
倫中目不見
因大不見指不
玉甲玉不絕

處其書雖瓌瑋而連什和同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滑稽諷諷

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

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造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超脫

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莫究其終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歷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

法亦多矣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

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

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

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

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

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知不方

浩然齋

即指此論中
物非也指宿
非也此言
非也此言
非也此言

固也此言
固也此言
固也此言

惠也此言
惠也此言
惠也此言

怪也此言
怪也此言
怪也此言

怪也此言
怪也此言
怪也此言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柵。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馬。驪牛。三羊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

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以亂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之人辯。特與天

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三抵此字指上文謂事怪之料

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

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

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天用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浩然齋

通義

三

部

部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夫

通義此以天下名篇雖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爲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莊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方術曰有爲正是斷案謂其非堯舜孔孟之道所尚者無爲也其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古之所謂道術者至謂之君子言道之在人有此階級立標準也以仁爲恩至養民之理言就人事中修道也古之人至無乎不在言至人今天者其明而在至稱而道之指儒者之效跡也故曰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亦有不足者天下大亂至爲天下裂言百家衆技之亂人性也此下至第七節條理分明自二至六皆稱道術聞風第七獨無此語關其爲非道術而古無此風也先關尹而次老

聃從前至此歸宿於老聃從偏而全也次莊周學有所承也初言聖王原於神明之一不離於宗及論老子則曰主之以太一論莊子則曰其於宗也稠適而上達明其爲內聖外王之道他皆非一離宗矣信其爲序者從前序不見諸子皆非大道之全惟此籍則繼老子立言垂訓與惠施之徒不同亦非墨翟諸子所可並欲學者知所辨也郭子玄謂其書雖不經而爲百家之冠蓋取諸此術言方一偏也術言道無方也昭然在史籍儒紳百家者皆道德不一莫非裂道之因也察古人之全言一曲者用心侮智窺測神聖之全體不能冥會是以鮮能備美稱容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作此書欲天下之人生不歌而非樂死無殯殮之服而節用不近人情去王道遠也以別宥爲始言其惟以在宥爲心故凡遇物有過必別尋一路可宥之方或不得已而不宥非初心也語者心之容

也故曰心之行合驪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
活圖傲乎救世之士言自苦者非欲久生之
故亦以警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耳無主
無固必也泠汰於物清泠潔淨無物可撓之
謂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言若求知
其不知以良知爲薄故外來者得以蔽其明
是以欲言不言欲行不行於事無所任而笑
人之非也惡可而言無是非之可言魴斷如
小魚之斷死人之喻也謂其不知道又曰槩
乎有聞執已見不知道之無方體不以能加
人不以智累已其槩聞者如此而已知白守
辱遺黑與榮互言也博大真人其與明詩書
傳歷數道故典者何如也莫足以歸無物可
着也不倘非適然也本者宗之根宗者本之
幹雖然以下言其書應天地之化超於物表
而出之不窮源源之來不煩剝換深遠無窮
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惠施之多方先
斷其舛駁不中不必釋矣肅齋之解十得六

七今參互而釋之明其妄也其所著書雖五
車之多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不過於一之
中又分大小以見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耳無
厚薄也積則厚矣千里之大無厚之積也天
氣下降則亦卑矣澤氣通於山則山澤平矣
睨側視也曰方中側而視之則非中矣萬物
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萬物之大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
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
必有窮獨言南者天傾西北而海之居南者
達於三方也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
環相連雖不可解環各自圓燕北越南固非
天下之中而燕越之人但知有燕越則其國
中亦爲天地之中也大觀獨高也相與樂之
者其說浸廣也毛之在卯雖未可見其性已
具卯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
爲三矣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

矣犬羊胎卵之名因於人立變而更之亦無
不可蝦蟆楚人謂之丁子其始也科斗既有
尾則謂之丁子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
空谷傳聲非山有口乎行繞着地則不可轉
足不踞地乎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
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
分絕也龜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
方觀圓內鑿之論皆指其情不定於體也鳥
飛影隨鳥動影不動矣鏃之去雖疾其在弦
也則謂之止其射侯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
射侯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物也
名既可更則黃馬驪牛羊白狗黑物與色皆
無定名也名以孤駒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
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
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
凡此以上又皆學惠子者推廣其說與惠子
相應終其身強辨而不已此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辨者特其聰明說多異於人此其徒

能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不和不適也
盡其一人之身尤不甚害乃以爲最貴之道
傳之於人其日微也宜矣在惠子且不能自
安況厭服於衆情乎此惠子迷而不反其才
可惜也駘放也聲響
形影不知本之喻也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已能以有所
施用爲不可加而不知無爲自然之妙理所
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
不在後人自爲其方有以間之國異家殊而
流爲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
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由之不知歸於自化
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爲而視天民之阜也
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爲非爲
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徵自不離於宗
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
至在其中自以仁爲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
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

言之次敘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待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卽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爲本王之所成因二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蹄涔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疊爲字欲焉應是欲爲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之行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悅遂至爲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拘而枯

槁無類所爲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卽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汎愛所以兼利非闕所以不怒亦不失爲賢厚也好學務博觀人同已則心猶好勝未能忘已至於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堪其去王道遠薄苦嚴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世學墨者必以善苦爲極而欲力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成厥緒非可以爲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灸徒增瘡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訾辯推其業成者爲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

續前話其爲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
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
好天下莫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
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
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
以見衛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
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
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存其中矣墨學大
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有所偏耳猶師
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芽孽
也故學不可不謹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
不苟不伎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
願安全旣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
害是爲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
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
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
類宥愚蒙爲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
俗興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

可久也心之容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
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
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鬪不怒普安足養而
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爲政之意寓其中欲置
以爲主願尊承其教也耐辱救鬪寢兵止戰
皆守柔不爭之義強聒強見必欲人聽從其
說請五升之飢見其自爲太少寧已饑而不
忘天下見其爲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
而歎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
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頭陀道者勤儉於
已而周悉爲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弗及
遠矣圖傲乎此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
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謀䟽也言其莽
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已之力濟天下之
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宥不
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
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
則寡淺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

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躋
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
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能不黨
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爲主使天下物趣
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
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
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尙無全功
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辯此所以齊也萬物
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
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已而任物不
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已之源以清冷沙
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
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
謏骸不任事故笑天下尙賢以爲治者次句
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鞭笞輓斷卽後文旣
斷謂刑戮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
轉周浹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
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

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塊然若枯槁推
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
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
自與理合譽旣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
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
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異也田
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
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至於莫之是非而
已言出如風過戩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
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
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
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
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
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
則彭蒙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
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焉道爲生物之本
精微莫覩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
積物以爲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邈神明

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胷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爲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着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爲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卽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造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虛空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以已忘物而自化何待毀物而爲無物之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歸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爲不美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爲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無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凡此皆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知白守黑莊文小異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已之觴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卮重寓言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責人之是非故處世而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瓌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卽所謂荒謬詭詭可觀卽所謂瓌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

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是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闕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脫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豎說無非道也
○此卷擬莊者十八九出於莊意十不及一三

莊子第十卷

終

褚氏後序自撰

蒲田父叔先生先朝工部侍讀文淵林
公字海一傳為經山林公之字學亦再
傳為子入陳公藻字元德皆有文集行於
世升汴舟以廣而先生父軒之摘刪也至
以子有以更序曰南華著經篇分內外
所以述其性氣之參微內重外王之指決
往來而汲之大經之立之指采要乎莊子
難階神讀在但得微他於而淵雷相先不

可試也。據篇分以人間世之中。為學也。當
月我無遠。雅雅。郭氏刪華。送文。序事
善。仍至。舊。至。未。篇。取。之。道。術。少。不。免
亦。有。為。楊。白。再。偏。未。弓。久。言。其。矣。未。下。讀。矣
終。矣。至。完。指。歸。矣。之。分。章。圖。然。弓。理。一
儒。也。二。聖。矣。三。明。治。四。論。法。五。讀。之。上。取。莊
其。論。之。六。今。之。術。備。至。考。其。以。節。明。之
學。止。矣。其。時。之。究。矣。而。學。者。以。其。之。言
者。而。以。評。直。終。于。其。之。雄。辯。而。闕。其。件。駁。矣

後人不知其金也。而初讀。至。窺。評。注。終。卷
至。直。施。多。方。以。下。覺。其。之。子。其。以。孫。龍。誰
親。主。之。得。絕。而。輕。難。以。指。其。家。喙。換。其。胸。臆
有。年。至。淳。祐。丙。午。年。幸。遇。西。蜀。重。臣。范。先
生。係。系。蘇。氏。傳。海。廣。幾。二。載。將。徹。席。常。以。因
學。問。是。經。於。難。難。多。以。為。最。後。一。闕。未。安。涉
其。之。為。矣。明。度。必。有。出。其。為。常。聞。見。之
表。其。登。系。經。文。衆。少。神。以。壯。涉。乃。其。問
法。友。以。此。論。為。何。如。眾。謝。不。敏。其。闕。迷。雲

有先
其先
心

涉曰本經有云恢詭詭性也通為一存乎
 於少也亦止悖然再請明訊涉默然良久
 曰竊猶未悟以此北南華涉是至而闕以
 為并駁而中之之吾用為自玉大至外玉
 王地一然此孟子之之唯三之玉至其以不
 竭乃從字表亦猶亦應之寂時曾佞伶務
 以請性亦涉性之無執一玉亦此其者而索
 認為莊子語金增於詠止不究至可深意也
 郭氏以此言不明之史觀本自曰其有好奇

之士為懷性性亦其通苦心焦思也生其見
 以求其至說強動何補亦是其以教形形
 故重覆而瞞之曰必將怪聖矣夫其訓而通
 後人弟海客原而隨人重步注之學兒有差
 等須通涉止以傳廣之為岐之其言亦在
 惠施句裡其由達而辨白之一闕雖多方五
 車不過一轉了古語之新學不如求涉玉其
 涉思吳王國趙孫因墓集法初凡七載華業
 恭謹辭香必望九從像年其臨海涉之在前

洋之南華者似之鑒臨於上也永為時日學
南心迹之舊於涉海或曰關遠至院負心洗
深吮吸之涉涉應元字書甫百之順發人學
通內外後究之人於之至方處必中雅經所
得不言而語人知之人也之字又人化志是也
江湖宿海穩如至余後賴述神誌涉海榮
去之因於書未何後未志不道源所自云

咸淳庚午暮學法書林祐伯書



